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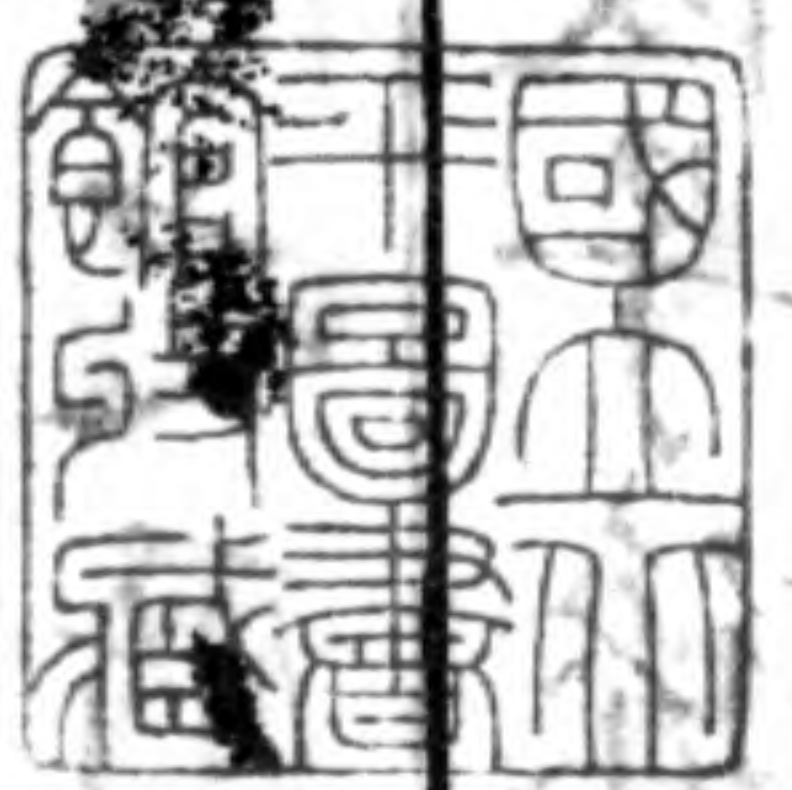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一

誌銘一

楊母朱氏墓誌

楊母朱氏世家延平居士諱某之女楊父先娶蕭氏
 夫人乃繼室也夫人之歸曾大父已沒獨曾大母猶
 存其為人嚴憚不妄戲笑躬以勤儉畜子孫有節專
 靜而無嗜好人莫測其欲以故左右給使鮮有中其
 意者夫人事之常得其歡心治家事中外輯睦配楊
 父無違德其歲時奉祀割牲省器必親臨之未嘗委
 諸婦終其身不懈生子二人二婦皆少亡諸孫幼失



寧羅館文庫

所恃夫人朝夕撫養必知其煥寒疾痛綴完緝敝悉躬為之此其成人教以象方故諸孫卒得所恃為成人夫人之力也其天資柔靜婉淑事無小大喜怒未嘗見於色居常好善唯恐有弗及故卒受天祉以康寧壽考終其身逮諸孫有婦猶執女功不替諸子孫或止之曰為母而年八十亦可以已矣雖不躬為之其憂無人乎何自苦如是耶夫人從容言曰為婦而執女功乃其常也汝何異哉且吾雖老矣使吾明衰而視昏則雖欲彊為可得乎吾之所以不已者第五吾力之所能勝耳汝何怪耶其後子孫雖屢止之其志

終不可奪也楊父諱明有子五人曰某曰某夫人之出也孫男六人曰助曰夢曰時曰度曰州僕曰二僕曾孫三人曰迪曰迥曰適廿二人皆幼享年八十有三熙寧十年某月某日以疾終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白土之原其仲孫時為之表而告其子孫曰而子而孫實繁其夥誰其育之王母是安迨其成人棄汝而歸寸草有心孰報春暉日往不復形終此瘞刻石墓左以示來裔

張氏墓誌銘

殿直楊君一日詣予而告曰安持之皇祖考有高世

之行得無生忍法於善知識者其事有禮部侍郎李
公常朝奉郎劉公誼之銘文可考不誣也二公皆當
時顯人而一言之出足以信後世則雖沒不朽矣獨
念吾母氏之賢配先君無違德而其沒也不克銘以
葬使閨門隱行湮滅而無聞將無以昭示後世子孫
用是爲大懼欲以銘累公不識可乎予得二公銘文
讀之竊歎楊氏世爲江西右族貲累鉅萬而其父子
不以一毫入其胸次飯蔬飲水與遺世絕俗之士游
卒能坐亡立逝無怙於死生之變則其所養可知矣
而夫人事其舅以爲賢婦配其夫以爲賢室是宜銘

乃叙而銘之使歸而揭之墓上夫人姓張氏南康軍
建昌人居士諱某之室也曾祖諱某父諱某皆隱德
不仕夫人資靜淑尤謹於事佛樂善好施姻族內外
貧窶者必歸焉元祐戊辰六月二十四日以疾終于
家越明年正月二十日塋于洪源之南享年四十有
二生男八人女四人長曰安道安世安止安行安時
皆業儒曰正真爲浮屠氏曰安持紹聖中以材武得
官今爲左班殿直監杭州餘杭縣浣坎鎮乃其次子
也銘曰蠢茲世人徇物喪已驕吝日滋富不期侈於
惟楊氏已物兩亡家累萬金視猶糝糠允矣夫人其

德克配刻銘墓傍以詔來裔

蔡奉議墓誌銘

安禮既沒之明年其族兄某以其弟元踵門而告曰先兄疾大漸顧而謂元曰吾不幸至於不諱宜以銘屬公今葬有期敢以請予曰吾於安禮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非一朝燕游好也自幼學以至成人十餘年間出處語默無一不同者而以銘屬予予雖不能文其何可辭乃叙其世族歷官行事始終之大節而銘之曰君姓蔡諱元方安禮其字也南劍州將樂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君世富貴諸父皆淳修妄

費殆盡獨君之皇考能自力不計有無資君以學君亦感激奮勵焚膏繼晷不少懈窮探博取發為辭章卒以名聞于時熙寧九年同進士出身主饒州鄱陽簿移福州懷安惠州博羅縣令因薦改宣德即知建昌軍南豐縣以年勞改奉議即紹聖四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四君為人果毅明達與朋友信不詭合而妄隨遇事立斷不可回撓初為懷安代有日會更役法君親為按籍一日而差畢吏不得搖手為姦利用以為怨君去旁邑吏舞籍為隱漏以賊敗陷重辟無一免者吏始相慶德君曰微令嚴而明

吾屬無類矣異時君過境上故吏逆君拜庭下以是為謝其在南豐歲遠大飢流亡孳踣者相枕籍君為法賑之賴以全活者不可勝紀君之為政彊敏與民為條約而不可犯然簡節而疎日明亦易避也其破姦剔蠹必鋤盡根穴乃止故所至有風績吏畏其威而民安樂之也某年某月某日塋于中山之麓君娶鄭氏生女再娶黃氏無男以其弟之子某為後昔君每以書抵予未嘗不以是為憂今其已矣悲夫銘曰謂天爾畱兮胡德之純謂天爾厚兮後胡不蕃憑大靈兮騎雲歟天關而上訴兮邈乎不聞惟有德為不

朽

朽兮長存後歆有考考規此銘文

俞氏墓誌銘

夫人俞氏予伯父諱某之繼室也曾祖諱英祖諱懷選父諱守瓊世為南劔州人自皇考而上隱德不仕以貲饒其鄉子弟始皆業儒為名進士夫人端靜嚴飭不妄笑語雖遇子弟未嘗有戲慢之色治家勤約有節中饋之事必身親之至老不懈初伯父亡子尚幼夫人以孀雅自營攻苦食淡仰取俛拾卒克有家子孫賴之不墜先業元符三年十有一月甲戌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二伯父有子五人其二夫人出也曰

晒曰允蹈崇寧元年九月丙申葬于龜山之陰始夫
人疾革予方以漕檄竊食清流北歸省之床下已不
能言猶頷之若有囑予者嗚呼意欲何言耶於其葬
乃泣而銘之銘曰陰靜而畜茲理之常無非無儀婦
德乃光淵哉夫人展也其臧刻銘幽宮以示不忘

游執中墓誌銘

昔吾為太學生吾友定夫嘗為余言其族父執中先
生之賢余聞而心識之願見而未之得蓋三十年餘
矣建中之初余被擄貳令於其鄉邑始獲從之游聽
其言稽其行參之於其所學信乎定夫之所稱無一

辭溢也於是相與為忘年之交而恨相得之晚先生
既沒逾數年而吾友定夫復狀其行致其子處道之
意請銘於余余何可辭先生諱復字執中姓游氏世
為建州建陽人曾祖諱惟真祖諱耿父諱仲孫皆隱
德不耀先生資孝愛慈角已知彊學砥礪竭力以養
其親家乏無經月之儲而親意未嘗一日不怡族父
元聰明有精識於子弟中尤器之見謂有特操既壯
學益富行益修鄉里旁郡見者悚服聞者悅而信之
多遣子弟從之游遠近相屬也其學以中庸為宗以
誠意為主以閑邪寡慾為入德之途常以晝驗之妻

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下其志之定與未也。其與人謀委曲周盡。不啻如在己。其教人禁切其不善而開其善。鐫諭之詳。不少回隱。不啻如其父兄。故聽其言者。初若難入。然終察其為愛已也。亦或以忠誨成懟憾。先生終不改曰。寧人負我。我無負人。蓋直道不苟。自其信然也。以故鄉曲之士。嘗受經其門者。往往率德自好。讀書亦求心到自得。以善其身。其成就人才。蓋非碌碌口耳之習也。少不事舉業。晚狗親意。一舉於有司。不第而止。以某年某月某日。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九。夫人江氏。宣德即汝舟之

女。配于君子。能致婦順。以得舅姑之懽心。先先生十年卒。子男三人。處道舉進士。亦遵遺訓。不敢失墜。處仁處厚。早卒。女一人。既嫁。未兩年而嫠守義。不改。處皆其醞籍然也。處道以某年某月某日。塋先生於歷衝之原。先生貌溫而氣和。望之如枯木槁。灰而堅。挺之姿。睥然可見。不問知其為常德君子也。道廢千有餘年。謬悠荒唐之辭。盈天下。學者師其言。尊其道。而侈大之。非徒雕龍炙輶而已。夷考其所知。未有能躡其樊者也。冥行之徒。猶摘埴於康莊之衢。眩然莫知其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為

二致士於斯時欲肄業者考疑則無其師資以輔仁則無其友而枝辭曼說亂經矣先生德之以私淑諸人學足以垂世傳後而士之欲求師友者莫宜如先生也不幸老死於窮閭陋屋之間而不大顯於時可哀也銘曰於戲先生珪璋之珍韞質不耀器藏于身多文之富曷云其癯學無欲清惟道之腴以此易彼孰云不臧人難弗堪潛德愈光歷衝之原望之筆如遺風若存百世不渝

鄒堯叟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堯叟姓鄒氏其先出下魯國之邾唐季

之亂避地閩中故今為邵武軍泰寧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先生自少有文名尤工詞賦比壯游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先生藝為學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采曲貫各得其宗汪洋大肆發為文章遂以名聞於時嘉祐中登進士第調淮陽軍司理叅軍下父憂服除再調南劍州劍浦縣主簿監建州買納茶場移福州閩清縣令用薦者改宣德郎知宣州宣城縣元祐四年二月十八日以疾卒于官舍之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先生為人重厚寡言雖家人未嘗見其喜愠貌溫而氣和遇事堅正不可以非義回屈

初在淮陽卒有受杖不服而肆言守怒欲斬之議不
決以其事付先生已而復欲遂前議先生不受令守
益怒先生以為事在有司則有常法執之不移士論
歸之其蒞官臨民雖冗職必盡力故所至有風績其
決獄聽訟鈞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觀之若不勝其煩
先生處之裕如手未嘗釋卷也故其用志益深學之
所造者遠矣先生既沒子尚幼大觀元年十二月十
五日始克塋于常州宜興縣善奉鄉橫山村黃宗塢
之原娶劉氏先生彞之女也子男若干曰某曰某鳴
呼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一時朋游共學者

登顯仕居要津視其顛仆忍不一引手捉掖之卒以
窮死噫命矣其尚誰尤故敘而銘之銘曰有美斯人
君子儒兮純明蒿實允式乎兮胸中之藏羅瓊瑤兮
位卑德尊慄莫舒兮汗血龍駒繫荒嶠兮雲帆蔽天
膠沮如兮天地吸噓鼓洪鑪兮鑄物範形曾草園兮
自爾遭之人莫如兮既厚爾德孰云癯兮黃宗之原
安此居兮鏤石紀辭永不渝兮

吳國華墓誌銘

延平據閩之要津號稱多士而以學行著聞鄉閭者
吳氏有三人焉曰某字及之曰某字季明而審律先

生其一也。當嘉祐治平之間，士方以聲律偶儷之文，爭名於時，而三人者獨相與切磋，以窮經學古為務，不事科舉，退老于家，若將終身焉。其能自拔賢於流俗遠矣。其後季明以經行被召，不赴；授某官，而審律先生晚亦出仕，獨及之。卒於布衣。予視三人者為前輩，而少得從審律游，最厚。先生不予鄙，進而友之，今其亡也，以銘屬予，何可辭？乃序焉。銘之：先生諱儀，字國華，世為延平人。曾祖諱某，贈某官；父諱某，歷任某官。先生為人剛毅篤實，洞見城府，而善善惡惡，無所容貸。其事親以孝顯，交朋友以信義著。自少篤志，疆

學老益不懈。六經百代之書，蓋無所不究。窮探博取，自信不疑。尤深於詩易，皆有成說。晚益玩心於象數音律之學，自為一家。有文集若干卷。崇寧五年，詔求天下遺逸，部使者以先生應，詔辭不就。已而散迫之，乃乘驛就道。今相太師公見而說之，授將仕郎、太晟府審驗音律。未幾，府罷，先生亦浩然而歸，不復出矣。大觀元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若干。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生娶陳氏，某人之女，無子，有女三人。長適某，次某，皆先卒。次適某官楊某。嗚呼！吾聞有德者必有後，而先生乃無子以奉其祀，是尤可哀也已。

故為銘詩以慰諸幽銘曰人孰無宗世久則遷惟德與名萬世之傳德名之季先生有之不亡者存夫又何悲

吳子正墓誌銘

君諱思字子正姓吳氏邵武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累贈宣德郎母朱氏封蓬萊福昌二縣太君君之皇考以止世有隱德至君始以進士起家中元豐三年第授蘄州黃梅縣尉再調處州右司理參軍俗獷悍喜訟聞吏明習法令挾以為姦故獄事視他郡為難治君敏達疆濟吏不能欺事至迎刃斬解無

留獄會昌民有誣告毒死者縣獄具君為直其寃得不死者五人令狼懷訟君不已彌年不敢決其後更一獄卒如君所直也君之全活五人法當遷秩任事者不以聞而君亦置不問也曰吾為理官獄求生蘄盡吾職而已無他覲也聞者以君為長者就移和州防禦推官知吉州吉水縣有老父舞智玩法為邑巨蠹君得其狀繫治之吏窮迫欲以事汚君緩其獄闕君之亡謬為家問置金其中囑小吏內之君夫人黃氏得書覺重疑之却不受君適自外至發書得金詰其所自為誣者情得咸伏其辜故縉紳皆知黃氏之

賢而益奇君繩家有法也用是當路交薦之改宣義
即知池州建德縣君始至大興學校勸農桑教民力
本歲餘邑大治迄去獄無繫囚民到于今頌之以年
勞改宣德即卜即位覃恩遷奉議郎賜緋衣銀魚辟
福建路轉運司管勾文字明年下太夫人憂服除監
江州廣臨監會更錢法日夜鳩工赴期會旁視若不
可堪而君獨裕如也未幾以課最聞再遷承議郎還
闕除監大觀庫遂以疾卒于京師大觀元年某月某
日也享年五十三君娶黃氏左中散大夫某之女封
壽安縣君有賢行配君無遺德男一人曰偉明擢崇

寧五年進士策秀州崇德縣尉女二人長適某次適
某君為人樂易不事表襮居家奉親無遠兄亡事寡
嫂盡敬畜其孤如己子家素貧清約自克而調卸族
黨無吝色內外姻睦人無間言初與特御鄒公某嘗
城尉游君某友善二人皆蚤世君教育其子恤其家
卒克有立古之朋友視兄弟斯道廢又矣觀公所為
足以激頹俗也性嗜學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蓋無
所不讀下逮山經地志陰陽卜筮星曆之書浮屠道
家之說亦無所不究旁穿曲貫各得其宗為文長於
論議尤工於詩辭義清遠有作者風氣蒞官臨政務

近民不為進趨計明達吏治所至有稱士論每以用
不極其材為恨而君處堯庫恬然也其自守不圓蓋
如此有文集五十卷契丹西夏錄十卷藏于家疾且
革為治命數百言惟以孝弟詔其子孫不及其他非
守死善道何以有此君既沒之明年其孤奉君之柩
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所道過錢塘以尚
書戶部黃公之狀來乞銘曰先君之友惟公為最厚
宜得銘以葬予雖不能銘羨不得辭乃論次其平生
歷官行治之大節而銘之銘曰允矣吳侯獵德在窮
閔弗大施而卒于窮其施惟何二邑之思澤卑不流
迺止于茲其存不朽有擘其文銘昭于幽以詔後人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里人題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一

誌銘二

陳君王墓誌銘

大觀三年歲在己丑二月乙酉居士陳君卒越明年
其嗣孤經德不遠數千里狀其行走僕來雅陽乞銘
於予予雖未嘗知君也而與其二子游厚善今不遠
數千里來請銘義何可辭乃為之銘君諱某字君王
温州平陽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以好學篤行稱于
州里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君為人剛果有遠志建諸
子以學資其費不吝其遇人樂易無踈戚之間賓至

必為具盡歡乃已人有善雖小伎稱之若不及周人之急不責報務盡其義雖糶糶掃廩不為後日計留也里俗尚鬼而信巫有以癘疫死者必累月乃敢發喪君之母夫人亡舉族獻疑欲從俗君獨曰吾寧死耳奚忍為是取其孝誠不惑蓋天性也疾已革君諸子而戒之曰汝等慎無析居為鄙俗常態秉方之訓死猶不忘非薦於為善何以繫此君喜佛學而不為求福田利益事將屬纊所親有為浮屠氏者泣涕問所欲對曰庭前栢樹子復問乃曰已在言前則君於死生之際可謂安矣享年五十有九娶繆氏先君十

四年卒子男四人經德經邦經辨皆業儒女四人長適繆氏次適李氏次適張氏其季皆早夭某月某日葬君于樂溪大嶺之原與其室繆氏同穴君既沒而經邦始以上舍賜第人皆以君不及見為恨而君於死生之際猶不累其心况其他乎然積善之報其後也必大可不占而知矣故繫之詩曰天之於人不可求服田力穡乃有秋君乎有子皆珍瓊韞匱待價千金醴樂溪之原蔚松楸君其無憾安此垓

李子約墓誌銘

公諱撰字子約姓李氏本唐諸王苗裔其先恭王明

以太宗子國於曹有子五人後傑价備德遭武氏之禍屢更封傳五王而絕价生濟國公臻無嗣獨其季德官止左武衛大將軍子孫蕃延與唐始終迄今班班可紀世居陳留至公之七世祖澄為温州永嘉令始遷福州之連江國初三從祖亞筍以進士高第起家至三司監鐵判官任公之祖為應天府法曹掾稍遷至縣令郡守所至有能稱最後以國子博士守毗陵卒于位樞將行州人不忍其去共挽留之蓋橫山泣送者填道又圖其像歲時祠之至今人有疾取增工服之輒愈其威惠在人久而不忘蓋如此國博君

生五子公之皇考其家嗣也娶范氏司封員外郎元之女國博之喪諸孤無所歸范為營室于蘇故今為蘇人公九歲而孤執喪奉親如禮既冠丁母夫人憂婁甚家徒四壁惟閉門自守雖廩食不繼澹如也親故高之爭持薪米以餉服除游太學聞南豐魯公鞏以文名天下公往受業其門刻意勵行務多識以畜德不為進取計南豐器其材謂當為世用會熙寧五年詔郡國貢士乃作湖水碧詩以勉其行六年遂登進士第調越州餘姚縣主簿用舉者監揚州高郵縣酒稅移江州彭澤縣令遷鎮安軍節度推官知河南

密縣事除澶州州學教授考滿薦書應格改左宣德
郎曾魯公布帥青社辟置公幕府公少後南豐游南
豐兄弟三人皆登顯仕有重望而公在為翰林公所
知及從青社辟其兄弟至以書相賀謂幕府得忠信
之士礙吏部格不行青社移河間再辟公州學教授
歲滿除太僕寺主簿轉奉議郎坐乘騎誤過欽聖太
后儀衛貶饒州德興縣監酒稅上即位覃恩轉承議
郎加武騎尉賜緋衣銀魚通判莫州轉朝奉郎加雲
騎尉堂除人例不赴吏部選公罷選即自陳歸部授
通判永靜軍轉朝散郎未赴以堂除人銜罷改授簽

書奉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八寶放轉朝請即用年
勞轉朝奉大夫加駙騎尉任滿以恩例就差通判袁
州自永靜改授及罷奉寧任或勸公詣朝廷申理公
曰吾每以士人老不知退為鑿今固躬蹈之耶竟不
往執政大臣賢公行就除通判保州將計用處以疾
終于正寢實大觀三年七月二十日也享年六十有
七公初在餘姚時有茶商夜行遇海舶鉦鼓偕鳴更
相疑為盜持短兵格鬪殺傷十餘人繫蕭山獄吏求
正名不得連年不能決清獻趙公守越聞公名檄公
攝縣事公至吏前負案盈積公一視之即得其情曰

犯時不知在律勿論其聞于州杖遣之餘悉迎刃族
解無留未幾邑大治清獻益知公能薦公可任縣令
彭澤縣頻江俗窮陋喜訟尚鬼而信巫公一以信義
道之晨興視事親為決曲直吏箠筆立庭下屏氣惕
息受成命行文無敢出一語者久而民化服訟日益
稀使者按行見之疑公不事事既而勾稽帳簿皆精
緻無毫髮疵戾可指摘引囚詰吏吏以素不浚與不
能對公徐進具道所以曲折詳盡卒大喜出朝廷下
括田令轉運使倚法務苛擾欲多得匿戶羨田為功
公爭以為不可使者怒欲劾公留令又沮格無得東

復翌旦日行公抱牘徑造州內使者驚問公曰彭澤
令以公事白願起視之而抗論移時且請就劾并解
印綬去使者度不可從奔後之然怒猶不置是時王
公安禮為部刺史使者還金陵盛言公抗對狀陰激
怒之觀其置公罪刺史反非公所為曰縣令乃敢與
部使者爭衡此必介持有守士也亟呼書吏對使前
章奏薦公使者意沮猶數陰伺短失卒無一事可得
巫現有前期唱言某日某所災者已而果然暴桀因
緣為姦轉以相恐公召群巫于庭問以火將起狀期
日處所令將詣伺有不信抵罪又卜丐城隍神祠如

所問巫言有不然者毀廟皆曰無有乃下令敢有復假鬼神造言惑衆者坐之人心悉安朔方士鮮知學公為二州教授始得名儒為師士向風翕然一變將門子弟至襦跣注衣縫掖為諸生者不可勝計澶淵瀕大河自元豐初決小吳河流不復由故道元祐三年始議遣使脩復公作復河賦二篇贊明禹功究當時利害甚悉上之不報大抵言河不可復後卒如公言又廣益字說著養氣論三篇傳學者其言深切著明皆可考而行也莫當虜使道公至謂宜先示以文教廼增闢學舍益市書日親為講說士皆誦其言化

其德初歲才五六入未甚至十倍崇寧詔天下興學莫遂為舉郡第一其在泰寧事無小大悉賴公為理雖守將廣易幕府號為省事歲水災首議賑救民不知有饑公之力也公性間直不泊於私欲居家友順遇妻子以禮閨門之內雍如也收養孀稚均其所有中外無間言不事生產約於自奉而周人之急惟恐不及交朋友尤篤於信義蒞官臨事以理自將澹乎若無意於仕者至其遇事立斷有不便於民雖要權必爭不少四屈率意盡誠亦不為矯激之行微名於世雖仕筦庫必盡力故所至人安之既去而人益思

流落州縣三十年位不稱德士論惜之而公與家人言未嘗有滯淹之歎其視得喪無足介其胸中者故天下識與不識皆知其為鉅人長者及其亡亦莫不咨嗟歎惜公晚尤深佛學前數月尚無恙居靜室燕坐終日對家人未嘗輒語屏絕情累若預有知者間惟焚香誦佛書而已家人私竊怪之莫敢問手書寒山詩一首意若示諸子者大抵以攻人之惡伐己之善為戒疾革猶怡怡自若卒無一言及後事公於死生之際安之若此則其素所養可知矣魯祖諱慕玠故任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三部員外郎國博君

諱餘慶贈屯田郎中諱處常故任忠武軍節度推官贈朝請大夫公娶柳氏括蒼人朝敬即珣之女有賢行生子男六人彌性彌倫彌大彌遜彌中彌正女二人彌倫以公遺奏補假將仕郎彌大彌遜崇寧大觀間連舉登進士第彌大登仕郎興仁府宛亭縣主簿彌遜單州司戶參軍餘皆舉進士長女適進士張延之次適從仕郎廬州舒城縣尉陳溫舒孫男一人女一人皆幼公喜著述文辭簡古有理趣作毛詩訓解二十卷孟子講義十四卷文集五十卷史贊論五卷藏于家其孫將以政和元年二月二十四日塋公

于橫山祖塋之西狀公之行與其族系世次來請銘
予雖未嘗知公而與其子彌大游考公之行與其歷
官行事始終之大節皆足以垂世傳後是宜銘乃敘
而銘之銘曰李本羸姓爰有高陽天祚神堯興于有
唐本支十三明國于曹或絕或封惟時之遭俱實其
季為衛將軍位雖不克蕃蕃子孫世載其德著于昆
陵疾誰與瘳邦君之靈公蘊大器增光于前匪斲匪
雕矩方規圓問學有原左右之逢士得其師靡然向
風有社有民庇之以身義在必爭力回千鈞畜大不
施其行則躋壽之去來視猶一晷善無不報不干其

躬力穡之勤後獲必豐矧公多子惟公是似責報于
天如執右契橫山之陰有墳其墟公則無憾永安此
居

許德占墓誌銘

政和五年春二月戊辰居士許君卒越三月癸酉葬
于晉陵萬安西鄉之原與其先夫人同域是時予方
歸省松楸其子知微不遠數千里以書來請銘歲十
一月予至自延平知微復踵門而告曰先君潛德隱
行足以貽範後昆諸孤奉承罔敢失墜惟是幽堂之
銘所以謨德紀善發揚幽光而無詞以刻大懼泯沒

無稱以為親羞重諸孤之罪敢以是請予來居毗陵
久竊謂君一鄉必有一鄉之善士訪求之得君之行
治為詳又與其子知微游其何可辭君諱玩字德古
生而有至性純行未十歲喪其怙恃哀毀如成人家
素豐美而君獨澹然不以一毫置其胸中其所取僅
足而已不為多寡計也約於自奉而急人之急不翅
如在己者雖里巷疎逖之人昏喪之不能具疾病之
無醫醫必悉力周之至倒廩傾困不吝也娶李氏有賢
行作配無違德先二十三季季生子四人長曰知微
處州縉雲縣丞次曰知彰大學內舍生曰知柔早夭

季曰知剛處州貢士三女長適進士李敦復次適承
奉即應天府中城縣丞晏躬行次發卒孫男三人曰
林曰棟曰樸女三人皆幼平居勵諸子以學曰士知
為己而已須以發策決科以詠詩耀流俗非吾志也初
喪其夫人年尚壯即屏居丐外不復以世累撓拂其
心月誦佛老之書以自順蕭然一室雖家人有經日
不見其面者非靜定詎能爾乎自縉雲得疾其子訟
檄奉君以歸已而疾少瘳忽一夜向晨頽謂侍子曰
今何時曰雞鳴矣遂命扶起正其四體反席而沒享
季五十有八君為人貌溫而氣和喜怒未嘗形於色

清慎寡欲，恂恂惟謹，輯睦中外，必盡誠意，故其存也無間言，其沒也，吊哭盡哀，嗚呼！惟許氏之先，曰堅者，有卓行，淳沉，廬阜九華之間，初不知其何許人也。至君之高祖，正顯始自江寧徙居常州之晉陵，故今為晉陵人。結廬東山之阿，與孫氏比居，友善，未幾夫婦俱亡，而君之曾大父懷素，向幼孫氏，收鞠之，其後族人自江寧來訪堅之後者，携而往，孫氏匿不以告，比其長，以其子妻之，且告之曰：「高人之後，宜蕃衍，必有大其門者，并其資付之而去，卒莫知所之。」孫氏亡，其名殆堅之徒歟。懷素生延福，延福生億君，其季子也。唐

末更五季之亂，衣冠舊族流離散徙，雖名卿大夫，有不知其所從出者。况堅之與世相忘乎！自堅至正顯，譜系中絕，其世次莫可考也。然邦人至今以君之居為許堅家，云銘曰：「堅有卓行，其存不亡，展矣斯人，于堅有光，無墜前脩，必大其門，德人之言，以詔後昆。」

楊氏墓誌銘

陳濤子通將葬其母夫人，不遠千里，以書屬予銘。子通予之外兄弟也，吾母與其父京皆居士，諱選之子，居士予昔為之傳者，蓋隱德君子也。其夫婦俱蚤世，吾母與其兄少孤，友愛異甚，其為人嚴恭儼恪，不妄

嬉笑靜慎有父風夫人尊事之每順適其意無少忤者比其亡而予尚幼夫人撫存之視猶子也今欲誌其墓舍予其誰宜乃叙而銘之夫人楊氏將樂人也祖諱思父諱苗世為田家夫人年十六歸于陳氏其事舅姑以孝聞事其夫盡婦順晨昏奉甘旨必身親之不少懈輯睦中外無間言夫亡勵其子以學率克有立宣和元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九子男二人長曰渤次曰濤女二人長適進士黃寧與長子皆先夫人卒次適進士孫昇孫三人曰致柔曰致虛曰宗虞女孫一人以是年十月九日塋

于城南陽坑之原銘曰富而壽福所先兮攸好德力足賢兮誌諸幽永弗謖兮

梁明道墓誌銘

致和八年七月戊戌梁侯卒于其子崑山令之官舍越明年其孤歆扶柩歸于其鄉以宣和二年八月十六日塋于蛟湖山之原前期自青龍走昆陵乞予銘予梁侯同邑也雖未之識而聞諸鄉評得其行熟矣今其子又請之勤若是彖何可辭乃為之銘梁侯諱伯臣字明道南劍州將樂人也曾龔祖筠父世廣明道資孝友事其親能盡力撫諸弟無間言母夫人得

末疾餘三十年未嘗斯須去其側晨興奉盥饋侍湯劑必躬服其勞終其身不懈親亡哀毀幾不勝喪逾年乃能襄事其過人無踈戚必盡誠意歲饑有告急者雖掃瘦賑之不吝後雖自窶弗顧也人有稱貸或負之弗償悉焚券不問其胸中洞然無纖毫芥蒂皆此類也其姻家官于嶺外而夫婦俱喪子尚幼五女未有歸明道曰吾可坐視之乎乃命其子迎致之別館為辦奩具以次擇士族歸焉嗚呼末俗日益偷雖夫屬之親迫窮禍患蓋有不相收者况外姻乎聞其風可以少激矣梁氏世有隱德至明道始勵子弟以

學而其子澤民遂中上舍第崑山之政有惠愛明道陰相之力為多故邑人欣戴之其病也為之所禳幾月無虛日其沒也哭之無不盡哀為其得人心蓋如此晚蓄心釋氏疾且革問拒歛之具已備遂安寢而逝享年五十有九娶蕭氏有子男二人長曰澤民宣義即即崑山令也次曰後民女一人先五年卒銘曰積善之報于後必蕃蛟湖之丘其歸永安

張進之墓誌銘

張氏諱序字進之常州晉陵人也曾祖庭讚祖延祚不仕父霖以其子恩贈通直郎進之兄弟七人長曰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巨次日與俱登進士第巨雖位不至通顯而以學行為歐陽文忠公所知其所交皆一時名流如右丞簡胡公樞密蔣公是也故張氏遂為昆陵著姓進之幼孤能自力其為人謹信原慤與人無意雖喜怒遇事輒發無所容隱過即夷然未嘗宿怨也輕財樂施無疎戚之間視其緩急資與無所吝雖時有見負折券不問也親戚之貧者月廩食之有常數行之十有餘年不少替暴雨雪鄉鄰無食則給薪米以振之市材治棺以待貧無用身者每十人為一錄曰冥惠飯十僧以薦之歲飢殍殍被原野進之歛其遺骸藏

之殆不可以數計也俚俗信祿巫宗人得癘疾闔戶無敢往來者進之日往省之無難色比其亡也所遺一孤女爾進之力為經紀之事無巨細皆纖悉詳盡又育其女為置奩具擇良士歸之郡察有雅相善者貧甚而抱疾久不愈進之往撫其家親為調劑周之無不至將屬纊以後事付之又有一閩士自京都還暴卒于途旅裝然一小僮守之無與語者進之任其訖哀其無告為之棺斂凡附於身者咸使無悔焉悉力贖之資其柩以歸二家存沒得以無憾聞者義之宜和四年二月初二日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前一

日澡浴更衣若將遠適然家人初莫之省也越日盥
櫛坐堂上有親賓與之笑語如常時坐頃忽瞑目起
視屹然已也矣其於死生之際與世之所謂善知識
者庸有異乎蓋其平生於外事未嘗斯須忘于心雖
在塵勞中而能自撥樂與方外之士游得其一言之
善則終身佩服而不敢失其誠著于中而自信其所
得故能安逝若此爲善之效其至矣夫初娶李氏再
娶孫氏男二人曰茹曰蔚皆有文行女一人適凌仲
臯孫二人其孤將以是年四月二十一日葬于武進
縣懷德南鄉樂歸之原以朝奉郎高元脩之狀來請
銘乃爲之銘曰積德以潤身施惠以及物慶覃後昆
其永無極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一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一

其亦無嫌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二

誌銘三

李脩撰墓誌銘

宣和三年閏五月二十有七日中大夫右文殿修撰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公以疾終于家歲八月二十有八日塋于常州無錫縣開元鄉湛岷之原與其夫人吳氏同穴越明年其孤以晉陵鄒柄狀來請銘余與公俱閩人又嘗同為諸生肄業于上庠挾策考疑時相從也俯仰四十餘年一時朋游凋喪畧盡與公有平生之舊而知公之詳蓋無遺矣宜其有

請於余也。余雖不能銘其何可辭。公諱夔字斯和。其先江南人。唐末避亂徙家邵武。故今為邵武人。曾祖諱待仕。閩以武力顯。閩亡退處田野。祖諱僧護。考諱賡。皆隱德不仕。考以公貴。累贈正議大夫。妣黃氏。資政殿大學士履之姊。累贈高平郡大君。繼妣饒氏。累贈廣平郡大君。皆改贈太碩人。公幼孤。鞠于外家。成童猶未知書。而穎悟絕人。舅氏大資政黃公擢第歸。一見器之。使賦詩。有驚人語。因授以書。凡耳濡目染。過即成誦。至日數千言。自是於六經諸子百氏之書。下至毛鄭箋傳。晷刻之間。無所不窺。學日進。文日益

有名。從黃公游者咸推先焉。是時朝廷方以經術造士。公聲聞籍甚。所至學者景從。羸糧重趺。越百舍而至者常相躡也。逮居上庠。所交皆一時知名士。初補監生。泊選內舍。皆第一。龔公原得其文。讀之歎曰。此必山林幽棲篤學之士。所為今之學者莫能為也。其後預天府薦。及試南省。皆第二。遂中元豐三年進士第。釋褐調秀州華亭尉。邑令所為多不法。公每規正之。部使者欲有所按治。声言行邑。公逐之境上。則以溫言慰薦。且詢令所為。公力庇之。不以言。部使者不悅。正邑復詢之。丞簿丞簿與令素不協。則互訐所短。

而令初不知公死之也亦言公嘗以私故不過聽於
是部使者以公為長者已而考覈之三人者皆以罪
去而公獨無累人以是知公之器度為未易量也丁
繼母饒氏太碩人憂服除調建州松溪縣尉無主簿
秩滿移池州軍事推官太守羅公彥輔性彊愎行事
或失中公必面折之初雖不悅而後卒相知也民有
乙與甲爭塘水而酸甲至死者獄具刑官欲寘之極
典公當書斷建議以為事有所因法不至死爭之得
減等公猶不已太守怒甚至以語詆公公不為屈爭
之愈力於是命他官書斷其後大理詳讞以甲准盜

論乙乃止當杖番刑書斷官以失入抵罪衆始愧服
然公猶坐堂簽書及用薦者改官降次等授宣義郎
人多勸公直其事公卒不自明也差知無為軍廬江
縣改福州懷安縣未赴從故龍圖閣直學士陳公軒
辟知杭州錢塘縣事有兄弟爭財而訟者累政不能
決公至取案牘焚之諭以同氣至情財不足言兄弟
感泣拜於庭而去異日公復過錢塘二人猶求見公
以謝故觀文殿大學士呂公惠卿帥鄜延辟充經畧
安撫司勾當公事初公之尉松溪呂公謫居建州得
公之文竒之一見如故以是首辟公置幕下至延安

未逾月適夏人傾國入寇歸百萬人心危慄公徐為
呂公陳方略一路賴以完及米脂之後兵未畢謀言
賊兵十餘萬且至諸將棄城而遁公曰彼衆我寡去
將安之是速死爾不若按兵勿動城雖未完冒以樓
櫓彼將以我為有備必不敢進兵法所以使敵人疑
者正謂此也諸將然之卒如所料凡築殄羗威羗等
十餘城未嘗不在其間其後奉進築圖至闕下因上
五議欲使諸路乘虛互出以伐其併兵之謀進取橫
山斷其右臂參用漢唐實邊轉輸之術申命州郡廣
招置之法為足食足兵之計懲二虜輔車相依之勢

以備不虞識者以為切中邊事之要累賞轉奉議即
除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司勾當公事未赴改授
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嘗攝都事適當累政
因循之後獄繫甚衆公命數吏分條其所犯不日皆
決遣之遂以無事今上即位覃恩轉承議郎勲武騎
尉賜五品服以太學博士召道除太常博士轉朝奉
郎遷知大宗正丞事因職事奏疏上四事大畧以謂
總麻親宜有蔭孫之法非袒免以下小宗有未食祿
者宜廣流澤特官之宗室雖得以科舉進尚互許之
入學以養成其材且罷刺史以上公使以恤非袒免

無官之孤皆當時所宜行者有旨送講議司除屯田員外郎以論廊延進築功特遷兩官轉朝請即勲雲騎尉又之遷禮部員外郎天子視學公以為盛德事獻視學頌有旨第其文高等遷朝奉大夫勲飛騎尉時朝廷議禮考文禮官視他部為重非通知古今之學不足以當其任公傳經稽史無留事兩以考課被賞改司封員外郎長貳相與舉雷之復還禮部轉朝散大夫勲驍騎尉然公雅意欲就閒曠力請外補除知蔡州朝廷惜其去雷為宗正少卿訓辭有曰非清德老儒曷任茲選上論禁之轉朝請大夫天子受公

寶單恩特遷左朝議大夫兼學制局叅詳官移太常少卿時故相劉公正夫在政府劉公大資政黃公靖也以公聯姻姬壘請避撫上曰此真太常也因批其奏曰公議所在何嫌之有公遂就職官制行換中奉大夫未幾復慨然語所親曰吾平生為禮學方布衣時已預脩衣冠制度今備位卿寺得司天子禮文於吾足矣士當知止豈可冒進不已遂堅求退或者勉公曰奉常清切於禁從總一閒盍少留乎公笑謝之朝廷度其不可復挽則除公集賢殿脩撰知鄧州兼西南路安撫使陛辭天子勞問優渥公建言先帝常

命官修中書備對錄以知官吏流品戶口錢穀之數以知禮法文為軍兵名額之數以知刑罰赦宥工事夫役之數蓋體周官歲終受會之意而所以周知天下之務也方今內外事物之要盈虛繁簡之實欲有所稽考盡命左右司畧倣前制為一書上之以資觀覽天子深然之有旨如公所請公之意蓋非苟然而已也南陽大藩為帥者多務大體不親事吏得舞文為姦公下車盡革前弊緜紀大整與部使者諫事有所不合公獨請于朝事卒見聽當路滋不悅公弗顧也然自是若有不釋然者遂以疾請官祠朝廷意公

憚安撫一路之勞除知潁州章再上祈懇愈力除提舉杭州洞霄宮勲騎都尉賜爵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東歸居於梁溪錫山之傍日以文字為娛澹如也子縉為鎮江教官就養子舍與賓客過從盡登臨之適優游自得不復以世事介意嘗有貴公素知公者被召與公相遇於途詢以所歆公從容誦少陵江漢垂綸之句以答之貴公浴美還朝每稱於諸公間以為不可及也及綱為尚書郎丐迎養京師除公提舉醴泉轉中大夫改右文殿修撰頃之以是疾不任朝謁請復洞霄凡為宮祠者逾十年綱自左史

論事得罪方遠謫公誨之曰進退出處士夫之常事勉自愛母以吾老為念也父子之懿聞者仰之及歸公喜見顏間曰汝罪大謫輕謫未久而歸上恩厚矣何以論報時公方避寇海陵盛夏處促歸既還以微疾上章告老命未及下而公疾已革顧諸子曰汝等皆在吾左右吾何憂因不復語怡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五公天資純孝繼母饒氏性嚴肅公事之盡子道得其歡心於兄弟間友愛尤篤既除饒氏喪盡以資產推與之獨與季弟曼出居淞右廩入之餘一切付之置不問其後裡祀許及暮親即以與其子繼其教

子以孝弟忠信為本聞人一言於父子兄弟間譽之

不容口退而未嘗不以訓諸子也自為小官喜周人

之急祿雖微不為有無計親族之貧不能家者均養

之妹姪甥女無資以遣者兄擇配歸之故鄉里語風

義以公為稱首其交朋友盡信義與人接洞然無城

府尤喜提獎後進孜孜不倦門人之躋膺仕者相望

也其在朝廷每有貢舉公未嘗不為考官其所取多

一時名士人服其鑒裁平生唯嗜書無他好幼學嘗

苦無書既仕節衣貶食而積書之富至與巨室名家

埒初黃公以名儒有重望自熙寧以來累踐大官被

遇泰陵進位承轄士之出其門者衆矣公為兒童時
甥舅自為知己而退然官州縣垂二十年逮今上纂
極黃公已均逸于外乃始以學官召擢蓋黃公所以
期公者遠而公亦安於義命不汲汲於進也晚位通
顯而恬於進取又率常數考一遷至一日有歸意則
慨然決去不可留其難進勇退如此公貌怡而氣和
襟順而中勁少有大志而深自韜養不以所長自見
至其蹇然持議無所回隱不為世變所移則有人所
不能者建中靖國初丞相范忠宣公薨太常議行易
名公為博士定其議曰公任臺諫當朝廷清明民物

阜安之時而公止色立朝力陳安危治亂之幾至於
法度之廢興典章之施設大臣之去留人材之用舍
一有不當其心則抗章論列無所顧避至有不得其
言而去其列侍從居宥密位台輔益行所知送容進
見有責難之恭朝廷有大利害與同列辨論上前名
以理勝如罷大河東注之議寢鬼章款塞之質下寬
大之詔以安群心釋用黨之疑以全善類皆自公發
之然公處心積慮務在體國持論平允不以好憎易
情不以同異介意惟其是之從也故鄧綰移楊公置
綰前日論已之憾而言今日指摘綰事之非元祐紛

更公置熙寧論議不同之念而言今日法度盡變之失非公誠心慷慨不為利回不為羨疚孰能然哉若夫救蔡確新州之貶而忘高位厚祿之為可懷論呂大防等宜從寬宥之敕而不知踈遠嫌疑之為可避此人之所尤難而公優為之蓋公以謂大臣之於國有股肱心膂之托而迺心王室曾無內外之間安往而不任其責邪方是時范公名在罪籍雖門生故吏往往諱言之而公之議挺挺不撓如此嗚呼斯可以觀公之心矣故余備載其辭以足銘之庶其流風猶足以立懦敦薄云公娶吳氏奉議郎桓之女初封仁

和縣君先公二十一季季累贈滌陽郡君改贈令人子男四人曰綱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以論事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得旨復本等差遣曰維承事郎前監在京諸司糧料院曰經通仕郎試補太學上舍生未赴殿試曰綸通仕郎女三人長蚤卒次適奉議郎杭州司儀曹事張端禮次適迪功郎衢州司工曹事周琳孫男六人儀之宗之集之琳之文之麟之女三人有文集二十卷禮記義十卷藏于家銘曰日無全牛秦力若然不逢其族孰知其難亡故屢更鮮不畔援秉義弗渝其節乃見公於建中士方紛如不倚不

流介然中居哲人之萎諛波稽天鯁諫直辭如防在
川群言不孚咸底于罪皇明燭幽公獨無悔易名之
美自公發之世濟之榮公與有之我作銘詩以示萬
世庶其流風聞者興起

令人吳氏墓誌銘

中大夫右文殿脩撰李公諱夔之夫人吳氏其先越
州山陰人仕唐為諫大夫董昌之亂義不屈遁居括
州故今為括蒼劍川人曾祖崇避宗哲諱贈大理評
事祖毅贈承事郎父桓故任奉議郎知湖州長興縣
母鮑氏金華縣右夫人資孝謹事父母能盡其力飲

食起居未嘗斯須去側省定溫清各適其節言德功
容人鮮儼焉父母賢之謂必得名士乃可以為配是
時李公以諸生與脩衣冠制度名聞朝廷繼而擢高
科遂以妻之惟吳氏世為望族夫人生大家而李公
起寒素夫人事之盡婦順能以清約自將無驕矜氣
柔明端靜人不見其喜愠治家有常法遇妾媵有恩
意閨門之內雍如也方李公筮仕之初官卑祿微喜
過從朋人之急如不及甥姪孤女未有家者必擇對
歸之夫人躬治殺饌又致其精旨罄奩具資遣之無
吝容人以為難而夫人安為之故鄉閭為風義者必

以李公為稱首夫人之力為多也李公從辟廊延夫
人挈諸子歸寧而金華尚無恙夫人事之益至吳氏
族人間有不相能者必迎致其家聽其言視其容色
而鄙倍必消矣其懿範感人蓋如此建中靖國元年
李公自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被召為太學
博士既登舟而夫人感疾遂不起實正月七日也以
其年三月十八日塋于常州無錫縣開元鄉歷村淇
峴山之原享年四十有四初封仁和仁壽二縣君李
公之舅右丞黃公以夫人之賢奏賜冠帔既沒累贈
永嘉濮陽郡君改贈令人男四人曰綱起居即國史

編脩官坐言事請監南劍州沙縣稅務有言牽復亦
行曰繼承事即曰經曰綸皆通仕即女三人長蚤奔
次適奉議郎杭州司儀曹事張端禮次適迪功郎衛
州司功曹事周琳宣和四年余過錫山以其舅從政
郎爽侯彥申之狀屬余銘且謂余曰吾母之亡先子
方趨朝而諸孤皆稚弱不克銘以塋夫銘所以論謨
先美而明著之後世也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而弗
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三者有一焉人子之罪
大矣今吾母之德善可考不誣如此而積二十有餘
年幽堂無辭以紀諸孤不仁之罪宜無以自適願得

銘以補前過庶幾發揚幽光為存沒之慰余感其言故不辭而銘之銘曰內職之脩閱而弗彰有子之賢其傳乃光貽爾後人視此銘章

翁行簡墓誌銘

公諱老約字行簡其先京兆人唐末避地子孫散居七閩公之六世祖徙家建州之崇安白水鄉故今為崇安人曾祖伯珣不仕祖元方以其子恩賜朝奉郎父仲通以文行為東南儒宗學者咸師尊之仕至朝奉郎累贈銀青光祿大夫有子三人公其長也公天資穎悟絕人自幼學已能屬文既冠博總經傳尤深

於禮學元豐末游上庠聲聞籍甚一時知名士皆慕與之交元祐二年與國學薦以祖母壽昌君之喪未赴禮部試銀青外除造朝欲候公策名而後告老公以謂用是緩吾親歸休計非便也請以世祿之恩授中第銀青不許力請而後從已而兄弟更相推遜聞于朝事雖不行縉紳象之公既不第益自奮勵術業益加進建之舉進士者無慮五六十輩公再舉皆中首選從而受業者常數十百人元符二年上即位以日食下詔求言時公與計偕奏格言二十篇上篇自祇命原化典學崇儉以至審治言所以立德下篇自

擇術因任兼聽務和以至審勢言所以立政皆陳古
義以啟今非言近而不迫直而不忤識者重焉政和
三年擢進士第調汝州龍興尉丞相何公素知公謂
所親曰翁生縱未能用不宜辱之捶楚間也改常州
司刑曹事公蒞事精敏郡治賴之為多惡吏屏息有
道外說公在幕府不敢出者居二年江淮荆浙制置
發運使以奏計對上問所部人材使者與公初無雅
故以清議所在首以公對驛召為詳定九域圖誌編
修官政和七年改宣教即除太常博士以與脩因董
禮遷奉議即歲餘乞補外除提舉河北西路學事及

陞^新建言朝廷更入行法使俱試于有司以革奔競
浮濫之弊固善矣然入行初非以文辭選也今限以
等第有中程而不官者與初立法異甚謂凡入等無
問高下俱與廷對以示詳行實畧文華之意時浙寇
犯衢處公之弟中丞公由御史府得請鄉郡公亟以
書屬之曰賊方熾勢必侵軼吾郡自衢信抵浦城棠
安險阨易守不可犯惟處之龍泉至松溪浦城皆蕩
野無捍蔽龍泉破則建危矣龍泉之士有葉植者其
人遇往有智略因之使拒守宜可倚辨中丞公然之
比至鎮植已率眾拒賊即出兵益給糧械助之卒如

公所料朔方士大夫聞之謂公料賊於數千里外如
指諸掌非智慮精審過人能如是乎公在朔部尤以
人材為意有所薦拔必擇行能卓然者先之如解習
之徒是也學政於民事初無與焉公所至必諏訪民
間利病與夫實邊制勝之術口與將士講畫意謂異
時以使事歸報面陳之為朝廷經遠之慮既罷使事
不復對除權發追黃州轉承議郎宣和四年夏之官
道改高郵軍高郵當江淮孔道商旅所出入類多以
貿易茶鹽為業方效民訐圭撮銖兩之私連逮抵罪者
不可勝計公下車有告言者隨決之無留吏猶習故

常白於飲以枝辭辜其獄公曰兩獄充斥若等尚恨
其少和吏愕昭失對於是二郡相慶知公以民為念
吏不得倚法為姦也歲大旱公以禱祠疲甚既爾而
公得疾所親以是恚公公曰民蘓而吾病無憾矣
浸亟遂乞致仕章未報以八月丁亥卒于軍治之正
寢享年六十有二公性孝友事親盡子道於兄弟怡
怡如也敦睦姻族人無間言遇人無賢否一以誠意
人人自以為親厚而與之同趣蓋鮮矣延平陳公晚
居淮南見公喜語人曰翁奉常靜恪有謀使得志殆
能濟務其為名流推重如此公為高郵視事絕數日

屬疾民或未識公面及公之喪行道之人皆出涕曰
夫吾賢守也蓋誠之感人未有不動者娶吳氏奉諫
即桓之女封孺人子男二人曰挺迪功即充兩浙轉
運司管勾文字抗未仕女一人適承事郎李維內外
孫男女十人有文集十卷其文精緻潤澤得作者之
體尤長於詩藏于家昔公在太常二弟俱持節還朝
列侍後居要官公復出使于外建雖多士為東南最
而兄弟俱被榮寵未有前比意公晚仕積厚而原溪
其發必遠處爾淪喪士論惜之其孤將以明年六月
丁酉葬公于白水之源屬余銘余於公有朋友之義
不得辭銘曰獵德之勤名則隨之名實既采君子之
歸高深有源涓流未施百世之傳視此銘詩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三

誌銘四

御史游公墓誌銘

吾友定夫既沒之明年其子某自歷陽涉大江詣予而告曰先君之友惟公為最厚今既葬而幽堂之銘無辭以刻恐遂埋沒無傳焉敢以是請予告之曰知先公之名德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豈待予言而傳乎然昔在元豐中俱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三年之間二公相繼淪亡存者獨

予而已追念平生觸事無一不可悲者今吾子以銘見屬舍予其奚之公諱酢定夫其字也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兄弟方以唱明道學為已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清河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氣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其在師門見稱如此則所造可知矣公於元豐六年登進士第

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為太學錄改宣德即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南府清河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事有疑議必與之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為府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國政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除齊州簽書判官廳公事用年勞改奉議即丁太中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

上皇即位覃恩改承議郎賜緋衣銀魚袋還召為監察御史磨勘轉朝奉郎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以八寶恩轉朝散郎磨勘

轉朝清郎知漢陽軍磨勣轉朝奉大夫以親老再乞
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除知
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衝罷歸寓歷陽
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乙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
十有一是年十二月丙午與夫人合葬于和州舍山
縣昇城鄉車轅嶺之原用治命也公自幼不群讀書
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為世儒之
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為
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為交朋友有信蒞官遇遼吏
有恩音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

唐淵源錄作謹

餘下脫十字

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多而不忘筮仕之初未
更事縣有疑獄餘季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
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
於征歛而脩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虛月所至騷然公
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
此在公特其批糠耳無足道者故不復縷載若其道
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
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一己之私言也曾祖尚祖
禮之不仕父潛贈太中大夫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
事舅姑以孝聞友姊如睦姻族人無間言公素貧不

治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其內助多矣先公
三年卒享年六十有六子男六人擢文林郎洪州司
兵曹事卒于官擬林檎皆蚤世損廸功郎前授歸州
司兵曹事族將仕郎拂未仕皆業儒世其家女一人
歸時之子適孫男三人女五人有中庸義一卷詩二
南義一卷論語孟子襟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于家
銘曰嗚呼天乎故不憖遺方時清明哲人其萎道雖
不行斯文未亡百世而下其傳有光

真中奉墓誌銘

公諱表溪字智行邵武人也曾祖豪仕為仕班奉職

祖及不仕父說當景祐寶元間士方以聲律決科而
君獨以窮經為務自闕陳數千里外贏糧跣足至京
師從泰山孫明復徂石守道先生游講明道術還
家杜門不復求仕進以公恩累贈至通議大夫公自
幼聞過庭之訓問學有家法是時安定先生居雲上
為世儒宗公往師焉一見竒之謂公有器識異曰所
至未易量也自是浸以名聞於時元豐二季登進士
第調洪州豐城尉未赴丁通議公憂服除再調建州
建陽縣主簿秩滿用薦者移撫州宣黃令適丁母碩
人憂不赴終喪授鳳翔府好時縣令好時在隴右為

劇邑號難治公至明約信令而人化服終三年無一人犯重辟者仇齊踞險絕車輿不通邑人病之久矣公諭父老鳩徒計工治為坦途往來便之侍郎張公彛民領漕事見而謂人曰莫侯可謂知為政矣其為利非濟人秦洧之比也率同列交薦之改宣德即知泗州昭信縣事憲司有繫囚事聯省曹吏以枝辭蔓其獄六更推治不能決命公往治之一問而情得人服其明民有持牒棄妻孥子者公詰其所由曰以病而貧力不足以相收故及此非得已也公惻然憫之曰吾為長民之吏使人父子夫婦不相保當任其咎

者其誰歟於是出私錢賑之里巷編氓感公之義皆協力以周其匱急故其室家復安如初比公之行是人與其妻孥攀號於道見者咸嗟嘆之公惠政及人有以厚風俗多此類也上皇即位覃恩遷奉議郎賜緋衣銀魚除真定府路都總管同勾當公事會中官之安撫朱公紱以公無領帥事賴公頗多秩滿通判新安除御史臺主行用中司不召赴都堂審察除光祿寺丞未上遷開封府司工曹事朝廷更錢法命夜下公適直宿陰為處畫人無知者黎明揭示大悉詳下吏不得搖手為姦尹陞對被獎諭遂以公之名聞

于上睿旨親除左司錄事中都。不治吏習，以為常黠。胥舞知玩，上文移鉗紙尾以進。官署唯唯，惟謹。公察其尤無良者，治其一。二一府屏息，無敢習故為傲慢者。並僚恃權倖，雖沒一悉趨之。公為折其短，獨未嘗少屈。乃諷言章政和三年，出公為廣濟軍司錄事。士論惜之，而公處之恬如也。久之，朝廷察其非辜，起知睦州。公曰：「文正范公清獻趙公嘗守是邦，其遺範未遠也。循而守之，則無餘事矣。」已而郡人治民至今思之。過朝除知饒州，東歸待次昆陵，愛其上風，欲營菟裘為歸休計。於是力請宮祠，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未幾告老，宣和五年六月丁未，以疾終于常州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一月壬申，塋于宜興縣清泉鄉之梅林。原公為人端勁，有守，孝于親友，于兄弟人不間其言。畜幼孤如己子。蒞官臨政嚴而不苛，寬而有制。故吏畏其威，民懷其德，決滯訟去民瘼，洞然幽隱。雖逢其族，迎刃立解。世之名能吏者，皆自以為莫及也。公自奉議郎，或以年勞，或以恩典，九遷至中奉大夫，賜三品服，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方氏，太常少卿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嶠之。女有賢行，能宜其家，累封至令人男二人，曰多聞、通。

直郎監鎮江府排岸司曰多見迪功郎明州慈溪縣尉女二人長適宣教郎知龔慶府鄒縣事朱正次適迪功郎信州州學教授江文中孫男三人曰革曰奉皆登仕郎曰蒙將仕郎孫女二人尚幼晚自號如如居士有文集十五卷曰如如集既葬其孤請銘於予予與公有平生之舊知公為詳義不得辭乃為之銘曰獵德之勤積之在身府寺錢更蔚乎有聞出番于外惠施於民公思不忘久而彌新百世之傳視此銘文

錢忠定公墓誌銘

宣和六年三月五日龍圖閣學士正奉大夫致仕錢公以疾薨于昆陵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一計聞天子詔特贈光祿大夫賻賜加等下所屬郡侯助其葬其家上公行事于朝考六家書謚曰忠定越明年正月壬寅諸孤護其喪歸葬杭州大慈山之原既乃詣予泣而言曰先公勲德載史氏易名議行著于太常褒贈崇卹具存恩典終始光榮昭于一時惟是幽堂之刻發揚其親同為不朽者宜有以稱大懼隕越弗克以承子責敢以是請予與公有同年之舊義不得辭乃敘而銘之公諱即字中道其先出於顓帝之

後曰陸終封於彭城至子孚仕周為錢府上士遂以官命氏子孫稍遷居下邳至漢末遜公避亂徙烏程又徙錢塘之臨安忠懿以吳越入覲公之高祖以宗屬錫官遂居京師為開封人曾大父子節故任右班殿直祖昌濟故贈朝奉大夫父垂範故任朝散郎知太平州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自皇考占籍宜興令遂為毘陵人公天資雋茂稚齒已如成人年十三居母喪哀慕毀瘠見者感動既冠遊太學以文行知名於時熙寧九年進士第授安州司理參軍吏有誣服自盜抵死屬邑貝尙上於郡公明其寃狀守將喜

而謂曰劾縣獄當得嘗春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攝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章敏滕公甫力薦之稱有氣節異時必為名臣移博州防禦推官知杭州臨安縣丞異時縣民轉徙豪右冒舉其田官不能直者悉奪還之流冗復業又除二移積弊以蠲民瘼至今邑人頌其遺愛調福州觀察推官福唐為七閩都會獄訟繁夥連帥悉以付公府無留事丁銀青憂服除調睦州軍事推官三衢有寃獄久不決屬部使者以閭里宿怨檄往按治挾薦牘動公風欲鍛鍊以快其私至則折獄平允所全活者二十三人或問之對曰

吾寧老冗選中豈忍以數十人覓一薦哉未幾改宣
德郎丁文安郡夫人憂服除知潁昌府郟城縣脩奉
秦陵期會嚴促乃躬自監督役均費省人樂趨事先
期告具會汜水霖潦敗橋府亟以屬公三日橋成人
服其敏繼奉二后園陵辟為京西轉運司屬官有不
下司體究採石事事領於內侍使者憚不敢乃請代
往按治不撓收罪之尤者寘于理王博文帥鄜延為
為經撫司官夏人有來歸者當命以官公察其言色
有異詰問屈服果所遣牒者崇寧中朝廷欲撫納西
羌久而不至主帥憂之檄巡行塞下宣諭德意旬日

監軍貴商款塞降附者至數百人代還賜對稱旨除
提舉鄜延路弓箭手蒐簡精密占籍者皆為戰士盡
括閑田為將吏冒占者以廣招募初塞上給田人一
頃馬半之牧者不足供芻秣畜馬日久至是始增之
槩給一頃人獲其利而邊騎益眾矣就除陝西路轉
運判官王師收復銀州被旨專董芻糧飛輓夙辦第
功居最延帥經制五路邊事除鄜延路經畧安撫判
官兼總管勾權帥事久之經制罷帥復領舊職涇原
兵失利渭帥與總管爭訴於上論者請付獄以正軍
法數遣官按治觀望奏報不直特旨命公遂馳至涇

源具得其實以聞且言劉安种師中有功邊陲願少寬假以責來効上從之劉安止降秩士論大愜崇寧中陝西鐵幣日輕視銅錢不能十一而官俸獨給鐵錢在職者不能瞻官曠不補事有浸廢因建言倍給選人之俸凡攝事者理任受舉許同正員人樂就職百廢具舉公自為幕府以方畧聞後稍權帥事將使指望實益乎上深知其才驛召赴闕亟命入對上問西人兵力公曰夏國本數州之地盜據靈夏浸以疆大元豐中兵臨其城下羗戎壅河決水土馬幾殲遂無成功上曰靈武終不可取耶公曰戎狄之民皆兵

也居不繁廩食動不勞轉輸故便於用衆雖兵之去來飄忽如風雨而不能持久又其所短也願申戒邊臣嚴飭武備蒐練戎士積粟堅壘先為不可勝之計以觀其釁屈其所長而乘其所短則可以得志矣上又問大寨泉可取否奏曰臣聞其地逼近靈武曩時進取號為得策計慮不審亟築亟退反為夏人所有距漢界百餘里地皆鴻鹵無水泉古所謂澣海也間有之不可飲馬口鼻皆裂大兵不可往審問邊將皆以為然上首肯之翼日除直龍圖閣知慶州無環慶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再入謝上宣諭曰慶

詔環慶進築久而無功今當屬卿乃謝而言曰陛下過聽以任臣顧雖綿簿敢不罄竭仰承睿訓旬日凡三進對所陳邊防利害攻守計策甚衆上深嘉納之事多施行削彙不言陛辭乃賜三品服以寵其行詔趣之鎮即日就道初紹聖中城清平關關之左右皆沃壤地曠絕無扞蔽人莫敢耕牧乃即關之東西築徐丁臺常章堤賜名曰安邊城曰歸德堡東西相望控制要害包地萬餘頃人得以縱耕其中歲收以數萬計公私利之初城徐丁也一日下令遣發諸將聘怡不知所為公曰亟往即事比及境上大兵已集芻粟煖築之物無一不具三日而成畢夏人駭歎服其神速環慶自大寨泉退劔之後士氣沮傷至是復大振踰年移知延安府兼鄜延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河東陝西皆邊夏國人使文檄往來獨由鄜延號為西邊門戶凡中國移檄與諸路理辦疆事率由延帥判定以付邊吏夏人書檄至密閱其當受與否諸邊皆稟覆行自公至烏延每屈之以禮朝廷初用八寶夏人以所賜御寶大於曩時言於邊公令邊吏諭以御寶度數非臣下所當議拒却不受自是西人畏服使人入境所舉小不如式劾引伴者坐之移

四百十

魏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檄夏國責其失禮其後至者皆惕息惟謹無敢繼以
生事初羗人久拒命上許其納款謀者數言將進誓
表而累歲不効公策知敵情言羗必不來然至與不
至不足問當嚴備以待之耳因條上備禦之策上以
為然除集賢殿修撰乃城清遠鎮邊二寨以遏賊衝
增築龍泉御謀二城保聚邊民吾圍益固大觀初閏
輔饑民流至邊因上言常平官失職使流冗就食塞
下則邊粟益貴且非所以示夷狄宜令所在資送還
鄉以振給之詔從其請民得復業秋大霖雨傳言敵
聞城壞將大入寇諸將請起卒之殘更者以益兵朝

廷下走馬章救諸道增嚴備禦他路調兵騷然獨鄜
延按堵如故因上言臣審料夏人決不寇邊迄冬果
無警諸老將皆服公料敵精審詔以公守邊鎮靜備
禦有倫除徽猷閣侍制仍再任西邊特蕃兵弓箭手
為用異時患蕃官侵擾莫敢繩治乃悉為約束犯者
無貸自是皆獲安業人心感服戰守賴之鄜延邊袤
千里而諸城踈逖敵易乘閒乃增置杏子鎮青盧移
萬世屈丁堡東接河東西連環慶聲援相屬彌縫邊
隙敵不得間除顯謨閣直學士復再任再上章懇辭
不允政和初內侍童貫宣撫陝西法有弛張可得宜

者得罷行之長安萬物騰躍衆貨益輕乃嚴設科條
歆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遠者重
寘于法民至罷市又行均糶法賤入民粟增估金帛
以償之下至蕃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全陝騷
然幾至生變帥臣諸司不視利病奉承推行惟恐後
公獨以為不可極陳其害章上不報時貫方用事權
傾中外人皆為之危慄而抗章繼上言益切至士大
夫聞章中詆貫論事多質直語往往爭傳誦之坐是
貶永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然平物價均糶亦為之
罷在永數月上念其忠亟復徽猷閣待制除永興軍

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永興軍府在道改知
興仁府朝廷復行夾錫錢乃申勅公移一準銅錢弊
用無偏府中帖然旁郡官私與民出納自為輕重民
疑以撓交易不通始太塊服乃視興仁為法尋移知
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至鎮改充河東路經畧安
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太原府以童貫領宣撫使
奏乞辭避重書褒答不允河東諸司與被邊屬郡如
代嵐石麟府咸許以事宜聞時傳虛聲以勤憂顧公
曰聞寄當以靜勝乃嚴戒邊吏凡制事必慎擇可信
者重以當罰御之自是警奏不妄邊郵晏如政和五

季春以足疾乞領宮祠章五上乃得請提舉杭州洞
霄宮復徵猷閣直學士盜發幫原声震東南起知宣
州捍蔽江左或告公曰宣歙俱鄰於賊歙破即宣危
矣公威久疾可以力辭公曰方急難中豈人臣愛身
時也乃扶疾就任時寇兵逼屬邑民大振擾公之威
名凜然人恃以安郡境賴之迄用保全上心嘉賞除
龍圖閣學士賊平以疾乞致仕章三上未報特召赴
闕除河東宣撫司叅謀乃力陳老疾不足備驅策詞
意懇至遂得請特授正奉大夫致仕家居三年以疾
薨薨之夕有星隕于寢室之上公剛毅方正見羨敢

為不可回奪雖犯權要蹈患難不顧也胸中無城府
推誠待人洞見腹心持已甚嚴而遇下明恕臨政愷
悌人不忍欺久任帥閫不為貴侶濶畧細務聽訟折
獄纖悉得情而歸於寬厚民尤感服雅以清約自將
一介不妄以取與延帥圭田皆在極邊將吏役所部
為之耕種歲入千計公至是乃指其地募子箭手絲
毫無取更兩鎮凡十餘年量轍豚動中機會每以疆
吏生事為戒語人曰為國守邊安危所繫但當宣
國威靈嚴於自治使夷狄不敢侵侮邊陲得以晏然
是為稱職若親小利召戎起釁圖尺寸功冀幸寵榮

吾不忍為也識者以為至論凡所辟薦不假人以私
必視其能拔自部曲多為一時名將號為知人性誠
孝每以褒贈不逮其祖為恨遂以所得官奏乞回授
特旨從之啟穆宗族恩意滿至常遇郊恩舍其子孫
先官猶子斥俸餘置義田宅近族子孫聚而居之養
生之用皆取具焉有文集三十卷提奏議七十卷娶
同郡胡宗說之女封碩人先公十二年卒贈淑人了
男二人長曰耦承議即真州排岸次曰毅朝奉即通
判亳州軍州事以學行吏能見稱於世一女適從政
郎江寧府溧陽縣丞胡朝孫男九人曰徽言登仕郎
曰太冲曰如愚曰康錫皆承務郎曰保衡通仕郎餘
四人并女尚幼銘曰烈烈我公惟時干城威加羗戎
一塵不驚嬖倖恃權狂瀾稽天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三

十七代孫載遇督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四

誌銘五

陸少卿墓誌銘

公諱愷字彊仲姓陸氏其先吳郡久六世祖權唐末
 為建安縣丞值中原亂不克歸因家福州之候官故
 今為候官人曾祖中和贈職方員外郎祖廩任左侍
 禁父長賓任大理寺丞累贈通議大夫母吳氏贈太
 碩人公自幼穎拔不群博覽彊記元豐初未冠游太
 學標望絕人一時名儒徃徃忘輩行踏門願交元祐
 更新學校祭酒孔公武仲得其文奇之稱譽不離口

學者益歆慕之元符三年登進士第調廬州司法參軍太守龔公原一見待以殊禮侍御史彭公汝霖祭酒今丞相白公時中俱薦試學官召檄至公曰吾困科舉二十餘年晚得一官朝廷不吾知欲使之裹飯復入場屋吾不能也卒辭不就崇寧大興學校郡以公無掌錢穀士不之教官之廬而公之戶外屨常滿矣執經考疑虛往實歸秩滿用薦者遷通仕郎丞相劉公正夫以給事中兼領外諸司辟公管勾文字閱半歲改宣教郎外諸司罷公之子調官齊南憐其少求與之近乞監密州板橋鎮鎮瀕海舶至多異國坵

貨吏習為姦欺以漁取公以身先之一毫不少黷海商便之以外諸司賞典轉奉議郎又以八寶恩轉承議郎逾年御史中丞石公公弼辟為檢法官已而石公以罪去坐是二歲不遷吳公執中復以儒學薦召至政事堂除大府寺丞明年遷司農寺丞磨勘轉朝奉郎上方搜訪人才劉公以中書侍郎有異眷薦士三人以公為稱首賜對稱旨擢司勳員外郎車駕幸尚書省轉朝散郎遷光祿少卿劉公既相除宗正少卿方將力薦引以自助劉公遽以病去故弗克時脩玉牒公纂緝上臨御以來政事之大者十年為一書

上之轉朝請即磨勘轉朝奉大夫太常少卿缺員有
旨遣東丞相鄭公居中余公深以公啓擬命下之歎
日侍御史張樸進對論事畢上忽謂樸曰朕用陸某
奉常識其人否樸對陸某老於儒學有士望上深然
之崇寧置議禮局至是并歸禮寺公於擬議參訂為
多又脩因革禮一百卷上覽嘉之轉朝散大夫磨勘
轉朝請大夫補外乃以直徽猷閣知均州闕庶務
無鉅細劇易皆親之吏歛手不敢為非先是人情農
不知灌溉之利公出郊為之勸相人始盡力歲大稔
父老勒石道傍為耕者之勸公之愛民出於誠心因

早禱龍祠三日不雨公對神有咎曰守土之不職宜
蓄其身民何辜將不粒食矣因泣然左右為感動未
旋車大雨鄰郡飛蝗蔽地千里過境弗下父老候公
出迎拜以手加額曰微公德化所感民其饑殍矣襄
鄧大饑仰粟于我郡人請閉糴公曰人天下一家非
秦晉比矣此疆彼界之異晉之不義春秋猶譏焉吾
不忍為也於是轉輸相屬于道饑民賴之以濟其為
德厚矣三舍之法罷士不知所歸公至聚生徒擇屬
吏之有學行者為之師講肄課試悉視成均郡人爭
遣子弟獻腴田以資其費唯恐後士風復振於暇日

又時往臨之申之以孝弟之義郡大治士民詠歌之
為均陽樂十篇以頌其德未幾受代到闕除知泉州
未行得疾終于京師實宣和六年四月辛酉也享年
六十有五娶黃氏有賢行配公無違德子男五人曰
震承議郎大學博士以學行知名於時曰渙宣教郎
開封府刑曹掾曰鼎以疾廢不仕曰巽曰需皆將仕
郎諸子俱好學有立女適從政郎汀州司儀曹事薛
鏡孫男六人女二人公少孤事母以孝聞其為人敦
厚篤實一言之出終身可復遇人以禮無貴賤賢愚
之間平居恂恂似不能言者徐而叩之亶亶無倦其

文純深析理論事足見其志其為詩平淡清遠有晉
人之風雖應用辭章咸有典則踐更省事殆十年同
進者袞袞登禁從公回翔不出故列無滯淹之歎嘗
謂人曰吾學古入官期以報國利民顧天下事非輔
相大臣不得行非諫官御史不得言非侍從之臣不
得與國論今久處朝行無一毫補殆非素志吾老矣
得一郡為朝廷布宣德意牧養小民其可也遂抗章
力請既得郡治有成績如其言士論躋之公在均陽
歲薦豐築亭臨漢上時從僚吏往游焉與民同樂又
賦詩以廣其意郡人悉播之樂章至是聞公之亡登

是亭者皆為之感涕諸孤將以七年十二月辛酉葬公于懷安縣之馬鞍山以毘陵守何公亮之狀來請銘余未暇作也葬有期又不遠千里走僕致書速余銘昔余在熙寧中與其兄忱相友善是時公尚少頡頏諸兄間眉宇秀發意其必為令器以詩見貽有成人風度已而學益進行益脩挺然為時聞人則余之知公益在諸公之先也雖位不稱德而見於事業者亦足以垂世傳後矣乃為之銘曰昔公兄弟聯車至止公方妙齡鳶鵠停峙問學日滋浸以文鳴旋登于朝為時名卿出藩于外蔚有成績飛蝗不下神監其德邦人之思形於詠歌勒銘幽宮百世不磨

曹子華墓誌銘

君諱瑛字子華其先金陵人避李氏之亂徙居江陰故今為江陰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故贈朝議大夫母朱氏贈恭人曹氏自高祖以來無顯者至君之世父確始以文行知名於時熙寧更新學校遶東天下名儒訓迪多士公時在選中擢為國子直講學者翕然師尊之曹氏遂有聞於世君之昆弟幼從直講公為學得其緒言紬繹不懈故皆屹然有立初朝議公塲屋不偶退屏世累從桑門之徒游比

其亡也清窶滋甚君亦以累舉不售相其兄力治生不計有無資其弟以學其後家日益富而弟踵率以名進士登科通金閨籍君與有力也其為子而孝於親為弟而恭其兄為兄而友其弟篤於愛欽中外無間言性夷易不為畦畛與人言洞見心膂故人有過雖面折之而人亦莫之憾也遇人不以貴賤貧富為厚薄一於誠而已晚益閑放以詩酒自娛杜門索居終日兀如也靖康元年四月癸亥以疾終于家享年五十娶趙氏有賢行配君無違德子男一人曰嶠舉進士女一人適登仕郎慕容邦弼有孫一人未名以

是年某月壬辰塋于縣之順化鄉黃山之原其孤娶余之女孫以其叔朝請公之狀來請銘乃為之銘曰積善在躬壽朝不多天實為之命也奈何瘞銘新阡其永不磨

向太中墓誌銘

向氏自微子封於宋左師戌始見於春秋秦漢而下無顯者至文簡公起布衣相真宗勲名載國史繼以欽聖憲肅皇后配神宗以盛德母儀天下向氏遂為著姓公諱某字某文簡之曾孫欽聖憲肅之從弟也生而有異稟自幼不戲弄八歲而孤哀毀如成人及

長挺然有立為眾所欽憚用憲肅恩補右班殿直調
曹州定陶尉監秦州酒用薦者移伏羗城兵馬監押
又用薦者移通遠軍管界巡檢特旨差熙河路計置
物貨局陝西轉運使奏辟催促錢緡四遷至西頭供
奉官遂以太子右司禦率府率致任以子封遷太子
右衛率又四遷為右驍衛將軍官制行四遷為武功
大夫棗州團練使榮州防禦使換文資兩遷至太中
大夫致仕靖康元年六月七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
六十有八公雖出於貴胄而清約如寒儒齋於自奉
而親族之有匱急者則周之不為有無計字兄之孤

與已子八不見其異也中外輯睦無間言諸子游仕
四方有以鮮衣獻者輒藏之不服曰昔吾父母未嘗
有也於人無德不酬而有負於已者未嘗形言也嘗
寓居棗州之七里鎮清河水暴泛居人危懼公身率
千餘人負土築隄為捍蔽隄成水至不為患鎮人德
之至今不忘定陶素多盜公為尉威望隱然盜潛伏
出境無敢犯者莅事所至有能稱年未及奉身而歸
用不究其才論者惜之然居都城幾三十年優游卒
歲視天下無一物足以櫻其心者其所得多矣祖諱
某故任國子博士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祖母二

李氏皆累封太夫人父諱某故任西京左藏庫副使
母王氏封太康縣君娶夏侯氏朝奉即某之女有賢
行配公無違德累封令人子男十二人曰某中奉大
夫權發遣京東路計度轉運副使某武經郎河間府
路安撫司準備將領為國死事贈武功郎某中奉大
夫河北河東路宣撫司勾當公事某朝請郎知魏州
盧氏縣事某儒林郎知太原府平晉縣事某通直郎
新中山府司錄事某忠翊郎監通天門某迪功郎新
渭川白馬縣丞餘皆早世女九人長適宗室右班殿
直令鍾幼適文林郎吳弁餘皆先公卒孫男二十七
人女十六人某女長適進士王叔夏餘並幼諸孤將
以是年七月某日葬公于豐臺村狀公之行請銘於
余余雖未及識公而與其子游習聞其風舊矣乃為
之銘銘曰公於軒裳脫若蟬蛻清約自將其德靡悔
有子之賢慶流必長將大厥聲公為不亡

孫龍圖墓誌銘

公諱諤字正臣邵武人也崇寧中有旨改名遂以字
行曾祖諱昌齡祖諱文準左宣德郎父諱迪太常博
士同提舉兩浙市易司累贈通議大夫公幼敏慧讀
書數過輒成誦不忘既冠登進士第授池州司法參

軍通議以公素謹厚靜默寡言笑恐其不更事而司法民命所屬不可忽故令就學律明年試大法中第一是時舒王用事中書置五房檢正遴東天下賢才以濟公方筮仕而以材名在選中除監制敕庫制敕庫用士人自公始未幾除吏房習學公事同編脩中書條例同列皆極一時之選其後列侍從居要津者相屬也習學例一考即真公未閱歲丁通議憂去職復除會罷習學官再監制敕庫仍多攝五房職事因議司農法駁其不當者大臣力主之公猶反覆論不已忤其意又嘗叱堂吏語有所侵大臣聞而疾之造

為訕上語以聞賴神宗仁聖察其無根得不坐會
吏編進條目滿常程劄子三道公已自陳再進矣大
臣交詆之出為睦州司理參軍公兩為宰屬嘗與國
論矣蓋今尚書都司之任侍臣之資也一旦屈於偏
州下吏人意其不事事而親吏牘鉤獄情委曲周盡
畧不見遷謫容爛廬酒戶之僕乘醉督逋歐欠者至
死引其主為之唱主誣服邑上其獄為重辟首公閱
牘得其情曰歐之日主適外未還安得有唱即日釋
之青溪民有訐匿鏹者詞已伏而容色若有寃者詰
之則曰託者飲我出書云已使人置鏹於舟底酒酣

醉歸卧舟中比及城登岸猶未醒其家執書以索而舟已出矣儻舟非有素莫識為誰公為緩其獄物色之求儻舟者甚急而舟人負鐵來告曰且我聞孫檢正治獄不可欺故以自歸也睦人至畫像祠之元豐五年復召為重脩編敕所刪定官書成論賞就循一資充詳定省曹寺監條貫刪定官三年改宣議郎元祐四年監在京都進奏院六年遷左宣德郎除太學博士以大父母春秋高乞就吏部調通判建昌軍將行除太常博士乃謁告歸省而後就職王文公賜謚有定一博士有款為其文極言推尊自結於川事者

公當筆輒推其次蓋亦有近於追逐時好以取世資終不屑為也紹聖元年遷秘書省正字二年權發遣梓州路轉運判官八路差遣例多狙襲拘礙注擬不行熙寧元豐間許在任官前期一年射闕每一官闕則徧問屬郡應入之人其後前期射闕之法廢須罷任以到銓為先後之次則人人身任銓所矣而徧問之法猶存徃復待報有彌年者公私病之公建明季闕榜十日非次及過滿見闕五日限滿如吏部法定差朝廷善之仍頒其法七路行焉先是瀘南羅始党八姓生夷自元豐中收服團結為義軍三千一營歲

月浸久其數著籍者皆名存而實不足驟覈之必至
於變故生事公為建言朝廷初以羅始党八姓依七
姓十九姓熟夷團結者止欲羈縻遠蕃漸令習漢化
耳今夷情已安則八姓前闕義軍之數可置勿問今
而後遇有闕因犒設夷首使轉相譁問以本族願補
者充從之至今為便三年遷承議郎四年移成都府
路轉運判官成都為蜀劇郡公裁處暇裕而事細大
畢集相度開興助正鹽井建明差選職令條制人情
愜當所奏皆可至於增置武寧諸軍般買眉戎歲米
皆長久之利也召為尚書刑部員外郎辭不拜改吏

部員外郎復懇辭前後章六七不允既就職賜對從
容請儒臣討論官制而補完之以成一代之典追配
周官有旨條具以聞會言者摘公元祐辨訐論罷職
出知南劍州未赴遇上皇登極恩遷朝奉郎賜緋魚
袋乃為司勳員外郎遷朝散郎除右司員外郎靖國
初差點檢皇太后園陵文字還朝除秘書少監國子
祭酒崇寧改元無權秘書監中外期公朝夕且進用
而抗章力請補外除直龍圖閣權發遣江淮荆浙等
路制置發運副使初蔡太師京一見公可之為戶部
尚書薦以自代及與政欲以公為刑部侍郎辭免曰

某昔嘗免刑部郎今為侍郎非所安曰以為他曹何如又辭曰異時聞後官闕大臣有以某名進者上未以為然公秉政宜慎所引毋以不肖累君也太師意未已會有傳公趣與新政異者遂罷發連知潤州未幾得管勾杭州洞霄宮公曰吾志也大觀元年遷朝請卽二年以八寶恩遷朝奉大夫洞霄再任恩復請差提舉舒州靈仙觀一日盥櫛更衣謂家人曰生死去來無足深悲惟念佛不忘是真吾眷屬言訖而暝實三年己丑七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九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塋于揚州縣善應鄉顏村青龍岡

之原從治命也母黃氏再適游氏封同安縣太君公欲便親闈故卜居高郵盡斥先世資產與諸弟而俸餘稍稍買田築室為伏臘計多病早哀常欲謝事自屏物外恐傷慈懷故不果公天資夷曠貌如其心平居恂恂似不能言一旦坐官府胥吏紛紛持牒互進公各使盡其意徐以片言折之群吏帖耳結舌不敢出息退而相語曰公神明也不可欺樂善急義重然諾薦士每先寒素不可干以私識慮精敏多人意所未到閑居七年未嘗以一字至公門兀兀自守泊如也妙洞心法於佛書無所不觀手錄要義皆成誦其

屏聲色黜滋味蓋篤信而然非以疆絕之也常有疾得
異方須鸚鵡公素不殺而屬物以衛生不忍為也故
藥久不就忽有鷲禽擊死者墮庭中公得而餌之疾
隨愈此殆神相非人力可致也公於刑書中悉詳盡
世之名知法者皆歎莫及而朝廷欲以刑官處之弗
居也於陰陽星曆之學皆精到而未嘗一言及之異
時嘗善天官曆火木二星及餘時刻多不合與姚舜
輔所撰曆互有疎密季官考理以前後有異秘書不能
決有旨命公校之其說遂定凡宮貴神壇位失次悉
釐正之皆因事而見蓋公以儒而學自將治有文而

以法家術數名世非其志也有奏議解經雜著文集
四十卷藏於家前娶劉氏追封貞定縣君今夫人劉
氏贈太中大夫處約之女孝謹冲淡克配君子封靖
安縣君男二人長曰鉅假將仕郎蚤卒次曰鎮脩職
郎今為沁州司兵曹事女一人適文林郎洪州司兵
曹事游撫靖國郊也當任子引舊比薦其弟誠有司
持元豐法不報後六年宗祀卒以誠為請今為奉議
郎知廬州慎縣事公既沒十有三季其弟誠始以游
公狀來請銘乃為之銘曰一德不回踐更三世不附
于時其節靡悔不殺之戒誠通于幽有隕其庭疾已

通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四
隨察刑名星曆詳盡精到法家著流非志所好公之
神明其德可欽百世不朽勒歌于珉

通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四
通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四

通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五

誌銘六

章端叔墓誌銘

公諱某字端叔姓章氏八世祖及為廉州刺史自南
康徙居建州之浦城其孫仲鈞仕王氏官至太傅仔
釗為泉州團練副使兄弟俱有功於閩故號仔釗為
小太傅仔鈞之後居西村仔釗之後居珠林自定分
為二族宋興幾二百年西族世有顯人珠林久不振
至景德中公之大王父始以進士中甲科而位秘書
丞公於熙寧三年繼登科而後珠林之族浸顯矣公

通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五
三十一

資穎悟方幼學已能屬文年十四即辭親求師友薄
游江淮間殆十年能自力卒以名聞於時初調撫州
臨川尉盜有劫行商殺人者吏以支辭莫其獄連逮
者以十數累日情不得公呼囚令環坐以事驗之俄
引三人出曰汝實為盜餘悉縱之使去三人者率伏
其辜無異辭其遇事巧發奇中類如此人莫能測也
就移壽州壽春令大臣有以公孟子義進者詔付秘
書省除應天宋國子監教授用舉者改著作佐郎官
制行換宣德即知越州山陰縣事山陰號繁劇訟牒
日紛至公處之裕如也巨猾陸璋輩竄易戶名以避

征役公閱籍具得其姦狀坐流配者數人老姦宿曉
屏跡聽命無敢復為欺者邑大治境內有海塘瀦水
溉民田歲久堙塞不治為旱患公鳩徒濬之仍為經
畫為久計民至今賴焉秩滿轉奉議郎監左藏北庫
哲宗即位轉承議郎通判宿州先是南京押綱侍禁史士
宗侵耗官米數百石及訟倉官交納不公獄久不決
朝廷以委公至即片言折之士宗雖坐流竄而自以
為不寃又兩遷為朝散郎縱丁親憂去喪久之除太
府寺丞轉朝請郎召對稱旨除府界提舉常平等事
鄆陵舊有雙泊河數溢為民害二縣以開濬為請公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
六
為親行堤上得舊河經始之意本欲殺惠民河水流而歸之蔡河稍加開濬則惠民之注流益悍而蔡河不足以吞納則為害滋甚不若增濬河外故道雙泊雖溢可恃以無患是歲河朔飢民流入畿甸者不可以數計公召而廩給之因以用其力故堤成民不告病而飢者得以全活公私之利益兩得之也上皇即位轉朝奉大夫未幾除知虔州為江西劇郡俗健訟公下車痛治妄訴者一人迄公去無或干政犯令者是時承平日久屢豐年天下諱言災傷無以民病告者公還朝首言淮甸歲凶宜加振恤大臣初雖不

悅而公誠意懇惻故卒從之翌日遣使大發倉廩而民賴以濟公之力也崇寧初黨論復興彘士膠口無敢竊議者公除即官得旨陞對抗言元祐臣僚削秩投荒皆緣國事陛下即位稍令內徙道路交慶今復刺名著籍禁錮其子孫恐非陛下本意臣竊惑焉上雖優容之然亦由是與時論不合矣會宰相魯公布得罪言者因以微文詆公從坐降一官罷尋知泰州遂掛冠退居吳門未幾上記其姓名特旨落致仕復知泰州之官數月即乞宮祠得提舉舒州靈仙觀崇寧五年六月八日以疾終于平江府之私第享年六

十二歲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吳縣長山鄉社墟道士塢之原公莊重簡默而接人以和氣行已蒞官一本於誠不表襮以自售其論天下事不苟不隨期於當理而已方元符末議役法請循元豐為便或疑其朋附及崇寧陞對抗言黨錮非是聞者駭汗乃知公之用心合天下至公無彼時此時之間公以是數忤權貴竟以不遇公仕於朝兄弟請別籍公盡以已所當得田業均之且立券與之約毋得輒典賣而其後兄弟之子有破其產者率賴此以為生公之標族為之長慮蓋如此公平生無女妓珍奇之好獨讀書萬卷增校精至手澤具在有文集二十卷孟子解彖十四卷魯祖故任秘書丞祖故不仕父故任通直郎贈朝奉大夫娶沈氏起居舍人諱季長之女也封宣人公襟度簡遠未嘗問生事然奮薦旅起家闔門千指有宅以屋有田日食夫人之力也其經理家事無巨細皆有節法豐而不侈儉而不陋正睦中外雍如也自政和以來四方無虞仕進者以攀附為榮而夫人每戒其子曰宣安素分遠權門盜賊且起無遠官以貶吾憂諸子仕者謹奉其戒卒無患聞者服其遠識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

四十一

七十有四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附葬于公之兆子
男八人平憲宣教即知杭州臨安縣事次師中早世
次懋迪功即池州七曹掾次愈迪功即福州士曹掾
次惠次憲次懋次懋皆業儒未仕女四人長適宣教
即知舒州宿松縣事孫寔次適朝散即直祕閣廣東
路提舉常平寺事王舜舉次適奉議即主管亳州州
道宮呂翊中孫男女二十二人建炎之初其子憲下
遠數舍詣昇陵踵吾門而告曰先君之卒二十有餘
年矣而無幽堂之銘其盛德中行恐遂泯沒無傳焉
敢以是請久之余未暇作也又遭厚夫人之喪復以

書抵余而請之益至余雖不及見公而公之子憲悲
從余游義不得辭也乃為銘使歸而揭諸墓上銘曰
奮身羈竊砥節不移遵義而行不為不隨黨籍之興
公獨有言為人不能展也直賢銘以昭之庶永其傳

忠毅向公墓誌銘

某年月日虜騎襲陳余時在行朝得報謂同列曰陳
守向公必死矣為之廢寢食者累日未幾計至人或
問曰方今雄藩巨鎮擁重兵棄城而遁者踵交於道
陳無高城深池以為阻固以千百倍羸之卒當狂虜
屢勝之兵雖庸人知其不敵矣避其鋒而去宜無不

可者何自而知其必死也。余曰：公之忠貫白日，非死生禍福能易其操者，其素行然也。余以是知之，聞者莫不欽嘆。其孤將以其年月日塋公於某所，其原以通判潼州府朱震之狀來請銘。余告之曰：公之仗節死義，有諫臣之章，議行易名，有太常之誅，褒贈之典布在天下，其勲烈不待余言而傳也。然公自筮仕以來，所至皆有風績，可書世人，或未知之也。亦不可湮沒而無傳，乃敘而銘之。公諱子韶，字和知，故相文簡公之曾孫。欽聖憲肅皇太后之再校姪也。世為開封人。曾祖諱某，故任國子博士，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

尉。曾祖妣李氏封太夫人。祖諱某，故任西京左藏庫副使。祖妣王氏封太原縣君。考諱某，故任太中大夫。致仕，贈通奉大夫。妣夏侯氏封碩人。公生而有異稟，不妄嬉戲，莊重如成人。比志學，即游賢，閑清約如寒士人，不知其為相門后族之子姪也。其強學自勵，至焚膏繼晷，不少懈。同舍相與語曰：君子之於學也，息焉而後能安，其學君何自苦如是？公愀然對曰：家門衰替，敢不彊勉而自惰乎？如永嘉劉安期、華普、伊川先生之門人，有識致訝其語，因問之曰：公家富貴，聞天下二郡王日奉朝請，仕于中外，以材望顯者甚衆。

何謂家門衰替也公曰先丞相事業寂寥父矣安節
壯其言引為忘年交元符二年與國學薦欽聖聞之
喜甚補假承奉郎三年擢進士第唱名集英殿欽聖
登紫雲樓密令宦者引公至樓下視之翌日賜賚有
加注保州司法叅軍有旨改承事郎皆特恩也差監
在京炭場會有族人除太府卿以親嫌罷改授簽書
荆南府節度判官廳公事是時公方冠初未更事而
練達政体如素官者知荆南馬城踞其才府事多賴
之城去董必代公嘗具袍笏而必以短帽束帶見之
必為人簡嚴屬吏無敢忤其意者公移書責之不少

秩滿知蘓州吳江縣蘇人私鑄苗錢流布一踞
邑聽民自便郡守足之公獨以為不可為書極言其
害下令禁切之一縣無收犯者中司論其事詔置獄
繩故縱之吏諸邑皆曰太守之命也吳江令嘗力爭
以為不可書具在公聞制使來自謂理須被逮即具
舟束裝以俟吏及門即行初太守意公以抗論不從
為幼比公至卒無一言及太守者守其德之而後信
其為仁人君子也獄成自太守而下皆貶秩公獨賞
一官其後太守孫公傑召諸邑會議欲一大保置
鼓樓保丁五人以備巡警盜發則鳴鼓以相聞公曰

一大保二十五家而已如吳江外鎮有合境不過五里者無慮數百家若二十五家置一樓則不可勝計矣又以數十人持挺更巡則其間不無彊悍不逞者適相侵陵則鬪爭自茲始矣不可為也郡守意欲必行之不從公持之益堅逾月不能決同列厭苦之謂公曰不若稟令而歸到縣則措置在我矣公曰不可稟令歸而不行則有司得以慢令罪我矣久之卒如公議大觀二年除開封府右曹參軍明年轉朝散大夫李彪欲言蔡京擅權誤國書草具未上有告其事者丞相何公取旨下彪開封獄有司謂彪謗訕大臣

黜之重典公方初來力爭之李孝壽尹開封依違不斷丞相張公用公議薄彪罪已而京復相御史論彪獄不當乃流彪海島李孝壽已死追所贈五官更追三官公時已去職監在京進奏院追三官停任四年叙朝散即監保州鹽酒稅五年以建儲赦復朝散大夫提點信州太霞宮未幾除知虢州不就六年差主管西京外宗室財用外宗室之法未出仕者計口給食至是有養子以增數者公與同官高大中論曰財用不足患之細也蓄養他人子則本支亂矣公乃建議為之措畫以去其弊宗室財用以黃河退灘地淮

浙園田及常平贖學所不取者充案牘隔遠吏緣為
姦隱滿不可勝計公手自翻閱盡得其情量入為出
無匱乏之患判外宗正趙仕陳常患不及公笑而不
答他日出其大數沛然有餘士陳服其明焉七年移
管南京外宗室財用俄復還舊任宣和元年除知虔
州又除知建昌軍未赴除夔州路轉運判管朝廷議
罷新開邊郡公條陳利害請罷漆播思珍四州反其
縣同官謂珍不可奪公爭之不能得乃罷三州而珍
州至今以為不便之瀘南帥劉亞夫復用夷冉萬
要議請開溪州路七日抵瀘戎置一州二縣

發潼川府及夔州兩路兵輸錢糧辟官屬瀘南遣
南騎兵至涪州貢錢絹甚急公率同官王蕃論奏其
事蕃意難之公曰若有疑某自具奏蕃乃同上疏曰
頃年龐寅孫守夔創開邊隙且八時欲建溪州冉萬要
曰險阻溪僻不可為郡縣今重而重與冉蠻老以仇怨
相攻乃更建議開路且緣之所經者十有一族而七
族被誘四族不出四族者蠻老在其中又有蠻由冊
一族以人為糧彼萬要意在劫仇假官軍以殺蠻老
耳且自昔夷人納土請置州郡必先通路創屋以俟
王人官司遣人相視然後調兵儲糧經理其地今請

吏者未集山谿未通遽遣王師深入不測是委肉於
餓虎之蹊也事大不便奏方上而大役已興矣郡邑
騷動蕭然煩費人心震恐識者危之公又為書上二
府申御史臺極陳開邊微置州縣以蠻夷弊中國之
害爭論甚力俄得可報亞夫以官其役遂罷廢踞廉
訪使者曹東請築瞿唐關乃在夔州故基也山嶺越
溪谷樓櫓城壁費甚廣請置兵三千屯守公申尚書
省曰世亂則守險世治則去險而居平陸守險者所
以固強圉居平陸者所以杜囂覲故前代割據夔州
附瞿唐關本朝削平僭亂丁卯薛顛乃移夔居魚腹
以就平土今無故勞民費財而起戰爭又屯兵于外
太阿倒持若一夫閉關奮臂則夔州無兵可抗非久
長之利東怒欲以他事中公竟不能而瞿唐關止因
其舊而增葺之卒如公議六年使還入對延和殿首
薦寒士上皇頷之曰進賢受上賞當路阻格之不報
除知蔡州下車去貪暴屏巨猾寬逋負舉下吏可任
以事者然後興學校延見儒士有縣令徂舊例獻遺
利以入公帑公判其狀付州學養士前守計份議開
小河泄積水功大不能就公論其非於部使者曰小
河淺狹不足容諸水之入徒費財力有害而無利乃

罷其役八年主管亳州明道宮除知徐州靖康元年
近臣薦公材堪出使除京東轉運副使戶部尚書聶
昌以國用不足諷諸路進羨餘知密州郭奉世與昌
有舊進萬緡昌薦諸朝請賞之以勸天下公劾奉世
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使密有餘財當具數
聞部使者通融計會資兵吏之費安可不恤大計不
顧他州進通用之財微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
姦而主計近臣首開聚歛之端浸不可長士論歸之
於是有旨下京東治其事會昌入副西樞故事不竟
奉世罰金而已山東又苦李彥暴虐朝廷初罷梁山
滌稅燕山夫錢黜興利之臣民凋瘵未復盜賊相扇
野聚公條具民間利病十餘事上之丁通奉憂解官
與諸弟居濰寧府會蔡州缺守州人邀使者馬首願
得公三年使者上其事而蔡已除新守矣乃起復就
除知濰寧府公三拜章乞終喪不許公視事六月虜
兵至陳公率諸弟城守勵戰士開諭百姓曰汝等墳
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以死守之虜晝夜攻城
公親擐甲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東京留守司乞
援兵未至虜益其衆城陷公猶率衆巷戰力屈被執
虜坐城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按令屈膝公植力不

動手罵之遂見害時年五十實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也有陳揆默記其處公第中奉大夫新知唐州事子
棄朝請即子衮迪功即子某皆見害家已破散揆入
其府取公誥勅藏之季子鴻六歲乳母抱去遇虜奪
其母棄兒井中有出之者虜又擊之一夕復活他日
過復抱藏民家後公子沈奔喪乃得公道骸并誥勅
及鴻以歸後二年子率守儀真遣人至淮寧訪尋得
公季女於民家時年十一娶夏氏封令人先公歿
年卒男十人女五人讓將仕郎混洵及三女早亡護
將仕郎溥通仕郎涖溥瀚及洛汝為虜騎所掠未知

所在沈登仕郎鴻以褒典補將仕郎孫女一人諫官
上疏曰臣伏聞去冬夷人入寇諸路守臣或望風馳
遁慄然以忠義自奮誓以死守者陳州之向子韶是
也至城陷猶率衆巷戰與介冑之士同斃于兵革之
下行道之人稱頌咨嗟忠義之士憤發激昂願下明
詔褒子韶忠義之節優加爵秩以旌顯之搜求其後
而錫賚之天下聞風孰不踴躍奮厲為陛下盡死節
乎五月二十七日有旨贈三官四資本宗有服親將
仕郎時秀州兵亂害武功郎江東西路經制司書寫
機宜文字辛安宗有旨贈五官與六資恩澤諫官再

上疏曰今戎事未息一賞之行萬眾觀聽朝廷出於無心而見聞者妄意輕重又向邇來守土之臣望風奔避者不可一二數如子韶戒陷猶能身率餘兵巷戰致死誠可載之信史無愧古人以勵臣節一時恩贈所宜特厚豈當更居安宗之下於是詔增二資恩澤特贈通議大夫久之有言用兵以來仗節死義者甚少朝廷所以風勸之有未至也望明詔禮官凡臨難不屈死節昭著者特賜之謚使得垂名不朽亦風勵節義之一端也太常以公名聞有旨賜謚忠毅聞者聳然以為効忠義之勸公為人端慤夷易不事

暴一言之出洞見心膂通奉公薦於惇族公承其志率諸弟分俸以均給本房之未仕及待闕者遠方珍異必以時至通奉有疾衣不解帶與人交主於忠信不為浮文未禮以接眾人耳目書尺不過一幅語嚴而意盡所至必與劄子長者之游暇則觀書門無襍賓與人議論匪一然必反復曲折歸於至當發為辭章典雅溫厚有唐詞人之風自始仕由幕職至縣令退為筦庫進而厥刺史二千石一以誠意為主不以色辭假人故居官可紀去必見思至其蹈大難臨大節而不可奪非苟然者蓋其胸中素定也高才遠識

未究其用而遽至此嗚呼命矣夫銘曰虜人侵疆橫
流稽天取羨含生維公則然秉節不渝幾至覆宗昊
天不聞惟此鞠凶季子之幼亡而復存神實相之將
大其門褒贈之榮永光窀穸忠毅之名千古無斁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五
督州公家其子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六

誌銘七

周憲之墓誌銘

公諱某字憲之姓周氏其先本周苗裔平王東遷次
子烈封汝墳秦滅周以汝墳為郟子孫因家焉至十
八世孫仁為漢太中大夫徙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自漢歷唐世有顯人其後縣遠族眾散適他郡有居
處之遂昌者公之遠祖避唐亂自遂昌徙之浦城故
今為浦城人王審知據閩其三世孫璉仕王氏為銀
青光祿大夫即公之七世祖也生彥卿為王氏先鋒

將彥卿生文之當閩城入南唐官至殿中丞文之生
隆隆生衡即公之曾祖也娶黃氏楊氏生某即公之
祖也累舉進士以文學教授鄉里祖妣李氏用猶子
禮部侍郎常陳乞推封所生特封昌元縣太君自高
祖而下雖隱德不仕而皆以儒學行義稱于鄉邦父
諱某仕至宣德即知廣德軍廣德縣事卒于官以公
貴累贈通議大夫前母李氏繼母郭氏俱贈碩人通
議公以進士起家事親以孝聞屢為縣令公正豈第
多陰德有識之士知其慶必在後也公生而相貌異
常通議公嘗撫之曰大吾門者必此兒也自為兒童
卓犖不群長益明敏年十四作進士詞賦已有可觀
乘間更習他文不專為科目計年十七補太學生預
廣文薦會改科用經術後進競尚浮華綴緝公獨不
追時好必以古文為法時張公廷堅為博士少許可
公贄書見之張展讀大驚曰子妙年之詞若此古人
不難到也公之叔父侍郎一日覽公所著唐贄論持
以賀通議公曰此已遠過於某某為名公所推重如
此紹聖四年登進士第授將仕郎越州諸暨縣尉丁
通議憂哀毀骨立通議公仕宦二十餘季以廉潔稱
捐館之日家惟四壁公扶護歸平江竭力襄大事安

貧守分人無間言服除授青州益都縣主簿到官之
初外邑訐水災州檄公檢視通守者吝於稅且少公
輒大言曰若多放一粒租稅即當奏劾公正色言惟
知盡公而已奚卹其他既而躬行田疇所傷禾稼果
可驗訐者不誣公悉准汰蠲放之通守雖極怒然無
如公何也秩滿用薦者陞從事郎知婺州金華縣丞
丁母憂服除授泗州錄事參軍鄧帥李夔改辟公知
浙川縣事前政以軟懦去官公事或經歲不決公到
迎刃而解舊事決遣無留凡斷獄片言得其情偽人
人心服老猾吏屏息聽命邑以大治士民稱頌以
為前後所無也州以公帑不足委五邑賣醋實皆抑
勒所得息以十之二噉縣實諸邑既爭奉州且利二
分至有月輸六七百緡者必以縣陋民貧度不能盡
免所輸才一二而已以其所得二分均之僚佐未嘗
受一錢京西漕專領修洛陽大內坑冶使者創行鑄
新鉄錢科兩砮市彩色鐵炭之屬民不堪命州下諸
邑均出所科公言邑有大小難以一槩力爭之鄧帥
許公光凝之前引春秋平丘之會子產爭承以謂鄭
伯男也而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由是更以諸縣
戶口物力差次之浙川遂減過半許公先以文學易

公至是益加欽嘆以為有古循吏風也初公在任才
一考士民競於諸司投牒願留再任而諸司應照列
薦守令仍公為首及公得代而歸百姓攀戀號泣渡
道絕梁累日不得行乃相率畫公像於浮圖舍歲時
祠之焉用薦者改宣教即授亳州司儀曹事磨勘轉
奉議郎政和七年許公召還薦公于朝除武學博士
幾歲擢監察御史宣和二年有上封事告淮南連歲
荒旱飢民相食常平使者顧彥成坐視不救上大怒
詔公察訪函行賑濟公登對陳八事一乞依法放免
租稅二乞諸司錢斛並許支用三乞州縣倚閣催糶

開積欠四乞常平司錢斛已椿發未行者並截留五
豪戶有願出粟濟飢民者許保奏推賞六所在官山
林塘泊暫弛其禁聽飢民採食七鄰族般販米斛入
本路者免收沿路力勝庶得商旅輻輳又小民有無
業可歸願充軍伍者委漕司多方招刺以消攘奪之
患上皇一一開允仍命行訖及奏疏降中書執政頗
難之陳所八事從其四而已公行人或謂公曰上慈
仁博施固無不可然執政不肯盡用公疏其意可見
矣况淮南監司郡守皆出權倖之門凡財用又多供
應御前為名公其慎之公曰吾受命訪察若趣時顧

避則兩路生靈實吾殺之也借使獲罪豈敢愛一御史而輕億萬之命哉即檄監司州縣問百姓疾苦悉推行所以賑濟者宿守吳壽寧聞公將至令諸門毋納飢民遂至城外疆屍縱橫悉差公吏穴地藏之乃申以無飢民無可抄錄真守蘇之悌夜遣兵杖逼飢民載之江中洲上悉皆致死二守皆宦官腹心專以進奉花石珍禽為務旁連漕使孫點雄視江淮間莫敢誰何公竝劾之由是官吏風靡兩路所養飢民流移僅三十萬賑給闕食八一十七萬有奇振糶借貸穀三十餘萬勸誘人戶出糶及借貸七十萬有奇計

其所全活不知其幾萬也前所劾二守既以罪去造為飛語以動朝廷遂有旨促公疾速赴闕更不賑濟公既忤宦官之意使還請對閣門百端沮抑公即上章丐外補除權知常州會常州係高麗使經由郡守臣例賜對上因問淮南事公從容陳之聖心感悟留不行除尚書比部員外郎遷右司員外郎假太常少卿接伴大遼賀正旦使磨勘轉承議郎時遼使耶律懷義留嗣卿皆猾虜也公一見即開懷待之然與之言未嘗少假借舊例國信私覲皆售偽濫物以其價廉吏請循例公不許其所酬酢物不較其直物皆精

好虜甚悅服及對上喜見于色褒賞再三且諭公將
來送伴如有合理會事可一一憑內侍奏來公聞而
遲疑上即曰卿識御文誥否公徐奏云臣起自疎賤
於今內臣中無有半面之交者上嗟嘆良久翌日加
賜茶錦宮花等蓋特恩也使還差殿試初考官進士
對策間有言極切直者有例欲指為謗訕取旨公云
今盜起東南正是國家開言路之時豈可吾儕先加
以此名遂改謗訕二字為涉異奏之已而降旨皆取
于前列宰相王黼建應奉司公知黼不可盡言姑欲
以利害警之造黼問焉黼云此以中官領供應者不

一凡物既不可考覈而搔擾已倍多故總以一司公
曰相公念應奉無節不嫌以論道之任一領有司意
則美矣第恐外庭既行之北司仍復干預則用度將
愈無筭而搔擾又倍前日是使中官得以為辭而相
公獨受其弊也黼變色曰理或如此然掌九式九貢
正周官冢宰之職由是不悅公磨勘轉朝奉即是冬
復假大常少卿充賀大遼正旦國信使虜人聞公名
頗畏服待之禮有加焉公還覩河朔軍政不脩將士
驕慢因使畢賜對上䟽論之言兵可百世不用不可
一日弛備兵當畜銳以待敵不當玩敵而自怠上極

嘉納以公奉使稱職賜五品服擢侍御史磨勘轉朝散即先是王黼探公察訪淮南之譽俾為都司意欲援之從班其後以公議論不附已又難其應奉事屢奏出公為河朔漕使惟天子察公忠直故任以言責時患法制委靡士風奔競公上章乞正紀綱崇名節又奏國朝技術雜流命官皆從本色遷轉有正法比來寅緣幸會或有至正任橫行者名器不重莫比之甚宜詔有司一遵舊制又奏都水監修立大河堤岸置文武官以催促功料為名凡一百二十餘員類皆權貴親舊受牒家居即日降旨悉罷之徽猷閣直學士應安道自宮祠起知宣州公言安道昨知平江府日贓汙罪惡暴著不可為民師帥其命遂寢公每對語必款盡既退上常目送之累欲擢公諫議大夫皆為王黼所梗四年冬金國遣泛使來上以公前使遼稱職欲俾館伴復以為言黼云館伴見宰執議事不可領諫職更除顯謨閣待制充館伴副使賜三品服又差報聘充國信使先是政和間遣歸朝官趙良嗣由海道使金國約共起兵夾攻大遼許其歲賂銀絹以燕雲地來歸至是金人已盡併契丹故地又西破雲中而宣撫使童貫蔡攸出師統至瀘溝百萬之衆

望風奔潰金人遂據燕城志愈驕悍須索無厭上既怒貫攸且疑良嗣故特命公良嗣見公專使懼察其姦力請偕往乃改差公充副使仍賜金帶公到虜營見其酋長諸貴人議事虜恃疆背約曰燕山一道全用大金兵力取到除却平灤等三洲每歲自出租稅六百萬緡若南宋於歲賂外更增得此數乃可商量公言本朝與貴國元約云何今何故輒生此議况重賦暴斂乃契丹亡國之法何足稽也某受命而來除許贈二十萬銀絹之外一疋一兩不敢輒專虜大怒曰此事上面商量以定使人乃如此爭不知待望歸也無公答曰某持節出疆以死報國分也若失辭而歸將何面目以見主上虜拂袖而起遂遣介胃者數十起坐隨公凡十有三日聲言拘留實欲脇公俾許所欲公愈不為之屈談笑如常時與同行圍碁為樂虜日遣親信數輩覘公知其終不可奪因改館遣其酋領來見公譏之曰貴國用兵以來雖號百戰百勝然今深入燕地西有天祚北有四軍東有張覺而本朝大兵又在其南盍思早為定計今行人見留大事未成以某觀之恐非萬全也虜無以應但憑公再請于朝廷公回至雄州童貫蔡攸懼公見上發其誕謗

堅留公惟令馳驛具奏取朝廷指揮而已公因上疏
歷言金國驕悍貪詐前後背違元約之事本朝初用
謀臣言輕與通使實未為得計但累年聘問理難一
旦拒絕今請求無厭傲狠自大釁端漸起必不能久
保歡好且詔大臣深講所以禦戎之策仍勅邊將訓
兵積粟先為隄備庶幾緩急不失支吾於是大忤宰
相王黼之意既而承朝廷指揮前議增二十萬銀絹
更不施行今別以中國所出物計直百萬緡為賂報
聘禮成與其使揚璞撒母等同至進徽猷閣直學士
復差館伴撒母好為大言一日出語尤不遜曰若此
事不了於南宋不便也公正色曰使者勿謂本朝昨
瀘溝小失利遂有輕中原心堂堂大國若遇倉猝忠
臣義士不為無人時同館伴盧益恐言太過目公乃
止又與公論國書內何不便稱大金皇帝尊號及將
雲中別作一事目欲俾公奏改之公曰國書出自聖
訓裁定一字不可移易撒母云如此則將去不得公
答以本朝今遣使報聘此自是本朝使副將去何預
爾事也當公與虜爭聲聞館外上知之屢降宸翰於
王黼言周其氣直何不再令報聘黼多端沮抑遂差
盧益充國信使上以公克送伴公送虜使至燕山當

賜御筵揚堞謂燕地是大金取得將與貴朝少問皇
帝公答云兩朝共取燕地貴國依元約以地未歸却
受了本朝歲餉今地已屬本朝御筵又是本朝所賜
豈有先北向拜之理璞云如此則御筵也赴不得公
責之曰聖上優禮使人不遠二千里遣使錫宴豈可
因謙事待不赴如此行事於義理上全無一分容得
反覆折難十次公知其真頑莫回但移文照會而已
自朝廷與金人結約之後虜勢日彊肆為驕蹇前此
漢使例皆莫敢與之校獨公毅然不顧語言未嘗小
假借非理之求一切不從虜知無以加之徃徃辭窮

而退使還除尚書刑部王黼既不喜公又見雄州之
疏明其失計故當國信結局同僚並轉三官進職三
等而公止遷直學士而已上素知公孤立無朋每加
任用在刑部供職纔九日擢御史中丞特封文安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初對上宣諭曰比來言官多攜
撥瑣屑卿朕所選用官為中司當存朝廷事體公見
宣和間朝政極弊邊隙已開知國家久已失計但欲
善後而已首章舉臯陶戒舜屢省乃成大槩謂有虞
之時治功至矣而贊襄之臣尚以是為戒蓋恃其成
而不加省則其成不能保遂至貽患有不可勝言者

上皇悟其旨因稱公雄州所上疏公奏曰今無如之何惟當脩政事以待之耳上深然之諭公曰觀女貞所為不如契丹遠甚前此趙良嗣只與朕言此虜有威有信可以永遠為援賴為差得卿去不爾朕無緣得知也公因上疏論瀘溝致敗之由皆童貫蔡攸不能節制諸軍而屬官李宗振統制王稟其罪為大李宗振本曹州一胥吏也致位承宣使為貫腹心貨賂公行由是賞罰不明將士解體王稟初無武畧惟善附會瀘溝之後其軍實先退乞將二人重加竄責童凡三上方施行童貫歸自河朔姦妄盡露上務欲保全之俾以公師致仕貫乃怙權不捨復用太師除豫國公遍檄陝西河東經略司告諭蕃官首領若所在官司搔擾令申貫審復聞奏公上疏論云貫名為致仕乃預軍旅邊務其害政侵官莫此為甚乞令凡事不得干預上即以公疏劄示貫執政以簡貴自居凡國忌行香率多託疾不赴公奏謂大臣如此何以表率百僚宜嚴立法繩之詳定勅令官舊以二員為額後乃增至七員學士待制領在京官觀者至有三十餘員公奏謂局事不加多而領官數倍前日有職事侍從官總二十九員今不任事者其數乃過之甚失

所輕重宜加裁定又疏國家馭軍之法至為嚴密承平不試卒情而驕比陽武縣卒憤坐倉價錢不如所欲乃敢群擊縣丞楊慶諒向使慶諒殞于非命彼知罪大無所容則其為患甚矣願詔爪牙之臣講明軍法而振起之往者雖不復加誅而來者必可使無犯此上皆行之觀文殿大學士林摠掎克其使臣立大成令陪過錢萬二千餘緡致家計破蕩無力供應則又追捕其家屬繫獄公奏摠身為國執政大臣而乃貪汙害物如此乞委鄰路監司盡公根治摠坐是降秩二等宦官李某之子雍奏乞與某析居某遂奏

雍認姓公謂雍之悖德亂常其罪固不容誅而其為近臣聞其子安有奏陳不能頓首謝乃敢肆為忿戾上瀆君父故某亦降秩時權要親故官于外者秩將滿多經營再任致使孤寒之士擬官至于三四有未霑寸祿者公云公朝仕進之路豈可使不均如此宜一切杜絕之新法茶鹽初行凡獲私販論賞甚重而部使者又起請州縣推勘盡公者許保明推賞朝廷從其請公言自古豈有決獄而多賞格者此法若行則希進之徒歆慕榮寵馴致深刻甚非所以示天下忠厚之意奏罷之楊洪二州關帥朝廷起孟揆應安

道為之公疏言揆昨任吏部侍郎與鄧之綱有私隙至詐傳命令諷張樸言之坐此貶置安道昨知平江府政以賄成公納貨賂嘗為臣僚論列究觀二人固非忠實靖共廉良愷悌者豈可驟當方面之重皆罷領官祠宦官李環之子純雅詐為御書寅緣敗露詔開封府獄根治公奏若天府研究純雅等罪狀明白固當正典刑然環為之父恬不覺察奚可逃責鄜延帥薛嗣昌輒執奏所辟司錄士曹特免河北京東漕司輒差贓罪失官之人俾權親民職事昌樂等縣起免夫錢遠元降指揮恣為侵漁湖北促點刑獄減時中在任姦賊狼籍前知泗洲汪希旦以失奉行常平事抵罪後乃擢為常平使者都水監丞賈鎮嘗為益昌齡小吏後乃擢任主客員外郎公悉論列之如此類甚多上方信用公故言無不從磨勘轉朝請郎差殿試詳定官除無侍讀公正色立朝其所彈繫皆將相權倖或其親密雖宸眷益厚而怨仇多矣乃上疏乞出降詔不允繼因登對面請上曰朕自用卿為耳目之官得聞所未聞豈可輕去朝廷非久當別有委任會上復起童貫宣撫三路賈德襄碩避出不遜語上再三敦諭乃曰臣昔平燕之時惟不能深取信于

陛下致使周某乘間攻臣今若周某仍任言路臣終不能成功上不得已罷公御史中丞以本官提舉亳州明道宮其制詞云至使功罪不白是非無所辨謂公昔言貫不當也蓋貫總戎一十餘年前後臺諫未嘗敢一言及之獨公上疏廷論故貫之怨公深入骨髓日夜與其黨百端為計苟可以害公者不遺餘力適當再用故要上以逐公馬遇赦復右文殿修撰貫聞之愈不平必欲致公於死地於是親疏誣公昔使虜時與趙良嗣結為死黨及為中司無一言及之上雖深知公然重違貫意復落公職降授宣毅郎黃州

居住公聞命即日就道凡在黃州三年日以詩酒自適無漂泊流寓之嘆淵聖宣皇帝登極復朝請即覃恩轉朝奉大夫今上即位首召還公已而除吏部侍郎諫官鄧肅以新進不知前朝事實率爾論公以謂嘗建代燕之謀乞誅殛以謝天下賴上睿明灼見本未又知公嘗諫上皇飭邊備故肅之章留不降公至南京賜對上疏勸上以固結人心為本又言自古輕奉妄動未有不貽悔者當艱難之際尤宜慎之上深以為然因諭公曰卿宿德重望當即輔朕且宜頻對又宣取公雄州之疏翌日徧示大臣曰周某所言甚

有理也大駕南幸公扈從至揚州時選人赴行在磨
勘者部吏以文字不圓備百端沮難公建明權宜措
置舉狀不到部者依舊例用奏檢照牒其投下文字
茲當日上簿若有諸般違礙在上簿日後者並依放
散舉主法及今後監司郡守舉官並此上印紙自是
必寒改官不洩留滯而亦無敢偽冒者中外依五月
一日赦舉文武材略出倫幾數百員而遷謫之人刑
部亦節次檢舉朝廷例皆不行公奏言感人心者必
示大信豈可使德音既下而實惠未周乎宜詔大臣
亟以勅令從事擢刑部尚書兼侍讀遷吏部尚書曰

覃恩轉朝散大夫是時上初蒞祚銳意講學公首在
經筵獻納居多凡至安危治亂之機必旁搜遠紹極
其規諫時胡寇稍息而朝廷上下偷安朝夕公請對
引孟子之言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
畏之今不乘時為無窮之計將何以善其後願陛下
深詔二府大臣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於今者宜
何先人才如何而可得民力如何而可紓國用如何
而可足將師如何而可選兵勢如何而可疆盜賊如
何而可殄奔竊如何而可息深謀熟講果斷而力行
之母以細務妨日力毋尚因循度歲月庶幾日積月

累以成中興之功又疏今宿將之在者無幾而後來以武畧稱者未見其人乞詔武臣知州軍務分以上各官本可以將兵者召赴朝廷量才授職若有小警付以一隊之衆觀其臨敵果能立功則與舉者同加褒賞如其敗衄責罰亦如之疏奏皆降付中書會臣僚上言三省舊未合併為一文書簡徑事無留滯詔侍從臺諫集議公謂方今夷狄尚熾盜賊未靖軍防上政所宜討究者甚多何暇倍費日力請求併省條例且門下中書未可併而為一其利害固自明白至若尚書省六部自更新制其格目皆與往時不同今若

驟復其舊則命官置吏別案分窠條畫纖微其類不一無舊吏類多辭職新吏懵不曉事倅然改更深恐紛擾愈失其緒言者不過欲吏無冗員省無滯事耳神宗皇帝分建三省之初人吏員額皆有常數文書行移各有日限比年以來吏多額外而行移者多違日限故中外以為病今若依官制元立吏額及行遣日限則無冗員滯事而得併省之實効矣公前後為銓曹長貳究心吏治多所建明時士大夫出身告勅或遭兵火毀失而行在案籍又不全凡參選注擬者胥吏詰難動涉歲月公奏乞召官委保上簿先次施

行續具勘當又奏前朝得罪黨人既依赦復官所有合得恩數宜行給還公自南京賜對上即有柄用之意比兩府虛位而公在病告上亟欲用公屢從大臣詢公動止及勅知閣門事韓恕曰如周某下參假傍子可先期奏聞虐心倚佇如此而公已不渡趨朝矣公初謁告且滿一月念銓選劇部不可曠職上章乞罷詔不允更二旬再申前請上謂大臣曰當今人才如周某者未見其比雖病固當留乃降旨賜寬假將理而公求去益堅復上章詞極迫切上仍欲畱公樞臣郭三益為公開陳乃除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公既遂所請即欲歸吳中已而疾亟上章乞謝事轉朝請大夫致仕遂薨于揚州官舍實建炎二年八月十六日也享年五十有三天子聞之震悼對宰執大臣傷痛不已特贈大中大夫與所得恩澤公未薨二日前飲食起居無異平日一日悉召諸子告之曰吾素寡病今病至此殆不復起自念平生行已蒞官無甚可愧今官為常伯終于牖下尚何求哉吾歿棺斂皆當從儉百日之內即營窆汝等各勉名節視吾平時所為則吾無憾矣諸子悲不自勝勉公以寬抱公笑曰吾豈畏死者至疾革神氣不亂聞家人

哭泣則正色目之曰慷慨之士豈當如此公為人剛毅端慤粹雅疎通而識量過人喜怒不形于色怡然有常不為事物遷動平生無偽飾其語言行事一出於誠其所施設宏大高遠外視雖如甚略詳觀其中則細故小物莫不悉備當時制詞稱之曰德本天成渾然不見圭角行惟言稱考之皆有宮庭又曰險夷百為信厚一節公謙不以為過也是以屢當國家委任言責之重使不測之虜謀畫注措沛然有餘任官守節槩未嘗屈已以徇人不為權利所奪宦官梁師成以待士傾一時慕公名德數願結交公確然不納梁之志愈堅而公愈不回梁雖甚銜之然迫於公議亦不敢加害也鄭詳以公與其表兄焦公衍同僚數憑焦以致委曲公亦謝絕之手生喜薦士得人為多其與人無怨惡雖有仇怨不務報復公為童貫蔡攸所擠謫居黃州及攸敗妻子過黃中途失船適公有一大舟其子欲求而不敢言公聞即輟以與之自初仕至終不營產業當公為御史時被旨詣西京點檢諸陵家留京師戒獲不戒于火生生之具一藝而盡既歸視之畧不介意妻亦不與人交利雖親故饋遺亦却之至上有賜予亦庶於所受其使金國也上遣

中使黃珣賜黃金二百兩公殿門外珣奏辭之上
知公特從其請後累差館伴例有支賜銀絹公又以
連併受賜為辭降旨不許乃止公平居雖初寒盛夏
對僮僕亦無怠容待物樂易不為表襮重然諾敦篤
契舊雖貴顯每見故交握手道舊如平昔其官州縣
時舉將後多尚在庶僚公過之必執門生之禮每賓
客進與之抗聲極談簡直明辨見者莫不愛服居處
簡儉無所嗜好獨喜觀書史日夜不倦病甚猶手不
釋卷於經術務究大旨雅嫌近代僻儒鑿空臆說至
於諸子百家之書莫不談洽而疆記每語及一事輒

誦數百言常病春秋左氏傳叙事隔涉年月學者不
得其統於是創新銓次其事各列于諸國俾易覽焉
公以文學名于世餘暇留心翰墨得殿陽率更筆法
所著春秋右傳編類三十卷史贊論五卷武學講義
二卷奏議十卷經筵講義四卷斐然集二十卷丹川
集七卷寧一堂雜藁十卷齊安集五卷其遺逸不錄
者尚數百篇別為編集而未及成公初娶楊氏朝奉
即致仕訓之女早亡繼室張氏朝散大夫元衡之女
前公十年卒俱贈淑人六男長曰某舉進士早卒次
某通仕即次某次某並承務即次某通仕即次某未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六
仕女一人適迪功郎韓愿曾孫男二人曰可大彌大
孫女一人先是公二年前卜地於平江府吳縣太平
鄉楞伽山妣淑人墳之右穿為壽藏張淑人同墳至
是某等以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壬寅奉公之
喪而葬焉承先志也昔公任中司嘗舉余為代是為
知余者及在維揚同省又同侍經筵故知公為詳今
其孤不遠千里狀其行請銘於余余何可辭乃擬其
大槩而為之銘銘曰在昔有言遠德惟三於斯三者
公實無慙黠虜驕悍萌芽水熾公策其終宜飭邊備
先事而圖惟公之知淮南雖饑帝聞其神命公出使
往撫其民飢羸老稚數十萬人賴以全活惟公之仁
闕寺之梟貫為擅寵厲皆是生實微且虺惟其兇燄
衆慄而奉仇然廷擊惟公之勇雄州之言國之著龜
遠而莫後其悔何追上聖嗣服惟公是思擢長天官
天子是毗方航而濟喪其楫維施而未光為世所悲
德必有後天固可推琢石幽宮莫有愧辭後歆考者
視此銘詩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六

後學揭鴻督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六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六

賦此論稿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六
賦此論稿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六
賦此論稿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六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六

銘表碣八

張安時墓誌銘

公諱某字安時姓張氏高祖照仕南唐攝汀州幕官
遭亂退居沙縣故今為南劍州沙縣人曾祖某祖某
不仕父某以公貴累贈正奉大夫母鄧氏贈碩人公
自少力學有文甫冠中熙寧九年進士第調興化司
戶叅軍福州閩縣主簿改江州錄事叅軍監湖州新
市鎮開封府東明縣酒稅務試學官中選除建州教
授未赴改宣德即知德州德平鎮上皇嗣位賜緋衣

銀魚召赴闕除宗子博士通判無為軍除太常博士
賜對稱旨除監察御史遷工部員外郎逾年出知興
化軍還朝除知信陽軍入為兵部郎中以郊祀恩賜
三品服知廣濟軍初為御史會四郊齋宮以內侍董
其役畿邑騷然公請付將作而後民得不擾在京百
司皆隸臺察而閣門殿中監多嬖倖持權者蒞其職
獨不與怙寵自肆弊尤甚無敢誰何者公請隸臺察
如他司上從之未數月復如舊公由是乞罷臺職章
再上遷郎曹其在信陽朝廷下京西市金炭淮康鄰
壤也支邑十義陽兩邑而已所敷如以康十之六民

以偏重訢之而前守不加卹公下車曰守令民之父
母民猶赤子也其可坐視其重困乎即致書漕臺辨
析之甚力卒如所請乃已民賴之不為橫斂所困其
去思至于今不忘京東歲薦飢盜賊蜂起民流十相
屬於道有旨蠲其賦租以賑卹之公既免租而定陶
屯兵逾萬人廩無見糧遂奏乞支降金穀贍軍時相
怒而以二租不當免官言路論之為非辜上悟復官
還舊治已而遇疾遂引年而歸公為人敦樸夷易遇
物無城府洞見心膂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平居卷不
釋手自六經諸子百氏書一經目輒成誦不忘下至

科舉之文亦無所不記每春宮較藝舉天下士公多與焉晚學無根類以剽截襲前為工公一燭之皆莫能掩也人服其明其後門生登臚仕居要津者不可勝計而公不一至其門其外勢利恬於進取蓋如是死祐中禮部侍郎楊公畏以賢良方正薦公未及居而科適罷士論惜之歷仕五十餘年以清約自將歸無餘貲而與兄弟同其有無不以一毫私於已為子孫後日計也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兄弟忤旨竄嶺南方京卡用事之時雖親戚故舊皆諱言其名公獨附置郵通問不絕人皆為公危之而公自若於

非篤於風象不為刑禍所移寧有是夫故孝弟著於鄉行義信於朋友惠澤加乎民人無賢愚皆知其為君子也自宣德卽九遷為朝議大夫以疾終於正寢實建炎二年八月念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三娶鄧氏先公卒贈宜人子男三人周輔迪功卽亳州城父縣主簿曰周佐曰周俊皆將仕郎女三人長適進士羅宋次適進士陳應求次適宣義郎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胡寅孫男二人女二人既卒之明年其孤將以十一月初五日葬公於湖山之陽先塋之左以右正言廖公剛之狀來請銘余於公有同年之契朋

友之恩義不得辭乃為之銘銘曰少年逢時歷事三
世不比不隨獨行其志儉以持身富以多文瘞銘新
阡以示後昆

樞密曹墓誌銘

宋興臣一海內養息天下幾二百年民生戴白不見
兵革自三代而下承平之久未有如是之盛也崇寧
以來大臣肆為蔽欺盤游無度侈汰日滋諛言盈庭
而汰家拂士不容於時故上下俱溺於燕安鴆毒而
瞑眩之藥弗進天下病之無敢言者是時樞密曹公
為秘書省正字獻書盡言犯而無隱上皇優容之初

不加怒有旨赴都堂問狀宰臣王黼詰之意有在焉
而公語不酬黼怒翌日編管柳州人皆為公危之公
獨怡然自若雖名隸罪籍而清議翕然歸之以為公
輔弼也淵聖嗣位召為御史自御史六遷為延康殿
學主簽書樞密院事從人望也公諱輔字戴德南劍
州沙縣人曾祖暹贈正奉大夫曾祖妣鄧氏咸安麗
夫人林氏齊安郡夫人祖寶臣宣德即致任贈正奉
大夫祖妣鄧氏高平麗夫人考孚贈宣奉大夫妣羅
氏咸寧郡夫人公幼穎悟絕人大父常奇之謂異日
大吾門者必此兒也元符三年中進士第調福州寧

德縣尉以宣奉公卧病乞侍養丁母夫人憂未除丁
宣奉公憂服除調青州安豐縣主簿改通仕郎試中
詞學兼茂科特轉文林郎除一月勅令所刪定官改
宣教郎乞補外通判安肅軍用年勞轉奉議郎除主
管南外宗室財用未一月除秘書省正字磨勘轉承
議郎上書編管柳州坐廢六年量移袁州初在安肅
無權場事得旨市北珠公奏疏其畧曰以彼錙銖之
物易吾億萬之首彼誠以此養士則士勇以此賞戰
則戰勝是借寇兵資盜糧也上悟而罷靖康初召還
被旨引對論事畢上曰朕所慮為無將也公曰昔漢

高祖得蕭何為丞相何進韓信為大將軍屬以兵柄
卒成帝業相得人則韓信出矣無將亦非所慮他日
又論漢用蕭何而得韓信漢王失軍亡眾跳身遁者
數矣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
萬之眾會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何嘗轉漕
關中給食不乏夫將與兵食當是時無急於此三者
而何獨辦之則天下大計在得一相而已今宰相縱
不能如何所為盍亦各輸所長兼採眾論夙夜勤畏
協心戮力共濟艱難以成中興之業乃因循苟且日
復一日無肯以身任責者遂至緩於事機誤國大計

此而不徵後將何悔願正其因循苟且之罪而罷黜之
因而奏曰陛下用此數人於艱難之際敗事必矣上
曰卿姑待之公曰國家存亡在此一舉不容猶豫上
曰朕已有處置次日奏事罷徐進曰臣前論年執陛
下語臣已有處置未見行遣臣言官論列大臣勢不
兩立以臣言為是乞早施行不然臣且有罪下復居
此職退而居家待罪上手詔褒諭遣中使押令供職
又乞以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有習知山川險易出入
向背繪為三圖以進操搆控扼形勢之地以究知分
西戰守制敵之要遣將出師則按圖指蹤而廟算決

矣又言王雲出使遣人回奏大金意欲得十六字故
號及玉輅衮冕儀物之類且云不復索三鎮朝廷釋
然解憂欲推尊借大為不可加之語以崇奉之乘輿
上服徑推挽出境以為屈已愛民杜稷大計當如此
臣竊以為社稷大計在此一舉誠不可忽然或者寬
憂於一時而不知移禍於異日將使天地易位神民
失歸逆行倒置有不忍言者為患為辱古未有也何
以言之既與之以如是之名彼將緣名而責實既與
之呂如是之器彼將緣器而致用一二年間或以觀
兵較獵或以省方巡狩為名悉其國衆進壓我境修

辭大意以彊令我自謂據域中最大臣妾海宇當是時俛首而聽之乎抑猶有以却之也却之則強弱不敵禍且甚於前俛首聽後則天地安得不易位神民安得不失歸乎又引魯仲連却帝秦之說以為證累千餘言曲折詳盡此其大畧也公在試院中聞諸奉使計議人並改為和議左右一二輔臣諫不協遽圖引去公奏疏曰今之議者一於和非也一於戰亦非也一於和則虜勢憑陵國威沮折三鎮之復尋前約一於戰則堂堂二百年基業決成敗於交鋒之間其危甚矣臣願以和為名以戰為實二者不可一廢惟

吾先後用之耳上深然之即試院中除諫議大夫及出院又言金使王訥以和為名朝夕到闕恐謀國之臣便以甘言軟語為敵責情或至緩備墮黠虜計中則前日之禍踵而至矣因論朝廷宜急而緩者五事以獻如邢洛磁相當虜南衝而不命將分兵圍集民伍置屯列寨之類是也皆一時要務未幾遷給事中公言臣章疊至數百紙其間施行十未二三陛下雖虛心聽納而人臣置而不用諫臣失職負不知公之罪敢復冒榮而進乎懇辭不允左右或為上言擢曹輔實諫垣令論事忽有移命得無以為厭聽納乎

上曰曹輔遇事輒發歛怨多矣姑令就閒耳不旬浹
除御史中丞是時何臬罷中書侍郎兼領開封府事
眷遇猶厚公稱謝中即奏臬輕儇不可任及虜渡河
公即奏曰去歲虜寨城外西北地勢卑下不知決水
灌最為失策今分城中兵數萬出據東南劄連珠寨
以接外援虜營西北引水灌之必得其利上以為然
宰相唐恪曰水可決城中兵留為根本不可出公曰
兵留城中用兵之死法恪堅持不出兵先決水浸西
北東南無兵為虜所據遂絕外援及除簽書樞密院
而金虜犯城已三日矣何臬以宰相領守禦公副之

臬忌公奏遣報謝虜軍公留虜營七日而歸臬方信妖
人郭景用六甲兵募市井無賴數千堅將出戰公曰自
古用兵未有以妖術成功者力爭不從以病乞解机務
凡三章未報京城已失守金人以今上頒大元帥握重
兵在外不自安欲令迎還京師朝廷不得已遣公往興
仁府迎之公密啟上曰方今外援獨康王耳不若留在
外使虜猶有所憚上曰卿言盡是但得一公文回報足
矣公至興仁以其情語守遂收公文以歸虜欲邀盞輿
出郊議未決何臬奏事出云車駕翌日出郊公遽云虜
意始不可測此行恐與前日不同臬厲聲詆公公又率
馮澥共說之澥與臬同鄉齒長冀幸一聽臬不從及幸

虜營至北狩皆如公所料虜將北去遣使押公還時張邦昌僭立已二十餘日矣既歸私室卧病不出邦昌屢脅公視事卒辭之以死自誓潛以書遣大學士楊愿陳抃獻今上會上遣宣贊舍人黃永錫至京師公因具述圍城及遭變始末附以進遂奔濟州迎駕後至南京首陳五事一曰分屯要害以整兵伍二曰疆理新都以便公私三曰甄收人材駕御用之共圖勲烈四曰恩威並行叛而討之服而舍之五曰裂近邊之地為數鎮以謹防狄上嘉納之及上即位赴召立行事畢即奏言臣比備位樞府以至宗社失守乞賜誅殛不許差內侍押赴都堂依舊供職是日得傷暑病告假因上章待

罪明日宣對面諭曰前執政獨留卿又以疾辭何也特給假宣醫早晚內侍存問連上三章乞致仕未允以五月丙申薨于位享年五十有九訃聞上為之震悼賜水銀龍腦以歛仍賻恤其家許陳乞恩例外特與長子改京秩勅有司擇日臨奠夫人張氏一再辭免後之建炎二年十二月丙辰葬于縣治東崇安洲先塋之右初娶鄭氏先公二十四年卒追封和義郡夫人再娶張氏封永嘉麗夫人長子紳承事郎次綸紱總補承奉郎女適承事郎羅永二適將仕郎林次膺次適進士鄧士饒季未筭公天資孝謹仁施

宗族而義著朋友弟軼幼鞠於季父後復歸公盡以所得貲產與之不少留士貧歸之解衣推食無吝色自少刻意力學知名於時涖官臨政所至有能稱更歷縣道救荒賑飢民賴其力多矣然在公為不足道故不復縷載有籟鳴集十五卷南行集十卷奏議十卷藏於家既葬其孤不遠數舍來請銘乃為之銘曰曹氏之先仍世不逢潛光于幽公奮自躬位卑志豪言人所難負罪南遷隨遇而安靖康之初方時多虞虜騎憑陵庭論紛如天子念公邦之遺直亟命賜還薦膺顯秩進居宥密知無不為奉辭于虜全璧而歸天地易位挺然一節濟流貫河在汚而潔公之清名宜載鼎彝作此銘詩用廣厥垂

樞密鄭公墓誌銘

建炎三年七月戊子樞密鄭公薨于位其子璵將以紹興三年十一月乙巳葬公于建州城衛紫芝山以書屬予銘予與公昆弟游非一日也義不得辭乃序而銘之公諱毅字致剛姓鄭氏其先光州固始人唐僖宗時避亂從王潮入閩居建城南鄉之龍池故今為建州人其上世皆晦迹不仕至公之皇考宣奉公始以詞學擅名鄉邦勵諸子以學相繼登科皆有聞

於時公其季子也政和八年以貢士第除安陸教官待次權尉于信陽用捕盜功改承務郎監南康酒稅中司陸德先侍御史鄭滋薦為御史臺主簿金人入寇中都失守上以元帥摠戎于濟滌公挺身歸之從至南都上即位除監察御史明年被上旨治嘉興獄回稱旨遷司諫累章乞移畢金陵控大江以為阻因忤大臣意事雖不行上深知之遷諫議大夫明年金人復犯維揚公扈從渡江上面諭曰不用卿言以至此及駐蹕錢塘苗傅劉正彥逆亂以上為睿聖皇帝冊皇太子即位公庭立而呼之不能奪私竊謂逆賊

山熾熾甚非結外援無可為者乃上章待罪求去將北走平江金陵與呂頤浩等議興復計太后降詔不允遷中司二凶竊威福之柄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秉機政公謂便宜軍法行之所部士卒可也餘當聞諸朝廷付之有司都堂國論所從出非外遷之臣可得而與也抗章力言之乞告示傳等宜一遵典法章留中不下公對懇請降付三省施行亂臣雖以橫逆加臣死職不當避也章下傳等果出怨言然亦少戢矣又聞以簽書樞密召呂頤浩以禮部尚書召張浚分張浚兵令以五百人歸陝西而浚不受尚書之

召浚不肯分所部兵遂謫浚以散官居郴州擢俊以節度知鳳翔公知出傳等姦謀假朝命使外無疆兵謀臣内生變亂得以自肆遂具章乞留呂頤浩知金陵浚不當謫降即遣官更姓名微服為賈人徒步如平江見張浚等具言城中事合嚴設兵備張聲勢持重緩進使其自遁無致城中之變驚動三宮此為上策浚等聞知皆感激奮勵為赴難計又忽宣詔以上為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為皇太姪監國公震恐不知所為即與大臣進議以為在廷公卿百司羈吏皆昔之臣屬也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於古則無所取法行之於今則實逆天道或者謂為大元帥可以任軍旅之大事臣竊以為不然昔舜之禪禹也猶命禹徂征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事舜猶親之也唐之睿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為太上皇以聽大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於古為有法行之於今為得宜太后依舊垂簾同聽政以安人心其命遂已既而義師西向上復位公之力為多也遂除簽書樞密院事上降御筆手詔獎諭有景想節象之言其事可知矣車駕既還建康留公彈壓謂左右曰鄭某兵民所信愛故令護太后駕須其至將

國任焉其中忠義結二聖之知蓋如此公自春徂夏夙
夜盡瘁至忘寢食因感暑濕得腹疾四日上猶令赴
省議事疾甚有旨宣醫不效遂不起享年五十訃聞
上嗟惜久之前一日皇太子薨上顧謂大臣曰朕嘗
元子猶能自排遣鄭某訃至殆不能釋也褒贈之典
皆度越夷等特賜田十頃居室五十間以撫其孤曾
大父諱仁順大父諱嵩以公貴贈正奉大夫父鎮故
任登仕郎贈宣奉大夫母游氏贈普安郡夫人娶張
氏朝奉大夫微之女封齊安郡夫人有賢行配公無
違德閨閣之內雍如也公將葬夫人以九月丁卯卒

于建安之私第享年五十五男二人長曰與承祿
即簽書邵武軍判官廳公事次曰珙承奉郎孫曰繼
祖承務郎皆尚幼公於艱危中薦歷臺諫章數十上
皆人所難言者非安危所繫皆略而不言著其大節
而已事之本末於公自叙之章可以槩見有旨童告
中外不可誣也銘曰烈烈鄭公逢時多艱徇國忘身
為世大開抗言于庭妖凶屏息天位復常繫公之力
守節不渝載之宸翰大哉王言炳若星煥弗磨弗切
惟石之堅刻銘幽宮萬世之傳

墓表

居士余君墓表

居士余君諱适字永叔南劍州將樂人也祖諱可父諱思世為田家以貲自雄至君始業儒為鄉進士其為人倜儻喜任俠赴人之急惟恐不及雖陷憲網濱死池弗顧也四方君子過吾邑者必歸焉有無共之雖倒廩傾因弗吝也晚益豪放以詩酒自娛尤喜讀列子之書家無留藏悉以資宴游之費歌呼談笑至淋漓顛倒而不厭其自視了然嘗曰人生適意耳何苦以廢虐之生自刑也其為詩初若不用意而語輒奇麗至今儕類猶能道之熙寧九年五月己巳以疾

終于九川之漆坑其第餘以君之喪歸葬于邑之西山是年六月壬子也享年四十有二君娶廖氏後君有有二日卒無子女一人予之室也是時予方舉進士竊名仕籍而君之葬不得臨穴視窆已游宦四方必數年乃一歸而君之墓有宿草矣荒丘之間焉覓鱗比幾不可識予竊悲君之無後而歲時屢省獨恃吾子孫今其若此可不為之表識乎故特叙其為人略揭之墓上雖予言不足以重君尚庶吾後世子孫知其為君之墓而不忘也

墓碣

范君墓碣

君諱某字濟美姓范氏建州建陽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晦迹不仕君生而有異稟自為提孩識慮已有過人者閩中地瘠而人貧俗儉陋常以不足為憂多計重育子雖士人不免者浸而成風恬不以為怪君時五歲聞之惻然適諸母有妊者乃謂之曰他日所生無問兒女願勿棄之生子而弗舉人理不可為也我長立當鞠養之不須以貧窶為念其慈惠蓋天性也六歲即讀書書過日報成誦日記數千言未成童從師友肆業于魁序散衣與貴游子弟居不少屈以

蒿合視膏梁文繡澹如也厥父聞之喜曰吾有子矣夫復何患既冠入太學與之方軌並馳者皆一時豪士然未能先之也政蘇五年登進士第授將仕郎調河南府新安縣尉就除宿州教授官制行改迪功即君在學聲名籍甚宿之七人嚮風久矣既蒞職學者造門授經朝暮踵相躡皆虛往而實歸秩滿士爭請留不報用薦者改從事郎初右丞薛公某常自負學有師承為世儒宗聞君名以禮幣延置門下命諸子從游間與之辨析疑義雖逢其族皆迎刃而解由是薛公加敬畏焉自符離罷還會薛公被旨編集荆公

遺又辟為檢討官僅逾月以疾終于京師甘泉坊嘗
宣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也高年六十有一君為人
夷易不事表襮胸中洞然無城府其事親無違交朋
友有信遇人無賢愚一以誠意故中外無間言博聞
彊記諸子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如歎然常自以為不
足雖晚暮而志學不衰初娶胡氏故贈朝請大夫某
之女生一男長曰某從事郎武安軍節度推官次某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七終十五代孫忠信督判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八

詩一

五言古風

此日不再得示同學

此日不再得頽波注扶桑蹊蹊黃小群毛髮忽已蒼
願言媚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
行已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躬善利間所差亦毫芒
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戕
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遠然未殊行與藏
斯人已云沒簡編有遺芳希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

警猶通千里，駕言勿徇。驅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
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寸間，雕鐫事辭章。
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場。挾策博塞游，異趣均亡羊。
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強。
至實在高深，不憚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當。
萬物備吾身，求得舍即亡。鷄犬猶知尋，自棄良可傷。
歆為君子儒，勿謂予言狂。

嚴陵釣臺

漢綱久陵遲，國柄授權室。中興得英主，威明戒前失。
三公經邦手，史事困精覈。功臣訪圖全，猶不任以職。
矧茲故人分，義等天倫戚。卓哉子陵心，秉哲固前識。
投身參名爵，豈得枉尋尺。萬鍾雖云富，樊雉非予匹。
石瀨清且泚，蒼崖聳而直。捐竿事幽尋，釣水鮮可食。
羊裘御冬溫，裘繡未云益。三旌屠羊肆，義在不吾易。
用舍各有趣，高風亘今昔。

冬至日聞雷

土圭日已南，百年生有期。新陽潛地脉，恻恻群陰微。
尚覺雲氣昏，嚴飈弄寒威。狂雷與驟雨，奔逐如喧擊。
百虫誤驚蟄，生理亦已虧。向晚怒声息，霰雪交餘輝。
凌寒山驛旅，持盃空自疑。

土屋

土屋枕荒坡，周回僅容席。環堵異營窟，猶遺古風質。
功雖勞版築，身自有餘力。依戶鑿圓竇，寒光度如璧。
戶開迎溫風，冬堙可栖息。胡為棟宇麗，但免風雨阨。
安居自寬暇，見者徒逼仄。寄言鄰舍翁，各自適汝適。
慎勿慕華屋，澆漓非至德。

父不得家書

駢彼晨風飛，日暮歸鬱林。游子尚何得，但寄千里心。
庭闈斑白親，憶念我亦深。云何彼無耗，徒役夢寐尋。
有如在空谷，歲久似川。行書貴可抵萬金。

踟躕步前庭，復坐口欬瘖。淚墮不自知，但覺盈衣襟。
人生本無待，豈受外物侵。却當卧牛衣，竹籜橫荆簪。

藏春峽 六咏有序

國華先生得幽谷於劍水之東，去其所居僅一
里餘，負山之巔，開地西向為堂，名曰咏歸堂。堂
下有亭，曰老圃。亭之前有跡穿數畦，其南北有
二茅亭，南植梅數株，名曰暗香，北種紫竹數竿，
名曰虛心。又其南有一石竇，其下可容數人名。

曰容照巖，合而名之藏春峽。

其暗香亭以下四
咏見七言絕句類

結廬東山阿，屹然俯全閩。下有黃龍淵，浮光抱層雲。

彼美谷口翁，杖策來往頻。明月自為友，顧影相為鄰。
擷芷佩芳蘭，不與麋鹿群。虛堂發輝素，黃卷日相親。
采薇芼晨羹，七鳧脩清樽。曝日負岩竇，為童浴溪濱。
微吟曳雙屐，踏破青苔紋。歸與自樂只，此意將誰論。
點狂聖所與，聊欲繼餘芬。

右詠歸堂

昔君居隱鱗，投竿拂珊瑚。國華故居有隱鱗洞，洞前有釣臺。今來寓
谷口，結亭事春鋤。亭下十餘畦，蔚蔚富嘉蔬。野果樹
朱甍，蔓實垂青椽。雜根有蹲鴟，晨炊勝彫胡。豈惟充
君腹，鄰里亦厭餘。蔬泉動地脉，磽确成膏腴。諒彼漢
陰人，假脩匪吾徒。避俗柴桑翁，不復嘆荒蕪。卷懷經

綸手治平此一畝，居知子非隱。淪聊以寓壯圖，人生
出處分禮義，安可踰茲謀。異樊須甘事小人儒。

右老圃亭

送虔守楚大夫

元祐戊辰

象緯辰心次，雄都水濁時。經天浮瑞彩，絕代出英姿。
厚德千金壁，虛懷萬頃陂。霜蹄來漢苑，雲翮上天池。
籍在才猷美，皇在使節馳。飛書騰衆吻，橫竄寘通達。
制竹章流遠，還車蜀道嶮。除成都憲以臺章羅得虔守秦庭徒被
指，趙壁本無疵。黃霸初勤細，裴公可範規。惠流三郡
俗，名掩四賢祠。大厦資梁棟，承祧賴鼎彝。會須紆袞

繡寧久駐旌麾。畫航行空挽甘棠。去益思烟波迎棹。
急江柳拂墻低。賤士行藏拙。參軍秩序早。生涯惟蠹
簡。事業付毛鉏。懶情文園病。伶仃曼倩飢。自甘同跋
鼈。未忍舍羈龜。朽資難雕繪。餘生辱品題。寒荻回暖
律。陰壑得晴曦。終愧麈頭賤。難酬國士知。兩行淵客
淚。感激自沾頤。

縣齋書事寄張世賢

朝衙群吏集。戢戢同隊魚。暮衙群吏散。翩翩若驚鳥。
歸來坐虛室。開編對璫璣。啓戶闕無人。清風入吾廬。
持盃邀明月。大嚼時與俱。踈躑步松陰。對影聊相娛。
嗟予懶惰久。濶略與世疎。故人隔清湘。懷抱何由舒。
為問魯山翁。此意今何如。

黃彥昭時思閣

前有連理檜

孤丘鎖千岑。層閣跨雲起。永懷霜露思。時未薦醪醴。
欽宗貴收族。蟄神亦喜。故令傲霜根。駢枝復連理。
黃侯渥注種。一躍不容擬。慶源如歸墟。萬壑自奔止。
終見君子鄉。乃是鳴珂里。

江陵令張景常萬卷堂

民生結繩初。異宇本同體。誰令四目翁。破肉作瘡痍。
龍龜出河洛。茲理固天啓。張侯瑚璉姿。高步軼前軌。

買書費千金，充屋未云已。六經瀆溷，渤海百家禱原委。
中流湧千波，舉体惟一水。參前有真趣，萬古一憑几。
毫端吐奇芬，溢目麗統緒。微言窺聖域，妙應期得髓。
默坐筌蹄忘，斯文亦糠粃。

送蔡安禮

春言與君違，寤寐念往昔。結歡自童稚，分比膠投漆。
乖離成參商，出沒俱齊汨。羲和鞭日御，過眼飛鳥疾。
五載一相逢，俯仰如昨日。論情方繾綣，念子又何適。
行矣不可留，惆恍心若失。人生惟所遇，行止或使尼。
况復各宦遊，聚散何可一。嚶嚶黃鳥声，上下示其匹。

倪首聽遺音，飄零淚橫臆。

題愚齋

溪東黃室

結廬依林丘，田峰爭盤紆。下闕清池淵，憑軒數游魚。
飛閣出雲表，浮烟襲簪裾。中有傲世士，脫畧自謂愚。
高義輕羸金，貽謀有詩書。青編富充宇，散秩羅瓊瑤。
鱗七壁間題，一一露珊瑚。嗟予久昏塞，荒蹊少耘鋤。
昌黎已隔世，將焉問夷塗。道逢北山公，荷鍾時與俱。
皎皎河曲叟，朋儕共歎歎。高坐一來遊，豁然心神舒。
籬東有餘址，誰能雜榛蕪。結茅可容席，一瓢來此居。
寄謝陶彭澤，何必愛吾廬。

童氏必大亭

生前作此亭

超遙武夷翁霞衣爛朝日作亭依雲根望壙茲焉息
仙游去不返孤丘已陳迹身雖隸編齊貽謀有遺則
慶流終必大名亭以為識伊昔晉公堂三槐手親植
扶疎滿庭陰貂蟬映圭璧默視天人際召應齊律呂
閭門容軒車茲理固可必終見童氏里鳴珂聲赫奕

江上晚步

赴荆南詩

鏡潭磨青空壁月浸江添攬衣弄清泚炯炯月在掬
冷然造我口肝膈貯冰玉流光頃百變一玩不可復
歸來盡餘博醉以媚幽器裁娥偕相憐歲往如破竹

餘生枕中付勿問黃梁熟

荆州偶作

鄭公稽阮流野性本麋鹿平生傲羲皇白首就鸞東
大寒客無糧官冷飯不足頌予支離人攘臂受餘粟
江魚尾盈尺飽食勝梁肉荆山富樵蘇丈室有餘燠
頑踈愧前哲所得踰往躅談經追時好俯仰負愧怍
流光逝不反愁髮日改綠世道劫火燃不爐乃良玉
晚交定難恃雲雨手翻覆官居真遽廬束擔聊託宿
求田意雖鄙此計正宜速歸尋谷口耕勝賣成都卜
坐想帶經鋤倚耒聽布谷

送鄭季常赴大學正修

驅車出西城，眷言與君違。北顧臨康衢，問子將焉之。
赤驥度渥洼，終當飲瑤池。成都九軌道，一躍不可追。
浮塵暗荆棘，旋徑行多迷。長風戰秋林，零露沾人衣。
青松不改柯，期子清霜時。

次韻何吉老遊金鑿寺

榮名嗟何為，病木自生癭。彭殤一夢覺，烏用論久頃。
寄身淵明廬，翛然在人境。衛生鄙樊雉，放浪任流梗。
相忘到形影，世累不須屏。劉鉞聊自營，寧復事干請。
負暄有餘燠，蓬髮亂垂頸。客來坐無擅，誰顧質文冷。

忽聞過吾門，冠屨不暇整。邀我招提游，並轡相與馳。
僧閑叩禪寂，未語心已領。並游皆韓徒，辭丹濟鋒穎。
多聞富如抵，吾方拾遺秉。顧慙管窺陋，未覩豹文炳。
謬追俊游後，如渴得甘井。願從借金篋，為割眼中青。
鼻端豎漫久，妙質愧非郢。賡酬困詩律，恐坐杜陵厓。
相携上層崗，出戶畏溪窞。每虞參也魯，頭步輒三省。
遲回月初上，雲間掛金餅。昏鴉鳴相呼，更覺林逾靜。
湖光湛星漢，渺渺天水永。歸蹊暗塵土，回首失清景。
角声下譙門，歸步怯脩嶺。晚市人迹稀，青燈耿踈影。

金鑿有退之題名故有韓徒之句

送趙循道赴都講

南陵人

鳳山鬱崔嵬下有千頃陂

南陵鳳凰山大陂溉田千頃

峻極不可

攀浮光亘長鬢晦冥滴風雨澄澹含環竒

懷萬態羅心脾吐辭麗金腹煥若星斗垂

游紅蕖照清漪故宮久零落一酒增余輝

成堯言下丹墀浮駮駕雲帆眷然成化離

門豈比困鹽齏驛驢踏長板萬里誰能羈

送胡康侯使湖南

北溟有潛鱗其廣數千里揚鬣屬東海

百川競奔注漫不見涯涘寄之天地間

胡侯荆山姿妙質久襲砥飛聲動旒冕

功名與時會事道從此始驛驢駕輕車

朝燕暮騰越快意未為喜聖門學須彊

擴之天地寬於道乃云邇為士貴弘毅無忘味

寄題趙貫道後樂亭

亭在沂州新泰縣

叢祠有孤鳴群雛滿東州彬彬齊魯郊

鼓刀馭繒翁衮衮封公侯風流日凋弊

昔時戴經人輟耕仍佩牛推埋晝行盜

趙子尉平陽始止惟民憂百花爛成圍

問子胡不樂我心殊未休威明揉彊授驕鷹化為鳩

買犢解吳鉤束身自鋤耰田廬戶無樞長物弃不收
結亭自樂只開編玩前脩誰云酸寒吏憂樂非身謀
乃知君子懷與世異沉浮嗟予一漫叟放浪猶虛舟
舞雩有清風遺迹今在不君乎去此矣歆往將誰傳
寄言春服成尚覲一來游

謝詹司業送酒

鄭公負才名流落四十年高視隘八荒天寒坐無糧
忘形賴司業時與送酒錢嗟予樗櫟材臃腫世所捐
云何附青雲拜賜追前賢開壺對青樽內愧顏覲然
公乎廊廟姿直幹上參天衮服群娃官不虞姑爭妍

驂駟誤一歇萬里終騰蹇朝燕暮刷越駑馬安能先
玉瑩本無瑕寧須事磨鑄宣室久虛席茲行定詳延
陋儒氣填臆感緊聊自宣辱惠不知報強歌成短篇

戲贈詹安世

喜談兵慕耿弁之為人故有虎牙之句

綵舟駐闔門初與子相識長空翥秋隼爽氣橫八極
搗薛鏤圭章吐論森鈞戟鄧侯不願仕志在書竹帛
長纓係單于落落蘊音策氣吞流沙外意無燕然北
虎牙有餘勇戎虜非疆敵會當朔風勁仗鉞控鳴鏑
老夫慙哀謝見子徒感激平生謬經綸此意已寥寂
信哉功名會事道古難必窮通付時命未足為悅戚

餘生如鷓鴣滿腹微分畢行矣脫簪纓條然適吾適
安世乃司業之子年少未受官

隱几

上天不殞霜萬木正鮮澤青蒿與長松各挺歲寒節
朔風吹沙寒高嶺凍積雪萬木已摧落長松獨清潔
人生無艱危君子竟何別隱几試澄思行藏易差轍

留別富宣德

富侯荆山姿落落混燕石鐫磨經世故不磷乃天質
軒裳儻來寄既去寧須戚驛驢走長坂一跌未為失
秦庭謬報疵睨柱終完璧君子有遠懷事道先器識

千鈞等鴻毛始見烏獲力行矣各勉旃他時賴三益
別西齋諸友

浮雲如積酥涼颯勁絃疾溶溶渺天末飄忽易相失
懸弧四方志匏繫非予匹平生結歡久始願膠投漆
別離傷素懷此身任萍迹

遣懷

君子雖自嚴至潔宜若汙昭昭揭日月所向將蝟如
天地一甕中逼亥身亦孤游世在虛已浩蕩與時俱
靈府有天游環中真道樞

闕元豐壬戌歲暮書事

閩陬地力盡，種藝被山谷。澗濡一雨潤，鬱鬱原野綠。
春風忽云徂，舒景變炎煥。涼飈動地軸，擘歛何神速。
坐愁林巒空，俯視萬木禿。凝霜借風力，摧折到松竹。
嗟予閉門人，感此亦愁蹙。幽庭有萱草，采采不盈掬。
如聞糟牀註，取醉須百斛。沉酣樂時運，天關不須觸。
萬物一芻狗，蒼蒼自高日。

綠漪軒

開池傍清軒，環除種蘭芷。虛明淡星漢，踈影薦鳧履。
君乎試憑軒，鑑此亭下水。盪風生微瀾，風定還泚泚。
悠然得真趣，吉祥來止止。

迂疎堂

終南有抗徑，屈蟠終當伸。君獨耻不蹈，安得與世親。
結廬寄人寰，獨往寧問津。形影廢酬贈，相忘誰與隣。
寄謝漢陰叟，抱甕良非真。

鄱陽湖觀打魚

小龍廟在湖上崇寧壬午

秋高水初落，鱗介滿沙春。浩如太倉粟，寧復數以粒。
紛紛漁舟子，疑若仇可捨。橫湖沉密網，脫漏百無十。
虫蝦雜魴鯉，駢首吐微濕。小人利口實，刀杓汗鱗鬣。
甦鯨亦狼狽，風雨移窟宅。玉淵有神祠，變化在嘘吸。
胡寧飽羶香，忍視萬魚急。幽潛不足恃，感嘆有憂集。

寄謝漆園吏於計未為得

送嚴尉

世路久艱棘青冥翳妖氛狐鳥叢祠中豺虎填城闔
君能摘姦伏竭澤無潛鱗勿云功未酬屈蟻終當伸
飛黃架輕車一躍窮無垠

檢田

尋崙上層崗隨衝出高原烟火一里餘雞犬遙相聞
春壤惟容席訟牒徒紛紛齊魏兩蝸角况復三家村
舉世競豪末薄俗寧足論吾哀過元亮欲辨已忘言

洪向和卿還京子韶

江湖多秋風惆恍夜不眠念子將北歸起視明星懸
君平翠蚪姿聳身蒼梧淵高步隘八區凌風上青天
妙質蘊荆璞寧須事磨鐫贈言以為別妄意追前賢
聖言乃常珍含咀真味全竒辭暫時好遇眼如飛烟
潔身忌廉潔觸物冥虛船吾方病羸蕭市藥還自憐
明日隔長陂相望空惘然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九

詩二

不見七言古風附長短句

酬林志寧

志寧從學河南二程先生

君不見昔時卜年公折龜食墨瀍澗東
 伊流洛水環紫宮廣輪千里天地中
 真人一往不復見鼎湖弓劍空遺蹤
 陰陽所交風雨會和氣自古生英雄
 邇來百千歲零落多音窳鳴臯少室崢嶸
 倚天闕下有回淵萬仞蟠雙龍蒸雲結雨
 氣濛濛惟有蒼髯紫頰色玄珠時發光
 皎凌烟虹成周太平鬱餘策但令涿泗生

清風羨君妙齡有僊骨乘槎暗與天潢通萬里不一
息去若孤征鴻決開銀河浪分出一派懸秋空領予
山野姿未老心已慵謬後君子游營道術偶同有如
退之與東野自慙青蒿倚長松感君惠然抵山谷開
談冰雪清吾脰高堂黑髮顏如童未須念此心中忡
幸有山前清泉冷可酌與君啜甘茹草忘春冬

題贈吳國華釣臺

國華自作記
不取嚴陵

君不見釣璜溪上白髮翁一竿西去追冥鴻田車同
載非羆態鷹揚烈飛如飄風又不見羊裘石瀨垂綸
叟爽槩凌天動星斗萬乘故人親訪求臥對鷺輿忍

回首聖賢遇合自有時紫身亂倫非所知高風寥寥
古已往較然得失知者誰君有釣臺臨橘水橘溪不
與桐溪比收身欲攝涓老蹤笑撫長髯照清泚澄潭
夜月秋光浮撇波短艇汭汀州長繩巨石不能繫飛
帆片席歸蓬丘巨鈎沉餌牽九牛一釣直掣金鰲頭
脩鱗擺鬣浪山起雲鵬飛翻忽千里跨雲馮翼上青
冥一點孤光厠箕尾

贈別蔡武子被誣得釋赴泉州錄參

君不見馬伏波後車薏苡珠璣多又不見章臺秦璧
非有疵相如謬使秦人疑匡章不孝通國非世無孟

子知者誰惜君高材兼衆美完德泛來速招毀含沙
怒欲陰中之剛引涇流汗清泚輕雲捲盡天日明容
光竅冗無潛形刮磨玉瑩冰雪凝楚人謾費塗丹青
齊庭有鳥又不鳴會須一舉天衢亨比冥歛起風雷
驚修鱗巨鬣隨波輕不須回首顧潛鯨好乘扶搖九
萬里奮迅六翮飛南冥

入山行

蒼崖峭立青天涯古徑蕪沒沿清溪深林四合晝亦
暝寂寥惟有哀猿啼野人心形灰死如槁木山禽見
之猶驚飛因嗟太古不可復我無機械胡相疑

假山

衡湘側南二千里清淑之氣常蜿蜒壇丹沙玉石氣所
感融結萬伏非磨鐫窮源荒溪異位眈不途禹績經
棄捐苔封土蝕誰復問嶙峋僵卧當市廛龜山老叟
見之喜鳩徒輦置羅前軒岩堯孤峰露仙掌有一石如掌

屹若太華青摩天傾崖斷壑坐中見葱蘢似玉生雲
烟初疑社龍未死日浮梁擬跨咸池淵神號鬼怒驅
不前撫繫刻磷成圻圈又疑巨人出龍伯揭竿來自
崑崙巔連鰲合負雲濤翻蓬壺簸蕩留平川繫予竟
日倚欄檻矯首便欲追霧仙虎輪神馬自足駕已覺

兩腋風冷然瓊臺浮游與世隔醉傲笑拊洪崖肩山
間草木即靈餌含英茹實資長年悠悠廣息變今古
坐看溟渤成桑田

寄練子安教授

憶昨吾子客上都我獨奔走天南隅各年未壯已多
累誤投世縲身攀拘飄零今日偶相植乃復咫尺不
得與子俱人生委質金在爐大冶鼓鑄誰號呼惟愁
緩跋走塵土舊業已廢成荒蕪惜君高才卓犖與世
畸雄文洒落珠陸離雷驚電赫轉坤軸風號浪擊飛
天池珊瑚挺幹滄海竭騏驎超軼不可羈絰綸有道

世莫知積中良璧始自竒君不見扶藜隘蒼蓬華屋
短褐甕牖桑為樞擁門軒蓋何所慕藜藿自飽非癯
如又不見楊雄寂寞守太玄弃捐覆瓿真可憐折腰
小吏昔所恥田園須賦歸采篇終當結屋蒼厓巔期
子相與臨清泉投簪解帶謝人世拂塵披蠹親遺編
松皴檜老生青烟雨餘風弄鳴哀絃低回野興有真
意浮名鶴雀過吾前結歡膠漆常連、從游鹿豕終
長年

送富朝奉還闕

紹榮字國華

君不見慶曆承平道如砥馳車八荒同一軌膚人鴟

張怒螳臂百萬雲屯若封豕又不見朔方橫流漲天
 起腐麥蛾飛木生耳扶攜道路雜老幼操歎溝中半
 為鬼關河日夜刀斗驚嫖書乘駟來渝平兵間持節
 得英傑談笑坐使羈長纓青社環城萬區屋發廩分
 曹具饘粥饑羸枯頰陡生光叢塚不聞新鬼哭臧孫
 有後天匪親閭門容車何足論竭來灘上見猶子雄
 姿宛有典刑存驂騑已度渥洼水朝燕暮越應千里
 行看玉勒駕鑿輿濯足瑤池從此始

南康值雨

庐山臥龍菴有劉道人自云百餘歲
碧眼不粒食惟食柘飲水每客至必

先知之歎往見之
不果故并記之

平沙漲雪清江瀆水花照日紅生鱗軒然五老出城
 表雕玉萬仞窺長身雲巾星弁覆華頂飛泉漱瀑垂
 天紳平生未識廬山面碧巘橫雲望中見江頭一朶
 雨樹天奔浪號風作悲健朝來淤泥沒牛馬咫尺坐
 論千里遠芒鞋拄杖掛塵屋神馬尻輪歛飛轉臥龍
 庵前碧眼翁日飲山渌餐溪松神融氣合八荒外此
 心炯々宜先通未須勤移却俗駕會應一洗塵寰空
 寄言歸侍壺丘子他日來游當御風

遊武夷

是日泛小舟至紫窠岩
還遊冲佑觀

函關崎嶇走秦鹿天下並迹名子群雄抉雲翻空鰲足

折黔黎窳伏如寒蛩武夷山深水清泚避世猶有高
人蹤龍泓東注海波涌嶺有投龍池世傳與海通玉女翠擁秋雲

鬆玉女

赤霄真骨寫虛鐸通泉凡筆慙非工

魏王峯前有畫

鶴

藏舟浮梁跨絕壑

山間有小舟皆人跡不可到

橋橋西有一

隱見似

與天潢通當時雞犬不復見窺小巖依舊烟霞籠
秋杪月既望尚有幽菊埋榛業取天容洗淨雨新霽雲
幕四卷清無風掀蓬進棹窮異境注目想見流殘紅
回船杖履躡幽徑松竹窈窕環琳宮翠琬溫辭耀華
袞褒詔有石刻金榜大字纏交龍自憐病骨掛塵網幔亭
高會何由逢解衣歸臥玉瑣碎仰看明月穿疎篷

向和卿覽余詩見贈次韻奉酬

杜陵頭白長昏昏海圖舊繡冬不溫更遭惡卧布衾
裂盡室受凍憂黎元詩人窮愁自古爾豈若種藝作
青門嗟予老懶世不用窮巷以雨無高軒虫鳴鳥噪
感時節婆不恤緯羞前言殘章斷簡棄不錄自愧漢
潦無根源君胡袞字富囊飾三復妙語將誰論知君
獨負青雲器欲使飢者名長存

贈程舍人近侍入閩

路公溪上鶴法翁眼光照日顏如童
骨駢集五福天所鍾螭頭暫輟三長手
杖節扶輿入

閩嶠孤南一夜晶輝浮海隅草木俱榮耀朱金拜後
古所稀繡紱全勝衣綵衣玉觴薦壽湏珍奇更待蟠
桃結子時

岳陽書事

洞庭水落洲渚出疊翠疏峰遠烟沒重樓百尺壓高
城畫棟沉沉倚天闕湖光上下天水融中以日月分
西東氣凌雲夢吞八九欲與溟渤爭雌雄澄瀾無風
雨新霽一日萬頃磨青銅琉璃夜影貯星漢騎鯨已
在銀河中湘妃帝子昔何許但有林壑青浮空君山
在傳

湘君居此
月以詩名

蒼梧雲深不可見遺恨千古嗟何窮須臾

情真忽異色風怒濤翻際天黑乘陵瀨壑走魑魅
瀟瀟百恠誰能測忽看舟子玩行險更欲飛帆借風力
安得晴雲萬里開依舊寒光浸虛碧

遣興

嵩華千仞立不碍天地寬涇渭清濁流不離海波瀾
人生過眼萬事後記憶細故真童顏

寄游定夫

憶昨相逢鳳山址駒隙駸駸餘半紀君趨烏府近清
光陸海驚濤漲天起雲帆大舸半摧溺艤岸得全誠
偶爾我時捧檄赴京渚放浪江湖一浮蟻談書考古

老無用哺啜糟醅咀糠粃東歸雖復有民社為米折
腰良可恥市朝紛紛真羿毅朔幹燕弧不容擬投身
中地竟誰免未信棘端能捍矢重樓百尺卧玄德問
舍求田不須鄙早歲結鄰初有約齒豁頭童今老矣
築田預想傍田廬負來耦耕何日始

過錢塘江迎潮

銀潢翻空際天白鯤怒鵬騫海波擊湧雲噫氣聲怒
號萬馬馳車隨霹靂低昂上下如桔槔頃刻性命輕
鴻毛賫囊負笈有夷路一日何事常千般因思羊腸
盤九坂攀援蜀道愁沉徠人生觸處有萬險豈必此

地多風濤願言夷險不須問莫負對酒持霜螯

觀獵

貂裘白馬誰家子擁戟弦弧囊勁矢褰身欲與鳥爭
飛觸處塵埃雲四起長繩驅逐狐兔驚驕鷹掣臂流
雙睛飛揚雲間電光閃旋復草際無遺生鷲腸久厭
鮮肥餌碩眈方能伺人意但矜鼎俎有餘甘貪殮誰
憐殄生類安得淑氣回嚴秋徐令困拙同鳴鳩林間
百鳥恣孳乳雖欲繫搏無知由

寄范正甫

時討西夏

羈窮莫厭如牢圈從古功名出屠販男兒不負懸弧

心馬革裹尸猶足願君不見淮陰寄食飢貧叟一作竊爪

寄食淮陰叟 胯下英雄亦何有逢時吐氣雷電奔金印一作

二大如斗玉門晝夜羽檄驚睥睨欲整天都城叩關

虎士鬱餘怒科頭奮戟如鷗鷹君泛壯年蘊奇策未

宜縮首藏柴荆昔人投筆真豪英慨然萬里終成名

南山白額雖欲老百獸遭之猶裂腦

吳子正招飲時權酒局不赴作詩戲之

寒爐火冷浮青烟勁風刮面如戈鋌凝陰不動天欲

雪竟日兀兀成拘攣廣文才名四十年天寒坐客猶

無羶參軍官小技能薄寂寞冷坐誠宜然忘形杜老

仍相覓傳呼歌舞開華筵嗟予簡書固可畏不得對

飲簷花前謾有糟漿逆人鼻汝陽口角空流涎可餓

更似蘇司業只與持送酒錢

寄題環翠樓記云唐君作此樓以奉親

方壺七萬神鼇連瓊臺縹緲居靈仙鯨翻海運成桑

田異境誰使夸娥遷銛鋒四面蒼圭圓巨靈巧以青

瑤鐫揉風洗雨淨娟娟脩眉浮空秀爭妍清溪回旋

瀉幽泉下有澄瀾湛洄淵繡楫雕欄欲飛翻凌切漢

道摩星躔恍如直躋須彌巔瑠璃凝光圍四天喜君

妙齡謝世喧萱堂慈顏白盈顛兒童牽衣戲蹁躑優

我此樂誰與先嗟予昔以三釜懸投身世網百慮煎
今乎老矣誠可憐狙猿何用簪纓纏子雲終須守一
屢誅茅結屋絕數椽薜衣雜佩紉蘭荃手披白蟬玩
青編春暉不報常欲然雖有至樂安能全

晚雨

斷霞明滅天日黝雨意晴暉爭好醜浮雲冉冉無定
姿白衣忽變如蒼狗悲風激烈河漢翻雨脚如麻飛
霰寒山深氣腥豺虎亂乾坤四合誰云寬將溪溪上
野客懶成癖怯寒手攣面如墨把盃強吞僵立歌閉
門獨愁天已黑

贈醫者鄧獻臣

天地一氣猶冶甄珽埴萬彙隨方圓神形九藏通九
野八風中物如戈鋌天元玉冊有遺義探索始自三
皇前棄君越人不世出鑿石鍼灸誰能傳賤工增餘
損不足徃徃橫矢殘天年羨君妙齡踵其學至理隱
顯常精研聞陰得陽以裊遇反視方術猶蹄筌道隅
旃龕即為餌車上已有長蛇懸嗟予羸爾苦多病維
摩丈室方蕭然願君速已天下疾為予一洗沉痾痊

與將樂令會飲揖仙亭

灘流斗落惟璫璵雕欄照水光如濡層巒疊嶽爭蟠

紆翠岩百尺躄於菟何年巨人出歸墟揭竿合負神
鰲趨飄流人間峙蓬壺至今猶為僊聖居飛輶往來
誰與俱下有馴雉隨雙鳧英風爽氣凌清虛楣間新
詩露珊瑚顧余老懶與世疎欲徃勾漏嗟無徒會瀆
策轡追雲車無使吃口強癯儒

離家作二首

庚申歲作

敗葉辭故枝驚飈送微雨田廬向收穫城中亟完補
游子欲何之道路修且阻俛首謝田父予生厭羸旅
胡馬依朔風群飛逐南翔遊子方北征朔風吹我裳

攬轡望雲間夜色正蒼蒼空羨南歸翼幽懷增感傷

過漢江

西極鰲足折東南地維傾衆流競趨下滔滔歸滄溟
誰能跨明河挽此經天行世難乘槎翁此意終冥冥

也山先生

西琳巖之... 詩三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四十

詩三

五言律

別游定夫

龜勉吾將仕謀身力已分漆雕慙未信子夏又離羣

慘淡交情重間關道踳勤至言宜遠寄孤陋願頻聞

過金山

深望荆吾折清江日夜流飛騰潮汐浪漂泊利名舟

山湧鰲番出樓噓蜃氣浮僧窓千古意出沒看輕漚

枕上

小智好自私，小德常自足。自私開人賊，自足心有目。
瑕瑜不相掩，君子比良玉。默默枕上思，戒之在深篤。

雨寒

天幕陰雲積，蕭蕭雨正淫。泥污關市寂，水入御溝深。
破屋寒侵骨，哀絃凍絕音。更愁風力健，瘦怯不能禁。

歸雁

天末驚風急，江湖夜思長。悲鳴愁絕塞，接翼冒清霜。
澤岸多縉弋，雲間乏稻粱。茫然栖息地，飲啄欲何傷。

感事

世事浮雲薄，勞生一夢長。散材依樂社，幽意慕豪江。

月激鷹鷂迅，霜殘草木黃。投閑如月約，早晚問耕桑。

過關山

牢落關山，踞年來倦往還。長隨流梗，泛有愧白雲閑。
親遠江天外，魂勞夢想間。泫然遊子淚，挹盡復沈澗。

又

歲律行將暮，颼風凌九坂。山溪入寂寞，踞遠馬虺隤。
幽意漫誰展，愁懷帶酒開。衰遲仍惜日，投晚獨徘徊。

晚泊遇雪

向曉驚風急，飄零雪滿凋。氣升雲幕下，天遠月冥冥。
寒色終無賴，豐年謾寄聲。舖糟吾不慣，殢醉復還醒。

寒色又無餘
豐平豔
香簪
餘
不
削
嚴
酒
影
最
顯
寒逼歸鴻急
悲鳴聲更哀
舞風斜翳日
帶月暗欺梅
平野光初合
陰雲凍不開
無聊還殢酒
顛倒盡餘盃

偶成

天遠何須問
勞生聽若何
犁鋤三畝足
栖息一枝多
白雪寧堪冒
清時只浪過
好尋明月影
醉舞自婆娑

臨川驛偶成

冉冉朝仍暮
蕭條官舍幽
閉門三尺雪
觸物一虛舟
虫蠹生涯盡
萍漂世事浮
尚思方技學
多病未能休

除夜感懷
臨川驛

歲律已云盡
思家日日深
二年為客恨
千里倚門心
節物羅樽俎
兒童學語音
眩然如在目
恍惚夢難尋

又

愛日乖予願
親顏長在心
遠遊仍換歲
華髮想盈簪
永夜誰同席
殘盃憶共斟
相思空有淚
揮洒滿衣襟

臨川道上

風雨離山驛
斷橋危欲顛
去心奔逸驥
行路上青天
鴈序江湖樂
雲歸島嶼連
悠悠遠征客
千里獨茫然

旅舍書事

懶拙乖時尚
支離與世殊
錯疑驚御寇
避席愧陽居

觸事紛難解忘形色易鋤不須修混沌機械本來無
過清溪渡

天濶江銜雨冥上客衣潭清魚可數沙晚鴈爭飛
川谷留雲氣鷓鴣傍釣磯飄零滄海客欺到一帆歸
泛江至土坊

萬頃江湖遠孤乘一葉船雁飛雲外字蓬掩水中天
波靜櫂声息風微帆影偏回環聊注目浩蕩接清烟

秋日有懷寄從弟表民 丁伯父憂

羈旅吾方困哀思汝正煩
雲愁鴈序回
回首憶雋原
北圃蔬還盛
東軒菊想繁
飄零不相見
沾灑獨忘言

和潭倅張朝請行縣言懷

夾道旌麾動陰霾萬里開
霜迎威令肅春逐馬蹄來
幽壑光初滿寒荻暖自回
仰窺嵩華質曾未施纖埃

又用前韻和早梅二首

楚國春歸早寒梅處、開月
和清艷冷天與靚粧來
東閣詩魂動南枝歲律回
蕭然冰雪態無處覓輕埃

又

星馳經行處梅花忽已開
只疑春信早先擁使旂來
嫩萼紅初破寒柯綠未回
凌霜半含月皎絕纖埃

感事

邊徼無虞日王師討弗庭收功誇廟算行險毒生靈
川谷旌麾暗風塵戰血腥寂寥歸馬日日斷華陽銅

虎士米河側日聞刀斗驚氣吞沙漠盡風蕩賊巢傾

關塞長年戍邊塵幾日清太平陳朽富一旅百夫耕

淮口平沙漲檣烏向日斜微雲變蒼狗輕浪感浮花

風勁回飛鴈林喧集暝鴉河流應未閉遲我到京華

鬢蓬凋欲盡岸憤任歌斜瘦怯重裘重幄看細字花

東雲穿曉日晴樹繞飛鴉老大驚遲暮飄零惜歲華

聞道河流閉逢人每問律天高雲幕下風細水鱗下

未種江陵橘空思千里尊且邀明月伴相對解綸巾

出京已卯歲九月

旅泊驚秋意塵沙變客衣明星爛河漢殘月暗簾帷
風柳斜斜轉雲帆片片飛窮愁添別病衰晚意多違

言溪早起

短日催征轡聽雞踏曉霜遠山頻入望薄酒謔搜腸
湘浦蓴絲滑吳松鱸縷長何時一踈放把釣臥滄浪

漢坂舟行

曲岸通幽徑疎籬映竹斜
塢深藏吠犬林薄露人家
石瀨魚偏美鄰村酒易賒
祗應雲水富自是一生涯

席太君挽辭二首

賢配無前古傳家有子賢
四靈來薦瑞一鷄已摩天
蒿里迷長夜悲笳慘暮烟
蕭蕭原上路猶想駕雲軒

又

稟粹猗蘭秀來嬪洛水濱
一窺識公輔三徒得儒真
畫髮流雲氣松阡卧石麟
哀榮今日事誰復繼前塵

湘君祠

鳥鼠荒庭暮秋花覆短墻
蒼梧雲不斷湘水意何長
澤岸蕪葭綠籬根草樹黃
蕭蕭竹間淚千古一悲傷

新湖夜行

平湖淨無瀾天容水中煥
浮舟跨雲行冉冉躡星漢
烟昏山光淡梳動林鴉散
夜深宿荒陂獨與雁為伴

哀鴻

哀鴻常苦飢悲鳴垂其翼
朔漠曉霜寒江湖晚烟暮
乾坤一網罟高飛亦何益
日暮無與群驚風暗沙磧

鄒公輓辭二首

一伏青蒲上三年瘴海濱
泉甘不出戶公謫南方所居無水庭中

忽湧客醉豈無神公在謫所忽有醉室言公報國心
甘泉客醉豈無神將歸翌日赦至果得歸
長在知恩志未伸公所居堂名知恩 追懷垂絕語空有淚盈

巾中又

舊德今誰在雕零已不多雲天開日月陸海自風波
空嘆與齡夢難留曳杖歌生平濟川意無處問施羅

公嘗有與齡之夢

平賦冬曉

看瓦霜華冷暝空曉霧均氣昏難見日風過易生塵
洗硯冰紋破憑爐火色春莫嫌寒尚薄雨雪更愁人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四十一 終後學徐益麟賢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四十一

詩四

七言律

登桐君祠堂

昔有隱者結庐於此人間其姓指桐樹示之故號桐君

霜染溪楓葉葉丹翠鱗浮動汐波閑盤盤路轉千峰
表冉冉雲扶兩腋間掠水輕鷗晴自戲凌風飛雁暮
爭還結廬姓字無人會靜對庭陰一解顏

雨翁巖松

婆婆千尺倚巖巔隱隱虬姿拂遠烟尤喜地靈泉脉
潤獨愁天濶畫陰偏孤根礙石盤彌固直幹凌霜老

益堅臃腫不須逢匪伯散材終得盡天年

和鄭商老下第

兩餘新惹一番愁展轉衾寒客思悠獻璞又添今日

恨登科空負昔人羞林泉水石君先到京國風塵我

尚留若為浮名苦憔悴前春行釣巨鰲頭

穎昌西湖泛舟

扁舟乘興謾追尋踏轉河回入柳陰拂面落花春

盡避人幽鳥野情深漸無健思供吟筆賴有寒光映

客心日暮倚風歸棹急一鉤新月掛瑤岑

春過鶯花無處尋移舟行近古城陰褰衣水上收殘

片傾耳枝間覓好音山隔曲堤迷遠近魚跳文藻亂

浮沉飄然自得江湖趣陡起歸與萬里心

送丁季深

烟含疎柳綠蒙茸杏頰桃英入眼紅

雪飄零獨我過春風空愁轉轂音塵遠且倚離懷笑

語中後夜月明人寂、相思那復一樽同

蘄州早起

城頭雷動角声哀似共行人怨落梅欲報晨炊梁未

熟喚回殘夢眼驚開霜清暗覺貂裘冷月淡空冷色

犬猜倚杖起肩風正慘紫微繚繞俯三台

大散合江亭晚眺

倚杖鉤簾兩水間
晴光飛影上雕欄
帆催畫鷁搏風去
雪吐銛鋒作劍攢
平野烟浮迷遠目
晚溪潮漲失前灘
騎鯨一往扶桑近
休問人間行路難

含雲晚歸寄真師

每扣禪關即晚歸
塵中回首萬緣非
不愁幻翳迷心地
且聽潮音振祖衣
歸路往來無別徑
夜光清徹有餘輝
禪虎溪舊社知重約
陶令如今已息機

遊玉華洞

蒼藤秀木遶空庭
疊石層巒擁畫屏
混沌鑿開幽竅

遠巨靈分破兩峰青
雲藏野色春長在
風入

酒

易醒採玉遺蹤無處問
擬投簪綬學僊經

次韻思睿見寄

聖賢千古愧難攀
力學方憂敢自閑
願我久拋聲迹外
慚君猶掛齒牙間
平生拙計心長在
解帶高風志未還
捧檄于今非得已
謬勞魂夢遶溪山

次韻蔡武子書懷

放形鋤色恐成光
斲聖能令鼻不傷
自信放魚真得計
却憐挾策亦亡羊
刃投有間多餘地
語到無言輒自忘
擾擾世紛何足問
松窓終日獨徬徨

感懷寄鄉友時在處州

漫浪人間已十年簿書擾擾日羈纏朱公謾有千金
壁季子初無二頃田籬下蹲鴟餘晚實雲間紫電春
新拳淹留寸祿空回首一望鄉關一悵然

贈致政楊孟堅宣德孟堅歷三世不改官而

子雲論薦有玉音孟堅累為陸賈年來老境侵自守

一官歷三世退令諸子分千金平生器業成幽夢白

首功名負壯心賴有新詩輕萬戶未須投綬嘆堙沉

廣文官冷竟誰憐空負才名四十年孟堅及第蕭散

欲尋濠上侶飛揚還作酒中山龍章繡綬榮何在鶴

豔綸巾靜自便遙憶瀨溪風物好勝遊應不悞斜川

寄湘鄉令張世賢

身游羿彀偶相逢安得初終若駢蛭道學未容窺閭
與吏師應許叩隣封蕭條此意君誰問落托微官我
更慵盧白回茲真戲事傍觀無用氣填胸

縣齋書事

朱顏凋盡髮鬢繁世路低回老益慙偶影獨游聊自
適談書不輟竟何堪神爐默默金徒踊一作天君

蠶蛭紛紛夢正酣誤把此身櫻世網自纏微纏信如

蚕

次韻錢帳計

駸々義馭定難羈過隙馳九日夜馳但見光陰如掣
電却尋稽覽已當暮飛黃汗血空千里秋鷲乘風此
一時芝草鳳凰真美瑞清名應有退之知

和張侔行縣

江浮疊嶽弄清輝雲外冥鴻江上歸擊日自多幽興
在揮毫時見彩牋飛應愁零雨侵星駕好為援戈却
晚暉帝室正須調鼎鼎動移管語不須譏

公幹游光大示羣老

山橫香靄有無中疊觀層臺一梵宮萬仞琅函方一作

杜口數聲啼鳥正談空溪雲抱影侵行屐香篆飛烟
襲晚風薄宦羈人如接帽自慙來往苦匆匆

王簿清輝亭

黛染烟螺拂檻低抱城流水綠逶迤澄瀾碎影搖青
鏡斜日流蜂隱半規坐上盈樽無俗客客聲間照夜有
新詩登臨已動忘歸興况復清談足解頤

寄長沙簿孫昭遠

時似不催積欠被劾

陽城哀晚拙催科闔寢空慙罪亦多祭竈請憐君自
遣載醪祛惑我誰過倚倚庭有蘭堪佩寂寂門無雀
可羅歸去好尋溪上侶為投纓紱換漁簑

安禮以宏詞見勉奉寄

吏部文章世所珍終慙無補費精神
浮名膺外增餘費薄宦戈頭寄此身
養志吾方同所曼談書誰復問
山賓自憐坐頃二遺矢衰晚那能用楚人

秋晚偶成二首

纖纖晚雨洗秋容
連樹蕭然策策風
萬籟自鳴翠物外
四時長在不言中
坐臨流水襟懷冷
卧對浮雲世慮空
寂寞一廬吾自適
客嘲漫更議揚雄

風飄浙瀝開諸鄰
却掃衡門澗世塵
天氣清明秋意態
夜光浮動月精神
流年漸覺侵雙鬢
生理漫來付

大鈞賦水便同濠濮趣
翛然為自親
人畏而水不

天山席上別蔡安禮
禮字方叔調安禮任

故里相看眼暫明
一尊聊此話平生
杜陵蚤被徵官縛
元亮今為世縶櫻
長路關山吾北去
春風梅嶺子南征
結鄰一作莫負當時約
早晚滄浪共濯纓

次韻安禮見寄

未俗相看老尚新
交游千里更誰親
蕭條身世聊安分
迂濶行藏懶徇人
宦路競羞關柝吏
勞生誰息利名身
我慙抱甕無機械
幽興惟思水石濱
冬寒兩齒忽覺動
搖因成書懷

未年三十髮先彫歲晚俄驚兩齒搖都為踈慵成計
拙直緣衰病覺形焦連經宿雨重裘冷旋莫藜羹野
興饒擺脫塵樊猶未得不堪回首問漁樵

書懷

駸々塵土久方還直道謀身力愈難靖節每嗟嬰世
網曼即何意出人間風驚駭浪潛鱗伏竹隱灣磯翠
羽閑好去杖藜穿蠟屐伴雲隨月弄潺湲

汴上開開月堤

天上行雲曳白衣半樹晴日化林扉盤花落雁驚深
起歌食飢鳥近不飛梅葉青錢飄已盡月堤流水送

相園征途處塵隨眼多病長年與世違

陳留書事

烏樞風纜欲飛翔拍岸驚濤挽不前曲浦漲沙仍積
凍疎林斜日自生烟崎嶇道路真堪笑放浪江湖已
判年一枕晝眠無好夢空慙邊老腹便

予自長沙還植蘭竹於東西軒調官京師逾年

而歸蘭竹皆衰悴感而成詩已卯

柴桑衰晚愛吾廬三徑歸來手自鋤但得叔卿長飽
飯不妨孝若老談書蘭因採佩枝先瘁竹為凌霜葉
自疎留骨廟堂寧曳尾魯門無用祀爰居

和李白游武夷
泉門無用
三

濃淡烟鬟半雨一作晴溪光初借晚霞明鼇頭湧出

三峰秀三層峯最天漢融成一鑑清魏王峰頂有天鑿池粉社

有誰藏舊謀賓雲無處問遺聲幔亭寂寞仙何在勾

漏丹砂早晚成

荆州書事二首

江湖泛一虛舟去作人間浪漫游歲晚光陰雲冉

冉畏途風雨舟浮萬鍾信是樊中雉一棹聊同水

上鷗投老蘆盞一作簿書成底事憑誰為種橘千頭

千里瀕江地可毛結廬何必故山椒載膠不過斜川

若飲水誰同陋若瓢勿問雞虫閒得失但知鵬鷃各

逍遙黃塵滿眼僧窓靜坐對風花意已消

天寧節

杵開若水射瑤光淑氣先春景自長玉陛風閑飛綵

綬獸爐烟暖襲珠囊千秋節賜綵綬珠囊雲門羽

儀仙仗天上蟠桃薦壽觴已見晶輝環帝座定應長

照菲宮傍為宮傍一星人主壽星也

閑居書事

虛連幽草翠相環默坐頽然草色閒玩意詩書千古

近放懷天地一身閑疎窓風度聊欹枕永巷人稀獨

掩關誰信紅塵隨處淨不論城郭與青山
直舍大風書事寄循道

枕書無寐首空搔萬竅嗒風正怒彌雪意浮空迷遠
日月林梳影見秋毫幽渚所藉惟荒草妙理應須付
濁醪誰念維舟江上客落帆千里歷雲清

和席季成遊金鑿寺

朱甍碧瓦照孤城杖屨翛然野色清
漾珠翻荷雨自虧盈勝遊已覺非人境妙語寧須
王英願借金篦聊适日不容幻翳有緲萌

送王克道遊三茅廬

荆吳相望各天涯千里柴車鹿自隨解轡定應春
日及歸宜待鶴來時

三茅中峯每歲八月十七日
鶴至克道當候見物乃可回

聖賢負負樽中渌日月長為物外遲若過匡廬訪真
隱卧龍菴下有期願

卧龍菴有劉道人
人言百歲壽

春日有懷諸友

憑几無聊晝掩扉芬々晴氣減春衣隔簾相應鶯初
語背日連飛鳥北歸莫逆交游千里別遠來音信兩
年稀追尋舊事成幽夢觸物心行事々非

望湖樓晚眺

斜日侵簾上玉鈎簷花飛動錦文浮湖光寫出千峯

秀天影融成十里秋翠鷓翻風窺淺水片雲隨意入
滄洲留連更待東窓月注目晴空獨倚樓

次韻晁以道

庚寅年出京

誰能載酒尋元亮共寄

一作把

無何作醉鄉便好收

事農圃不須驚世露文章壺中日月壽長在塞上烟
塵客自忙千里同風無遠近木分秦隴與瀟湘

和錢濟明游官園

常州

虛舟觸物本無意看花得句慚非才名園古寺弄春
色不暈勿鄙雙魚鯉是日與濟明過遊諸平諸木奴
院觀雙魚花抵暮至官園木奴
千頭比封力秋實付與江風催因思萬點愁人處何

洞庭金

似何通食作堆

蘇子美詩洞庭
州熟客分金

良士過吳江

天水相涵翠有餘玻璃萬頃接方壺山浮晚照清如
洗風遠飛帆細欲無漫漫未應甘皂櫪散八終欲傲
江湖維舟况值鱸魚美贍疊銀絲飫腹腴

南歸書事

浪漫人間壓客塵衡門長憶鎖榆枌忘言擬盡輪人
妙陳迹慵尋史籀文萬里功名心獨冷一廛耕鑿力
能勤舊遊欲問南歸趣寂寞吾人過子雲

寸碧軒

隱、遙山列畫屏，簷間寸碧與雲平。低回席上遺簪，
露彷彿，牆東翠黛橫。虛景遠，涵千里，色晚暉，仍借一
溪清。春風景物，知多少，可稱收身樂此生。
東隱冬早書事，望澗門，對巖壑，餘情。三言，賦盡餘人
竊真誰為宰，爐鑪榮謝，唯知歲序催。臘日未經梅已
綻，春風尚遠，凍先開。愁無潤澤，歸芳樹，獨有餘寒着
死。夢收盡浮雲，天愈淨，夜深猶起望三台。

天小齒落書懷

身上蕭條事，空齒牙凋落，勝衰翁渴心尚欠冰凌。
肝病骨長，思藥力攻，文几倦制塵土，暗斷編慵理，盡

京尉南林穩卧陶公宅枕上悠揚一榻風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四十一

五十一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四十二

詩五

七言絕句

書懷

敵裘千里北風寒
還憶簞歌陋巷安
位重金多難
暴直緣三釜慰親歡

端午日

少作

悠悠南北各天涯
欲望鄉關眼已花
憶得新庭

語應憐遊子未還家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四十二

軒閣

歌驅殘臘變春風，只有寒梅作選鋒。莫把疎英

雪好藏清艷，月明中

勉謝自明。少年力學志須強，得失由來一夢長。試問却

客人間幾度熟黃梁。

臘月見桃花

脂臉輕勻作艷粧，未應潔白似梅香。天紅不見凌雲

襟，護向春前取次芳。

過蘭溪
紛紛朝市競秋毫，江上霜風正怒號。不問揚濶與

浪，翩然東下日千艘。

夜雨

似聞疎雨打蓬聲，枕上悠揚夢半醒。明日覺來渾不

記，隔船相語過前汀。

重經烏石舖
夾屋青松翠藹中，去年經此亦匆匆。重來烏石岡頭

路，依舊松聲帶曉風。

江上

寒雲暮結秋陰，月淡霜娥冷不禁。更祝江波休蕩漾，莫令清影碎浮金。

淮上獨酌

暮縹晚雨洗輕塵，天淡雲浮夜色新。賴有麴生風味好，不須邀月佐三人。

吳國華暗香亭

謾愁青女妬新粧，已有風傳處處香。試問隱鱗溪上客，欲將春色若為藏。

虛心亭

山橫鰲背碧巔峒，亭對浮筠縹緲間。拾遺記蓬萊山有浮筠之幹葉翠蕭散誰為二徑侶，祇應長共白雲閑。

容照巖

清時接迹在欽崙，一穴晴光破晚陰。刺草未容忘魏闕，故應長有子牟心。

藏春峽

山銜幽徑碧如環，一壑風烟自往還。不似武陵流出水，殘紅那得到人間。

綠陰亭上 吳先生家

沙邊幽鳥傍清漪，龍下漁船逆浪歸。身在輞川圖畫裏，晴空惟欠雪花飛。

病中作

通衢隔轍斷經過，門巷空無雀可羅。驅去兒童卧虛

室蕭然惟一病維摩

春波亭上

城頭飛蓋映朝暉，向晚遊人與木移。安得魯陽酣戰手，為留羲馭更遲。

安禮以宏詞見勉，因成絕句奉寄。

萬鍾身外一牛毛，斗祿紛紛浸自勞。窮酒寧為獷獺笑，未容仰首試鳴號。

感事

桀麻腹地想榛荆，騎士西來劔戟腥。藜藿陋儒心更鄙，但思干羽舞虞廷。

藍田溪上

夾籬桃李趁溪斜，淺水清流映落花。欲問武陵源上路，度雲穿石認胡麻。

惠下白公草堂

爐峰裊裊曉烟輕，雲入屏幃一枕清。高興自應無世累，獨於妾馬未忘情。

久旱

農郊阡陌起黃塵，望斷天涯絕點雲。踈懶無情訟風伯，幽窓時讀退之文。

過七里瀨

拂雲高馬倚風撐下視平湖萬里寬搔首扁舟又東
去錢塘江上看波瀾

扁舟東下幾時還一席飛帆插羽翰回首嚴陵臺上
月清風千古逼人寒

勉懷
紛紛於我未忘情疎懶多應捨怨憎便好世間師掃
惠不須巖下問孫登

按山候潮十一日潮起信是

向晚牛羊沙岸歸落帆烟浦候潮時誰言江上須忠
信潮到于今自失期

徐郎廟

古廟靈場枕碧巔松欹依約鎖風烟羽毛一去無消
息隨落人間幾百年

送陳幾叟南歸三首丙戌年

連牆東郭倦追尋高卧毗耶老病侵自愧屠龍真拙
技謾令吾子費千金

靈風靈雨濕征裾隔雨樓臺半有無南去定逢韓閣
老歸愚當見問夷塗是時幾叟過四明見了翁

幾年夢想到親闈身逐行雲萬里飛若水未殊沂上
樂春風無負舞雩歸初授餘杭

和陳堇中不齋自警六絕

畫前有易方知易曆上求玄恐未玄白首紛如成底
事蠹魚徒自老青編

八荒同宇混車書一視那知更有渠憑拭自應由砥
道徑蹊無處問歸歎

行藏須信執中難時措應容道屢遷一日全牛無肯
綮駘然投刀用方安

造次欲安嗟孰是參前無物若為書蕭條此意人誰
問與巖由來命也歎

聖門事業學須疆俚耳後來笑折揚詭遇得禽非我

事但知無有是吾鄉

盆科日進幾時休到海方能止衆流只恐達多狂未
歇坐馳還愛鏡中頭

附了翁自警

本無一字堯夫易八句一篇楊子玄今古是非那
復辨仲尼尤不廢青編

文章難寫伏羲書厚外成篇始見渠賜也欲分可
不可一歌居士只如愚

過時不易始為難執處那知是變遷度盡千山無
鳥迹不勞傳語報平安

手在何憂考力彊巧窮那得必穿楊太和有味人
人飲誰識醒時是醉鄉
仲由行行終身誦師也堂堂帶上書五柳却能知
此意無弦琴上賦歸歎
只說為山不說休山成日夜水橫流惜我覆篋成
速復只欠當初一棹頭

閑居書事

輕風拂拂撼孤檉庭力蕭然一室清
隔葉蟬鳴微欲斷又聞餘韻續殘聲

送席二伊川壩

樞衣丈席想多聞高節應能與俗分
不用卑飛入水谷笑知喬木在青雲

寄游定夫

在穎昌從明道先生

絳帷燕侍每浚容一聽微言萬慮空
却愧猶懸三釜樂未能終此挹清風
蕭條清穎一茅廬魂夢長懷與子俱
五里橋西楊柳路可能鞭馬復來無

含雲寺書事六絕句

獸駭禽鳴翳蔚中難將此意問鴻蒙
縈回小徑蒼苔滑杖履從今恐不通

北山山下一漁翁形解心疑骨已融支枕睡餘人寂
寂一軒明月滿窓風
山前咫尺市朝賒垣屋蕭條似隱家過客不須攜鼓
吹野塘終日有鳴蛙

夾屋青松長數圍午風搖影舞僛_七幽禽葉底鳴相
應時引一作曳殘聲過別枝

竹間幽徑草成圍藜杖穿雲翠滿衣石上坐忘驚鷲覺
晚山前明月伴人歸

蝶夢輕揚一室空夢回誰識此身同窓前月冷松陰
碎一枕溪聲半夜風

荷花

照眼紅雲闌晚霞重青蓋半傾斜會須直跨三千
仞移取峰頭十丈花

空春溪

斜日疎柳照清漪藉_三殘紅自滿蹊刺眼藤梢牽不
斷歌尋流水路還迷

宜春道上

艷杏天桃日日稀空餘淑氣尚遲_三誰人為作留春
計莫放風花自在飛

過豐城

清江渺渺綠浮天，博物無人繼昔賢。應有斗間靈氣在，誰能更與斲龍泉。

劉陽五咏

涸淵浩蕩白鷗飛，老懶時來坐釣磯。岸傍行人聊自

遣，不應憔悴似湘縲。

右渭水

簾捲晴空獨倚欄，冥鴻點點有無間。秋風正目無人

會，時與白雲相對閑。

右歸鴻閣

芙蓉彫盡蕙蘭芳，秋履脩然一曼曼。即見鶴短長，靈

一作無足問，但知鵬鷄兩相忘。

右飛鷄亭

柔條踈蔓綠交加，烟鎖雲滄去路賒。繡紱貂纓無處

門空餘雞犬兩三家，右相公臺

聖童去後水雲閑，陳迹難尋草木間。獨有微言傳野

史，洞天寂寂一作從此在人寰。

右洞陽孫思聰修真所

縣齋書事

簿書投老豈身謀，朱墨紛紛晚即休。平世功名歸稷

禹，一瓢吾欲慕巢由。

一去人間二十年，空餘飛雪上華顛。清時最有求田

樂，未愧陳登榻上眠。

身名於我兩悠悠，形影相忘懶贈酬。擬把一竿滄海

去，漫然清世一虛舟。

一作不應沙，有驚鷗。

醴陵丁君洋洋亭

依蒲泳藻兩相忘宛有江湖氣味長凭檻脩然真得

計祗應幽興在濠梁

安西聞捷三首呂吉甫持節

鷹揚塞外得非熊萬里金城一箭通玉帳投壺隨燕

豆坐看飛將縛驍戎

將軍新擁節旄閑紫塞雲浮豹尾班白首邊城休張

望馬蹄未出玉門關

雅歌不待來天馬謝質今應閉玉門早勒勳名上

鼎放圓春色滿乾坤

出尉氏

隔村殘雪弄輕風日射晴光玉縷紅桃杏渾如梅欲

綻直疑身在故園中

感事

權門車馬日紛紛寂寞多應笑子雲玄白定知非世

尚解嘲那復彊云云

過廬山遇雨

江風吹雨逐人來行過山前首重回絕頂隔雲看不

見石稜崖角獨崔嵬

題詩長老壁

維摩病士意超然，邊腹便便但晝眠。共說平時忙底事，烹茶煮藥過殘年。

東林道上閒步三首

寂寞蓮塘七百秋，溪雲庭月兩悠悠。我來欲問林間道，萬疊松聲自唱酬。

百年陳迹水溶溶，尚憶高人寄此中。晉代衣冠誰復在，虎溪長有白蓮風。

碧眼龍眉老比丘，雲根高卧語難酬。蕭然丈室無人問，一炷爐峰頂上浮。

江上夜行赴荆南道

水壺欽溢接天浮，月色雲光寸寸秋。古別離云：鴻溝之下，寸寸秋也。不用乘槎厲東海，一江星漢擁行舟。

過石首謁縣官田有作

壬午年十一月

萬事紛紛醉即休，無功可作酒泉侯。誰能載取千缸去，且向舟中打拍浮。

直舍書事

鱗池水面水初生，萍底青蛙自在鳴。誰使幽庭當鼓吹，雨餘時聽作新聲。

登峴首阻雨

時白荆雨入京

羊公風績幾經秋，獨遶龜蛇為少留。欲問荆人尋舊

事一江清泚自東流
江浮雲影抱層欄
雲外青山一水間
盡日倚闌看不
足
杖藜欲去更回還

江風飛雨上雕欄
庭樹蕭蕭景自閒
向晚微雲遮不
盡
好山渾在有無間

庭前古木已經秋
天外行雲暝不收
倚杖却尋山下
路
一川風雨濕征靴

春早

雲天暮
瀾微光
踈懶惟添無思
夜枕上
隔籬聞鳥
語
半殘春夢更悠揚

出郊

雲根修蔓綠成陰
風雨園林嬾重尋
春自去來人不
問
碧桃朱李付幽禽

春日五首

春溪不見鷓鴣聲
百舌時聞自在鳴
獨步移床卧
屋
細看新燕巧經營

薔薇正好結花棚
擬為幽軒竹錦屏
窮巷寂寥人
不到
空藏春色鎖深扃

一番微雨一番晴
淡淡
一番春容照眼明
庭外幽
自開落飛揚無處覓殘英

清明百鳥轉新聲
推啄幽花折粉英
冷坐隔簾呼
遲惜春無計
若為情一作與忘情

雨餘殘日照窓明
風弄一作行雲點點輕
坐對

一作獨人閒寂時聞蛛絲掛虫聲

春曉

雲靄浮空一作雲淡烟輕半雨晴
茅簷未忍掃殘英
欲尋春

物飄零盡只有黃鸝一兩聲

浮花浪藥自紛紛
點綴梅苔作繡茵
獨有倚蘭香不

歌可紉幽佩繫餘春

病中作南京

身如幻馬何傷白
日無人景自長
寄傲南窓容膝

地時時飛夢一作清夢到羲皇

過箬赫日晝如燔
睡轉庭陰始一反
縱有諸人來問

疾昆即居士已忘言

寄形一榻日遽然
倚杖支頤髻指天
莫逆過門無子

祀時亦鑑井自研

古椿朝菌已忘年
貧病空須更問天
石彈不妨隨物

化自求鷄炙自應便

病起

竹風帶雨作秋聲
半睡惟聞鳥雀爭
老病衰殘惟骨

曉風雅作晚星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四十一
立白頭看鏡不須驚

題陳宣事烟波泛宅

忘懷纓紱寄浮居
來泛烟波擬釣徒
我欲他時清洛上
為君正櫓作鱸鱸

偶成

綠鬢潛驚老境催
更憐衰晚困低回
但知周道平如砥
莫問崔唐灑瀕堆

悠揚春夢成幽興
冷落溪光醒酒魂
天濶雲浮遮不盡
浪平風過杳無痕

右溪上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四十二終後學官



跋

龜山先生文集後語

後學豐城李瑄撰

東南理學倡之有宋者龜山揚先生

倡之我

朝者康齋吳先生二先生之學大畧尚躬行而寡著述而出處一節則有就

有不就焉余以二先生皆誦法孔子
龜山先生當微欽積弱之時國勢不
振凡在忠臣義士孰無尊主庇國之
心苟可以就當委曲以赴功名之會
此以可而學孔子者也康齋吳先生
當
英廟復辟之初

剛明在御即石亨寵任方隆亦逆知城
狐社鼠終無能爲故堅去以全晚節
此以不可而學孔子者也易曰或出
或處二人同心此之謂矣龜山先生
固已從祀孔廟而康齋先生猶然宮
墻外望誠

昭代一缺典也且白沙敬齋二先生俱

康齋先生高弟白沙致齋以言官議
祀而康齋先生之祀獨缺焉弗講
事固有待歟余嘗謂康齋先生以布
衣興起斯文其精神氣力當不在孟
子下龜山先生之集得林令之刻而
全林令行有省臺之責者將無意于
康齋先生乎余因跋龜山先生之集
而併及康齋先生之出處以俟夫知
言者

明萬曆十九年歲在辛卯閏二月朔日

陽萬曆十一年歲在辛卯閏二月十五日

言者

而附及氣齋先生之出處必於夫味

聖山先生全集後敘

後學海陽林熙春撰

夫有宋來理學稱東南矣而要之東
南理學至千萬禩推為鼻祖者夫誰
與歸哉龜山楊先生產閩巖邑去洛
蓋六千里餘矣風氣阻絕與環齊魯
而居如七十者如三千者遠邇真天

壤然先生乃度樵川涉盱江泛彭蠡
泝江而漢而汝以逾于洛數年師事
伯子即嚴寒深雪跣步不離比歸而
伯子且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而
豫章氏延平氏元晦氏為東南正宗
者孰非始自先生耶先生之晚出也
後生少年猥有臆議此亦度于時耳

宋式微滿朝和筴誰為砥柱先生
力持恢復書至六七上而無少變其
說倘所稱善學孔子而庶幾不磷不
緇非耶君子曰使當時盡用其言亦
須捋得一半真知言矣先生之學之
所自来有諸名公敘在不敢贅第其
集僅存什一即薦生地猶爾謂續先

範後何余自官司理家得繕本為卷
四十有二為篇七百有九為字約三
十餘萬八千有奇迺告表章事所部
督學使耿公報可而鄉之縉紳若楊
若揭若張若徐等各助貲至若干金
遂召剗剗而付諸楮木蓋始工祗庚
寅八月脫板於年知年八月書成上之

大中丞趙公趙公經文緯武餘復僂
校交若豕焉以布諸八閩百世之下
考東南流派得以溯宗及祖者則此
書實左券也雖然先生特理學為世
真儒耶自試令而直閣所至有用匪
屬空譚今余髮駸駸長無聞猶幸吏
先生闕里也倘吏先生闕里輒夷鄙

闕里之生生息息者即盡取逸辭隻

語哀之恐亦無當先生矣是為叙

其謝禮自洽令而直閣所至有民

萬曆十九年歲在辛卯三月朔日

